



# 澳門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會刊

DIÁRIO D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第二屆立法會

第四立法會期（二零零四 – 二零零五）

第一組

第 II - 103 期

II LEGISLATURA

4ª SESSÃO LEGISLATIVA ( 2004-2005 )

I SÉRIE

Nº II - 103

日期：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開始時間：下午三時正

結束時間：二十七日凌晨二時正

地點：澳門南灣湖畔立法會前地立法會大樓全體會議廳

主席：曹其真

副主席：劉焯華

第一秘書：歐安利

第二秘書：高開賢

出席議員：曹其真、劉焯華、歐安利、高開賢、許世元、唐志堅、區宗傑、許輝年、梁慶庭、馮志強、關翠杏、賀定一、周錦輝、戴明揚、崔世昌、容永恩、吳國昌、張偉基、黃顯輝、張立群、鄭康樂、方永強、徐偉坤、陳澤武、梁玉華、鄭志強、區錦新。

列席者：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主任陸潔嫻

財政局局長艾衛立

經濟局代局長蘇添平

金融管理局主席丁連星

勞工事務局局長孫家雄

貿易投資促進局主席李炳康

博彩監察協調局局長雪萬龍

社會保障基金主席馮炳權

統計暨普查局代局長莫苑梨

退休基金會主席劉婉婷

消費者委員會主席何思謙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顧問林浩然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岑錦榮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顧問張作文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技術顧問黃善文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技術顧問黃志雄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技術顧問歐陽傑

經濟財政司司長辦公室高級技術員羅志輝

議程：辯論經濟財政領域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施政方針政策。

簡要：議員與經濟財政司司長等就經濟財政領域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施政方針政策進行了辯論。

會議內容：

主席：各位議員：

午安。

我們現在開始今日的大會。

今日的大會就是評論經濟財政領域二零零五年財政年度施政方針政策。

我也說了，大概大家個個都有經驗：已經有好多位已經舉了手了；總之，未入門口已經舉了手了。不過，我都是會 我想，個個都有機會講話的 逐個逐個叫的了。

正如前日我們那樣，今日我都希望議員能夠集中在政策方面的討論、評論。

我現在在開始之前，我在這裏多謝譚司長和各位官員的來臨。

現在我們交給譚司長，請你引介你的施政方針。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現在，請讓我向各位簡要地介紹一下二零零五年度經濟財政範疇的施政方針，主要是想就當前的經濟形勢及明年施政重點作一點說明。

光陰荏苒，歲月匆匆。澳門特區成立五年來，我們按照“固本培元，穩健發展”的施政總方針，以堅持和維護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作為施政的主線，在改善營商環境、明確經濟發展定位、促進經濟復甦、改善就業狀況等方面開展工作。經過各界共同努力，本澳整體經濟已經走出低谷，逐步邁入較快發展的軌道，就業逐步改善，政府財政狀況基本良好，金融體系保持穩健，營商環境逐步得到完善，外來投資較大幅度地增加，區域經濟合作進一步加強，整體經濟氣氛有了較大的改觀。總體來看，本澳經濟發展的大勢已經形成，居民和工商界對經濟發展前景的信心亦正在增強。

今年以來，在較為有利的外部環境下，在《安排》及其“自由行”政策逐步實施、博彩業市場開放效應帶動下，本澳整體經濟承接上年趨勢，出現較快增長的勢頭，上半年經濟實質增長率達百分之三十六。預計全年經濟實質增長率有望高於上年的水平，繼續維持雙位數的增長。同時，就業狀況明顯得到改善，第三季度失業率為百分之四點七，營商環境進一步完善，與內地經濟合作繼續深化推進。但是，在整體經濟好轉的情況下，經濟發展中還存在一些困難和問題，各行業表現參差不齊，有起有

落，有喜有憂，個別行業還未有根本起色，部份中小企業經營仍較為困難，部份居民從經濟增長中受惠不多。

展望明年，本澳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將繼續得到改善，利好因素也在增加，如無重大不利事件發生，本澳經濟有望繼續保持較快發展的勢頭。從外部環境看，預計世界經濟發展步伐將有所放緩，但仍將保持一定的增幅，國際市場需求也將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而中國內地經濟將保持較強勁增長的勢頭，為本澳經濟發展提供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從內部環境來看，本澳經濟發展的有利條件正在增加，增長能量逐步積聚：首先，博彩業市場開放的效應將繼續擴大和釋放出來，博彩旅遊業的帶動作用將保持和增強，一些大型博彩旅遊設施陸續興建，必將拉動整體經濟的發展。其次，隨著《安排》內容的擴充及其落實的深化，其對本澳整體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將更加彰顯出來。此外，經過過去五年的調整和發展，一些行業和企業的實力和發展後勁有所增強，本澳在區域經濟中的知名度也有所提升。同時，隨著營商環境的逐步改善，本澳對外來資金和人才的吸引力正在增加。總體來看，明年本澳經濟發展前景審慎樂觀。但是，在較好的經濟形勢下，本澳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如？業結構較為單一、人才和技術資源不適應經濟發展、區域競爭加劇以及中小企業競爭力不強等。此外，外部環境也潛伏一些不穩定和不明朗的因素，如國際油價、美元走勢以及地區政局動蕩而可能造成國際局勢不穩定等，這些問題如果一時激化，將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作為高度外向型的本澳經濟將無可避免地會受到沖擊和影響，我們需予以高度關注。

基於目前內外經濟形勢，我們提出明年經濟財政施政總的方向是：把握內外有利機遇，深化落實《安排》、強化區域性商貿服務平台功能，促進？業結構優化，加大力度扶助中小企業發展，改善居民就業環境，完善自由競爭市場機制，提升整體經濟質素和競爭力，促進經濟穩定、健康、協調發展，努力促使本澳經濟朝著全面可持續方向發展，努力通過發展經濟提升居民的綜合生活質素。

下面我就明年經濟財政範疇施政的重點作一點說明：

#### 一、關於保持經濟平穩發展

本澳整體經濟自回歸以來一直保持正增長，特別是近三年

來，呈現較高速增長的勢頭，經濟實質增長率達到兩位數。因此，如何避免本澳經濟發展出現大起大落，以實現全面、穩定、健康發展，已成為我們明年施政的重點。而從長期來看，我們更要追求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為此，明年我們將圍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工作：第一、博彩業是本澳經濟的龍頭產業，因此，保持博彩業穩定發展的良好勢頭，是維持本澳經濟平穩發展的關鍵。面對本澳博彩業進入多元競爭，以及新的經營和管理模式陸續引入的新局面，我們將按照“既要管理，又要發展”的原則，加強對博彩業的監管，進一步規範博彩業市場，以促進博彩業健康、穩定發展。第二、致力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加強投資服務，在吸引外來投資的同時，促進和鼓勵本地商界投資。關注和配合中央政府放寬內地企業到澳投資的政策，努力為內地中小企業來澳發展提供更便利的服務。第三、妥善解決人力資源日趨緊張的問題，為經濟平穩發展提供有保障的、必需的人力資源。此外，我們還將加強內外經濟形勢分析和經濟政策研究，增強對經濟波動的預防和應變機制，盡力降低突發事件和不利因素對本澳經濟發展的衝擊和影響。

## 二、關於扶助中小企業發展

中小企業在本澳經濟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一直將關注和扶助中小型企業發展作為施政的重點，為此而推出了多項扶助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和措施。但是，由於主觀和客觀、內部與外部的原因，部份中小企業經營仍然較為艱難，中小企業問題仍然是本澳經濟發展中較突出的問題和薄弱的環節。中小企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融資困難、技術和管理水平不高以及人力資源不足等，歸根到底，實際上是企業的競爭力問題，現有的競爭力難以適應急速變化的內部和外部環境。明年我們將加強扶助中小企業發展的力度，重點是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更到位的服務，以提升中小企業的質素和競爭力。第一、繼續有效地落實和完善扶助中小企業的三項融資計劃，以紓緩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為其改善經營管理、提高技術、增強競爭力創造條件。第二、加強對中小企業輔助的力度，強化商務促進中心服務的功能。為此，將集合民間和政府的資源和智慧，在“商務促進中心”設立由各個商會和政府有關部門代表組成的小組，共同就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獻計獻策，提供服務。具體包括：收集和分析中小企業發展的問題和意見；研究提出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建議；加強向中小企業提供經貿、技術、培訓、管理和資訊等方面的服務；協助中小企業拓展市場網絡和發展空間，以及協助中小企業解決發展中

存在的其他有關問題和困難。此外，中心亦將為中小企業開展有關活動提供場地和支援服務。第三、切實紓緩中小企業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在盡力為中小企業轉介適合的人力資源的同時，加強支持中小企業的在職培訓，提升人力資源質素。並根據中小企業的實際需要，研究適當地輸入外來人力資源。政府的服務和支持，主要是為中小企業創造一個發展的環境，為具體協助中小企業的發展和壯大，政府更需要協助及鼓勵企業本身更新觀念，擴大視野，自強不息，刻苦奮鬥。

## 三、關於促進產業結構優化

由於資源、空間所限以及歷史的原因，本澳產業結構較為單一，易受外部環境影響，並成為本澳經濟發展中的一個較突出的問題，也是本澳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隱憂。雖然本澳目前整體經濟發展步伐加快，但結構單一問題有呈日趨嚴重之勢。我們對此予以關注和重視，並致力逐步推進本澳產業結構優化。所謂結構優化，就是要根據本澳的資源條件和實際情況，努力形成一個“龍頭帶動，適度多元，協調發展”的產業結構。其方向，一是促進本澳產業適度多元化，營造適當的環境和投資氣氛，支持和配合一些適合本澳的新行業成長和發展。二是提升現有產業層次和質素，增強傳統產業的競爭力。但是，產業結構優化是一項較長期的工作任務，不可急於求成，不可不切實際地期望在短期內會有根本的改觀，需要我們持續不斷地作出努力。為此，明年我們將重點開展如下幾方面的工作：第一、支持傳統行業轉型升級，保持工業適度發展，加緊跨境工業區建設，做好工業園區建設的協調和管理以及招商引資工作，努力使工業園區在促進本澳工業多元化和升級方面發揮一定的作用。第二、有效利用《安排》促進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引進有利於產業結構適度多元化的行業和項目。今年十月，與內地簽署《安排》補充協議，使內地市場進一步向本澳開放。在貨物貿易方面，實行零關稅的產品清單新增一百九十項，至此零關稅產品總共達五百零一項，其中本澳現無生產的產品有一百三十多項；在服務貿易方面，內地向本澳擴大開放十一個行業，新增開放八個行業，至此內地向本澳開放的服務行業總共達到二十六個行業。《安排》為本澳產業結構適度多元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機遇和空間，我們不僅希望借此吸引外資進入本澳發展，而且更希望本澳業界把握時機，開創新的事業。而政府將給予積極的支持和配合。此外，我們將加強產業發展政策研究，強化政府對產業發展的引導。

#### 四、關於推進區域經濟合作

推進區域經濟合作，完善服務平台的功能，努力打造“便捷高效、成本較低”的區域性商貿服務平台，是我們發展經濟的一項基本策略。為此，明年我們將重點展開如下幾方面的工作：第一、繼續重點推進三個服務平台建設。首先，做好《中葡論壇》常設秘書處的輔助工作，落實《論壇》後續工作，協助開展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與交流的活動計劃，切實發揮本澳作為中葡經貿合作平台的作用。其次，繼續加強本澳作為全球華商聯繫與交流的服務平台的功能，推動、支持和鼓勵民間社團和華僑人士在本澳舉辦華商交流與合作的活動。同時，加強吸引內地中小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來澳設點發展，以本澳為平台，開拓國際市場及開展與世界其他地區華商交流與合作。再次，繼續推動加強與粵西地區經濟合作，配合業界拓展粵西地區的市場，積極推進粵西服務平台建設。第二、抓住深化落實《安排》及其補充協議的機遇，進一步促進與內地建立和提升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將本澳與內地的經貿合作關係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安排》補充協議又為兩地經貿交流與合作增添了新的、更加有利的因素和條件。過去一年，《安排》落實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們將進一步做好《安排》的落實工作，加強宣傳和推介，完善相關服務，積極配合業界充分利用《安排》，開拓內地廣闊的市場。第三、積極參與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落實《泛珠合作框架協議》經濟領域的合作內容，重點是展開貿易投資、中小企業合作等方面的合作。著重發揮本澳服務平台的作用，特別是為泛珠地區與葡語國家經貿交流與合作擔當服務平台的角色，力求合作務實展開和推進，逐步取得實效。

#### 五、關於人力資源問題

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衍生出人力資源問題。部份行業快速增長而拉動人力資源緊張，並且已成為經濟發展中日益突出的問題，受到各方的關注。政府在解決人力資源問題上的基本政策方向是：第一、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主導作用，政府所採取的有關解決人力資源問題的政策和措施，必須充分尊重市場的規律。第二、全面、科學、前瞻地處理人力資源問題，解決人力資源問題的短期措施要與長遠人力資源規劃相結合，將增加人力資源的量與提升人力資源的質相結合。第三、要善用本地人力資源。在充分挖掘本地潛在勞動力資源前提下，在對本澳人力資源供求狀況進行研究和分析的基礎上，適當地輸入非本地的人力資

源，以填補本地人力資源的缺乏或不足。同時，我們將檢討和完善外勞輸入的模式和程序，以適應新時期本澳經濟發展的需要。第四，充分吸收民間意見和智慧，特別是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和有關社團的作用，分析和評估本澳人力資源狀況，提出解決本澳人力資源問題的短期措施和長期策略，我們期望所採取的人力資源政策和措施更具科學性和前瞻性，符合本澳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

與人力資源問題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增強居民的就業能力和競爭力。現在，本澳失業率雖然基本進入一個相對較低的區間。但是，情況仍不十分樂觀，基礎也不十分牢固，尤其是結構性失業問題隨時可能突出，低學歷中壯年人士的就業問題尤其成為我們當前面對的就業難點，同時，本澳勞動人口的質素與經濟發展的要求仍有待相互適應。因此，為實現本地居民較充分就業的目標，除了要繼續做好職業選配和轉介工作、完善勞動力市場以及嚴格執行《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確保本地居民優先就業機會外，我們還必須切實提高居民的就業能力，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方向，加強和改善職業培訓，使職業培訓更具針對性、實用性和前瞻性，切實提升本澳居民的職業技能，增強失業人士的再就業能力以及在職人士的競爭力，以便適應變化迅速、競爭加劇的經濟社會發展。同時，通過提升本澳整體人力資源質素，為本澳經濟發展和業多元化培養和儲備人才。此外，要著重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特別是解決低學歷的中壯年人失業問題，在加強對這些人士的職業轉介和就業輔助同時，有針對性地加強培訓，增強他們再就業的能力。

無論是產業結構問題、中小企業競爭力問題，還是區域合作與競爭問題、人力資源問題等，都是關係到本澳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問題，都是我們過去一直關注並將繼續關注的施政重點。這些問題的解決，我們尚無靈丹妙藥，不可期望短期內可立竿見影地解決，而需要時間和過程，需要政府與民間的共同智慧，需要我們圍繞這些問題持續地作出共同的努力。

主席、各位議員：

何厚錕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了“提升居民的綜合生活質素”的奮鬥目標，在這一目標下，我們提出未來五年經濟財政範疇施政的總方向是“優化結構，協調發展，提升質素，改善民生”。同時，我們將繼續堅持經濟施政的四個“基本方

向”，即：第一、維護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不斷完善營商環境和自由開放的經濟體系；第二、落實“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以服務業為主體，各行業協調發展”的經濟發展定位，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和適度多元化；第三、打造區域性商貿服務平台，融入區域經濟合作與發展，與世界經濟發展更加接軌；第四、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促進經濟與社會、環保、資源協調發展。

我們已有較清晰的目標和方向，也面對諸多機遇和利好因素，發展前景令人鼓舞和振奮。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面對新的機遇和挑戰、新的形勢和任務，我們將總結經驗和教訓，廣納民意和智慧，更新觀念和思維，不斷改善和提升我們的施政能力和水平，努力做到務實進取，竭盡職守，踏實工作，與各界一道，共同迎接本澳經濟發展的新局面。

我的介紹到此結束。

謝謝主席、謝謝各位議員。

主席：各位議員：

我這裏記錄了的有六位議員是報了名的。可能有遺漏的，我看一下。你們兩位有了。遺漏了兩位。因為有時你們一齊舉手，有些未坐低已經舉手了，所以就比較，所以我想搞清楚究竟邊個舉了手邊個冇。好了，現在全部看到了。

現在請高開賢議員。

高開賢：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剛才聽了司長的介紹，都提出了要優化結構、協調發展、提升質素、改善民生作為今年的這個經濟財政範疇的施政的一個總方向。而事實上來講，在回歸之後，特區政府亦都是明確了澳門的經濟定位，是以旅遊博彩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而在近年來，政府在推動這個旅遊、博彩，推動其他的產業，在扶助中小企等等都是做了不少的工作，亦都盡了很大的努力。尤其是在經濟局、貿促局等等部門，我們都是看到他們做了不少的工夫。

而在今年的這個施政報告裏面，行政長官亦都是提出了要抓緊機遇，將這個龍頭產業要求做大做強，並且是藉此拉動服務業及其他行業的協調發展，是特區政府未來幾年的堅定不移的經濟發展戰略。這些都是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而在回歸前本澳已經比較單一的這個產業結構，而在回歸後就以這個較為單一的產業結構——旅遊、博彩——來作為龍頭產業來帶動其他的行業。而從長遠來講，這個定位事實上是相當之正確的。但是，正如剛才司長在這個報告裏面亦都指出了一些擔憂的狀況。這些亦都是我們在社會上面，相信不少的人士，商界不少的人士都是有所擔憂的，就是在做大做強這個龍頭的時候，但是在這個龍身和龍尾都未長出來的時候，尤其是在經濟現在是這麼急劇地、急速地發展，在本來澳門的原有的一些行業，在這個龍頭做大做強的時候，可能這些行業已經不知道去了哪裏了。目前我們都看到，這些狀況實際上已經出現了。正如司長指出，現在在某種程度上面來講，一路一路漸趨更加單一化的這種情況。估計在不久的將來，可能這些在博彩、旅遊的投資者相繼地投資一些更加大、更加靚的賭場、酒店相繼落成，在有關的這些消費，包括一些吃喝玩樂，甚至乎衣食住行等等，可能都會全部集中在這些比較大型的賭場或者酒店裏面，亦都不會將這些消費流出到社會其他的區域。就算在賭場也好酒店也好，周邊，相信他們的影響是會更加大更加深。在個個全部入了賭場的時間，全部入了酒店，甚麼都有，樣樣都齊，在裏面的消費已經是——可以話，這個龍頭來得這麼猛，將這些龍身、龍尾分分鐘食晒佢。可能在短期裏面，其他的行業不知道去晒邊——講得唔好聽，分分鐘壽終正寢！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來講，我們怎樣來到去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怎樣能夠解決到這些問題？本來已經是較單一化的產業結構，可能在短期裏面可能是更趨單一化。對於這個這樣的短期的單一化裏面的情況，我不知道司長——雖然說在這些介紹裏面沒有甚麼靈丹妙藥，但是事實上來講，現在整個社會，我想，大多數人都相當關心和擔心這個問題的出現。所以我很想知道一下，在做大做強這個龍頭產業的時候，怎樣可以能夠加快這些速度，加大這個力度，更快地使到澳門的產業能夠適度多元化，避免出現單一化的這種現象？因為單一化可能是短期，但是這個短期可能我們不知道會短到幾時。或者換句話來講，幾時，有哪些行業可能一路一路地不斷地萎縮的這種這樣的狀況怎樣來到去解決呢？這個短期現象我們是不能不注意的。在長遠上面來講，適度多元化，這個是正確的，但是短期我們的問題是不能夠不正視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提出這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司長的。

多謝。

主席：許世元議員：

你是不是講這個？

許世元：都是同這個差不多。

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現時，本澳的失業率是百份之四點七。但是，從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的調查報告發現，這一個數字存在一些水分。換句話說，並不是百份之四點七的都是在找尋工作的，有些可能因為個人的理由而不能就業，甚至有些是不願意就業。相信本澳的失業率是低於這個數字的。

從經濟角度來看，失業率達到百份之三是屬全民就業。事實上，一個社會是不可能出現零失業率的，而錄得零失業率也並不一定是好事，因為沒有人求職，又或職位太多，一旦供高於求，求職者不愁找不到工作，一些原本需要較高學歷或經驗豐富人士才能擔任的職位，亦可能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對象就退而求其次，這樣，服務的質素，競爭的質素也會相對下降。現在已經有一些企業因為人手短缺而需要縮短營業的時間，又或者將擴充營業的計劃擱置，更有企業因為人手不足而被迫結束營業的。

若人力資源的問題不盡快處理，相信將會有更多的中小企業為經濟迅速發展的洪水所淹沒。它們不但不能夠分享經濟騰飛所帶來的成果，反而成為受害者。這個現象似乎與產業結構多元化的目標有些偏離。所以，對於這個問題是如何看的？

而司長閣下在施政方針中提到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然而，對澳門目前的龍頭產業一枝獨秀，而外地對本澳的投資或者興趣亦或只是針對這個龍頭產業而來的，而對於其他產業似乎興趣不大。

在這裏，請問司長，在促進產業結構優化這方面有些甚麼措施？如何能夠吸引外來的資金投資於本澳其他的產業呢？

另一點，就是特區政府表示是支持中小企結盟和合併的，但是不少中小企一方面深存顧慮，另一方面就不知從何做起。就請問政府將會推出哪一些具體的措施去對中小企結盟、合併作出有效的支持呢？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

因為我剛剛入來那個時候，許議員同我講是產業結構，而剛剛高開賢議員開個頭就是那個產業結構單一化的問題。其實，最近的熱點都是人力資源、產業結構。不過我就想各位發表了意見，讓政府亦都發表意見，形成一個個題目這樣下去比較好一點。其實許世元議員亦都有講到產業的結構，不過中間就講了人力資源。人力資源，我想，很多議員都想提這個問題，而且是社會上面最近的熱點。不過，我想，若果太過分散的話，我們今日的辯論就比較困難。所以，我們，若果議員有關高開賢議員已經開了個頭的單一經濟、產業結構就講了先。當然，你會牽涉到一些人力資源那些問題，亦都不 我是希望我們的效果、效率會好一點，即是辯論的時候比較集中，各人、大家發表你們的意見，關於這個問題，然後一個個題目，可能不用拖到半夜三更那麼晚。

吳國昌議員你是不是講這個？

吳國昌：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是遵循主席那個要求去做，但是，其實我是有個意見的。就是說根據尋日的經驗，第一個題目，其實一直講已經講到差不多一半的時間了。亦即是說，有時將一些題目綜合起來作為一個題目去講落去，可能亦都是一種適合的安排的。但是，無論如何，我會集中講這個產業結構這個方面，不過，既然許世元議員提到我們的失業率是低估了，我不能不再次回應。我會覺得，就是說，在我們現在的就業調查裏面，已經很清楚，它是有勞動力參與率的計算。亦即是話，是當一些很明顯是不適宜參與勞動力的一些人口，即使他是成年人也好，都不會列入這個失業率的計算之內的。反之，就是說有些本來是應該列入這個勞動力

參與率裏面，但是他正在參加一些就業輔助的課程，文化班等等，反而這部份沒有列入去失業率的計算。這樣，你說是高估我 你就說低估我就說是高估。即是未必是 即是一個這樣的情況。我就覺得不需要爭論這個問題，但是我就會覺得，就是說是要注意我們的失業率並沒有高估了，我相信。問題就只不過是說如果我們要講產業結構的多元化及講經濟發展政策，其實在城市經濟發展那個研究那裏，對於引入拉斯維加斯賭業去到一個城市裏面所引起的衝擊是應該早已有了一個共識的了，就是說它會 這些重大投資去到一個城市裏面會引起一個很顯著的資源競逐效應，而這個資源競逐效應，粗略來講，一般有三波：第一波是人力資源的競逐，第二就是環境、交通資源的競逐，第三就是消費力的競逐。三波一路路擴展起來，形成對原有的經濟活動產生一個擇優汰劣的淘汰的作用。很清楚，很多城市是試過的。如果我們澳門實行計劃經濟的話，現在政府才成立一個人力資源統籌委員會去研究，迎接第一波的衝擊，第二、第三波還未想到。如果實行計劃經濟的話，認真應該打屁股了。問題就是說澳門不是一個實行計劃經濟的地區，而是一個自由經濟的地區。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當你已經決定了引入這樣的重大投資的時候，這些類型的衝擊基本上甚至不是政府可以全部去抵擋的，而只能夠起一個協調的角色。而人力資源統籌我相信是第一波的協調，跟住落來兩波的環境、交通資源的那個競逐效應你不去拆招呢，消費力的競逐更加難搞。如果人家有一張通咭，在賭場、酒店、休閒渡假村可以通使的，出去外面就用不到的了，這個時候難道你不讓它這樣做！？即是這個情況是有問題的。不過，在我個人來講，我就覺得是不是政府亦都需要掌握一些原則？或者就是說在重大投資衝擊產生的資源競逐效應而令到原有的經濟活動遭受一個重新重整的時候，這個重整是需要按照，正如是自由經濟就按照自由經濟的規律了，就是說在自由經濟的公平競爭底下擇優汰劣，從而重新達致一個合理的，在經濟學，最低限度在經濟學上面合理的資源分配。無論是公司還是企業，透過重整，有部份倒閉，有部份更新、創新，達致一個合理的資源的分配。但是大前提就是這個競爭要公平。一定要維持 如果有一些原有的，就在原有的公平競爭的條件裏面要盡量維持，但是一些原有的，根本就是不公平競爭的，我舉一些例子，譬如我做保安你又做保安，我做清潔你又做清潔，唔知點解你有大量的輸入勞工我有。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就在不公平競爭底下被淘汰了。而這些這樣的情況就導致一個不合理的經濟資源分配，是需要盡快去制止的。我會覺得，面對這樣的衝擊的話，堅持一個自由經濟的原則，但是堅持必須要清除一些阻礙、不公平競爭的因

素。還有就是說，很多時，除了這些重大的投資會引致資源競逐效應，令到一部份原有的經濟活動擇優汰劣之外，另外亦都可能產生 遲些會產生 合作的作用。就是說這些重大的賭場、酒店，或者休閒渡假村，它可能就會找一些原有的經濟活動者去參與他們內部的一些這樣的投資，譬如一個商場，諸如此類，就找他們合作的。這裏又產生另外一些問題了。當然，從經濟策略上可以慢慢研究，但是最低限度，我們都試過，就是說，在一個強大的投資者，他找一些弱勢的，大量的弱勢的分散的投資者進行合作的時候，出現的就是那個法律的支援的問題了。譬如我們以前試過某一片地方，在新口岸的，我們有一個商場計劃。結果招收大量的商業單位去投資，但是由於原先的計劃預算未能夠完成的時候，就導致到整間可能開不成，或者調整了整個策略，這樣，大量的小投資者就可能受到損失了。這樣，如果沒有足夠的法律力量去支援的話，變成就大食細了。很多時，在外國都會產生這樣的例子。這個時候就怎樣在強大的投資者與小分散的小商戶的合作之中，而在經濟領域有一個足夠的法律的支援，保證弱勢的投資者亦都得到足夠的支援，得到一個公平合作競爭的機會呢？我覺得就是在下一波將來的挑戰的時候政府是需要回應的問題。當然了，我們希望，我亦都會支持產業結構有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但是這個多元化是不是亦都需要有一個前提？前提是甚麼呢？就是你為甚麼要產業結構多元化？不是為多元化而多元化，而是肯定是要為了達到一些目的而希望得到一個多元化。如果你說我希望稅收的基礎分散些，多元化可能未必那麼實際。你怎樣想到一些其他的產業可以取代到現在這一個博彩業的投資這個這樣得到的稅收的多元化去分散這個風險呢，可能很困難。而另外一個理由要達致多元化的，就是為了人的就業。不好意思，我又扯到就業問題，但是這個與產業結構的多元化直接相關的。就是說是哪些產業我們要動用地政府的計劃、政策和資源去支援的多元化。如果它是透過自由競爭，自己已經可以產生到新的企業，就不需要政府的策略了。但是需要政府調動獨特的政策資源去支援的多元化，是為了甚麼目的呢？應該就是為了達致本地人的就業機會了，本地人的生活質素提高，等等這些目的去達致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引致一個問題了，就是說政府支援多元化的產業的，無論是政策上的投資甚至經濟資源的投資，投了下去之後，問題就是說本地人會不會入行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的因素。如果你投資了一些產業，沒錯，它是可以在政府的支持之下在澳門拿到一些地方，可以落地生根，但是做著做著，本地人都是不願意入行的。為甚麼不願意入行呢？我不是講產業結構多元化的一個例子，我是講另外一

些，但是都是一個參考的例子。譬如現在的建築業，已經沒有青年人入行的了，做的就只是一班舊的工人。這樣，它的失業率也好就業率也好，就是計算那一班。新的人就根本是不願意入行的。這個時候，當然了，我們支持的產業多元化就不會說是支持建築業的，所以就是另外一些事。但是如果其他的產業又是這樣的話，即是青年人都是不會入行的話，那就只能夠長期依靠既有的，或者是所有的輸入勞工，或者將輸入勞工再一路更新落去的話，這樣對本地又有甚麼意思呢？怎樣可以保證到政府所支援的那一些多元化的產業結構本身是本地人願意入行的？它提供一個好的，最低限度是一個適當的條件吸引到本地人能夠入行的產業政府才支持？抑或不是的，我就閉上眼，無論本地人會不會入行都好，總之是產業多元化我就支持。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政策又會對澳門帶來些甚麼好處呢，我在這裏是希望問一問的。

還有，在產業結構的發展上面又有幾個附帶的問題。我相信也是有關係的，只是具體少少，在這裏也提出來。第一，就是說政府在博彩業的本身作為一個龍頭的監管那方面，現在落實的情況不知道去到哪裏，但是據一些人士反映，博彩業的中介人的制度是不是全面去落實呢？似乎就是好似出了一些中介人的牌照了，但是中介人的助手是不是能夠已經是界定得到和已經發出？好似又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會不會引起一個很嚴重的灰色地帶繼續存在，顯示到我們在博彩業的監管措施方面還是有待去落實呢？第二，就是說，在司長的發言裏面，亦都提到，就是說亦都是需要預防病態賭徒的漫延的這一些。但是有些甚麼具體的措施可以透露呢？第三，就是說在連續的三年，第一年就是行政長官說我們是有一些錢支援青年人創業的，跟住到了第二年的時候就告訴我們說這些錢就在這裏，但是計劃未落實。於是在二零零四年就會爭取落實支援青年人創業。而到了二零零五年的施政方針就沒有了這件事了，就不知道他做還是不做。這一種支援青年人創業這些這樣的項目是消失了還是已經是消化了而不需要再提呢？最後就是會提到，就是說在經濟資源的配置和重整那裏

我不想牽涉到就業的問題，但是我希望的就是提一提就是在人口結構那個情況是需要有一個認真的考慮。當我們發展產業多元化或者有足夠的產業承接我們的就業人口的時候，要考慮的就是說我們曾經在歷史上人口人口的變化發生過甚麼事。我覺得最低限度，近期來講是發生了一件事，就是說在七九至到八二年有大量的新移民澳門，導致到我們現在要因此而增加的人口接近十萬，包括他們的子女。那我們在人口結構裏面就很清楚看到，就是說四十至到四十四歲的人特別多。二十 睇下

先，二五零零，是二萬五千幾。跟住就是鄰近的區域都是二萬二千幾，是這樣。但是再遠少少就落番去兩萬以下了。很清楚，人口結構是有一個高峰期。而在這個高峰期裏面，我們的產業發展的政策怎樣就著這個人口高峰期來處理呢？我們的人口結構由於這個高峰期又產生了另外一個高峰期的。另外一個高峰期就是到了遲少少，十五至到十九歲之間的人口又特別多了的：兩萬幾。而其他鄰近的那些區域都是萬幾以下的。很清楚，是又有另外一個高峰期的在第二個層次顯現，而這個層次就剛剛去到是需要接受高中教育的層次。因此我就很強烈地不斷地要求提供這個高中免費教育。就是這樣。但是無論如何，就是他們亦都會在這裏出的。因為在較早之前，行政長官在立法會這裏講過，預計我們經濟繼續發展下去，我們將來是需要引入五萬、十萬人那麼多。問題就是說令我搞不清楚了。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我們的所謂產業結構多元化和產業結構的發展究竟是怎樣處理的呢？是處理吸納我們現有的人口還是預計埋將來會有五萬至到十萬人來到澳門呢？這五萬、十萬人是由哪裏來的呢？是所有未成年子女全部來澳門，是一批新的輸入的人還是全部是輸入勞工呢？作為一個經濟前景的總的考慮，我會覺得是應該有明確的表示。但是，很可惜，就是說，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裏面提及了這件事，說將來有五萬到十萬人口了，但是在五位司長的所有的，即是這麼多的施政方針裏面，都沒有相應地提及怎樣處理或者將來會怎樣迎接這個問題？是不是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呢？

多謝。

主席：鄭康樂議員。

鄭康樂：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隨著手地產市道急升，吸引外資進軍本澳地產市場，炒風十分熾熱。這個美麗的泡沫不斷膨脹。為免這個泡沫一旦爆破而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政府在這方面有何對策？

多謝。

主席：譚司長：

因為我讓幾位議員講了差不多的問題，本來想著讓你不用逐個逐個去答，這樣可以綜合性地答。但是我現在看起來，我今日主持會議是相當困難的，因為每個議員可能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早點講他的意見。所以，現在我就想這樣吧，到現在這裏暫時截止，請？司長先回覆，如果不是的話，太多的話，司長都可能沒有辦法回覆。

我希望議員能夠遵守，即是 因為為甚麼呢？這樣大家講差不多的題目，司長他可以比較容易些概括，不用逐個逐個答。如果不是的話，可以回復到一問一答，這個辯論就沒辦法進行的。

譚司長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多謝幾位議員，多謝高開賢議員、許世元議員、吳國昌議員和鄭康樂議員的提問。

這樣，我們亦都遵從主席剛才所講的，我們先談這個經濟結構方面的一些問題。

我們亦都不想在這裏再重複剛才我所講的、我所作的引介裏面所講的說話。我亦都不想再將其中一些章節再讀一遍。

我想，無論在我們今日所作的引介，或者是我們的施政方針文本裏面，大家都會看到，我們是說，在我們的經濟發展的總的策略方向方面，首先我們遵從的都是我們的自由經濟、自由市場經濟方面，這方面的原則性的考慮。首先，我們都是說，澳門作為一個自由經濟體系，我們都是以自由市場經濟體系的原則作為我們的經濟發展的優先方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子講的。現在我們普遍比較認同的，以博彩旅遊作為澳門的龍頭產業，希望我們的龍頭產業能夠帶動其他產業發展。這個是一個無論是從主觀或者是客觀的現實上來看，這個都是我們在澳門這個實際環境去考慮，這一個都是一個比較現實的發展方向。很多謝頭先幾位議員提出的一些意見。在我們未來的經濟政策方面考慮的時候這些是很寶貴的意見，是會作適當的，或者是作一個很深刻的研究、考慮的。但是我們一直提出，保持我們澳門產業結構的多元化。結構多元化，我們亦都很著重地講，是“適度多元化”。我們不是

盲目地希望澳門在龍頭產業的帶動之下去維持或者促進澳門的經濟無目的、無限量，或者無方向地去多元化。我們一直講，我們希望澳門的產業在所有的主觀、客觀因素之下，形成我們的龍頭產業是一個比較強勢的產業的情況之下維持一個適度的多元化。在這裏，“適度”的意思就是希望除了龍頭產業會產生一個對我們其他產業，或者對我們經濟發展未來一個比較重要的影響的時候，亦都經過一些經濟方面的分析，經濟方面的考慮。我們很同意頭先吳國昌議員提出的會產生一些甚麼效應，這幾個效應方面。經過了所有的考慮之後，如果我們不維持一個適度多元化的話，可能是不利於我們澳門經濟的協調發展；可能是不利於在一段時間之內，我們希望達到一個比較可持續發展，澳門經濟比較可持續發展；亦都不利於在一段時間之內，我們澳門還有一部份的，尤其是中壯年的就業人士，他們在一段時間之內是不適應，或者是不能夠加入這個龍頭產業的時候，他們會喪失他們的就業機會。所以在龍頭產業發展的同時，我們是提出維持產業的適度多元化。多元化是適度的，是適度的。我們不會盲目，無方向，或者毫無限制、毫無規劃地去追求全面的多元化。

剛才有些議員亦都提到，在一個短時間之內，這個龍頭產業會不會就這樣排擠了別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排擠了它們呢？如果從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方面去考慮，這些排擠是會出現的，有時亦都是我們無奈地去接受的。但是，在這裏，政府是只能夠做一個協調，亦都是需要做一個協調，我們亦都很願意去做一個協調。所以，我們在那個引介裏面亦都講過了，我們是會繼續營造一個比較為好的經營環境，繼續去用我們的一些政策上怎樣去扶持一些現在面對困難的中小企業，包括了無論是在更加完善我們的融資計劃，利用了我們一個，在未來一個對中小企業的一個協調小組，一個協助小組的一個方面，希望集合各界的意見，同我們一齊共同研究怎樣更到地協助中小企業。在一些人力資源方面 我不想 或者稍後再深入地講人力資源 怎樣幫到中小企業。希望是用一些既可以符合了我們的自由市場的原則，亦都是能夠為一些可能會面對一段時間一定困難的行業提供一些協助、一些協調，希望它們的生存能夠繼續，從而尋求到一個生存空間，以維持一個適度多元化。

我想，主席，如果在這個澳門經濟產業結構方面我們能夠答的，或者能夠講的，亦都在我們的引介裏亦都講了。我想補充的亦也就是這麼多。而頭先吳國昌議員有幾個比較具體的問題。他提出博彩中介人的牌照是不是已經發出了，或者那些所謂

的 我們叫合作者，這個博彩合作者的情況是怎樣的。

我們是要求過，要求了所有的中介人，博彩中介人在零五年的一月一號之前提出申請。所有的，如果還想在零五年一月一號以後繼續做中介人的話，他們一定要在一月一號之前向博彩監察局提出這個中介人牌照 我們叫牌照，其實就是一個准照 的申請。而部份的中介人已經提出了申請，而我們亦已經開始審議了。因為這個准照的審議是包括了很多方面的，例如一些資格的審查，例如一些其他方面的，他的能力方面的審查，我們是要做比較長的時間。但是在明年一月一號之前提出申請，這個這樣的要求，所有的中介人都是清楚的，而很大部份人都在做緊。正式的中介人准照，我們會在 如果能夠的話，我們是會盡快發出的，但是到今日為止一個准照都未發出過，所有的申請仍在審議之中。合作者，中介人的合作者會是下一步，在一月一號之後，當大部份的中介人都完成了他們的登記之後，我們是會開展這個合作者的登記程序。合作者的登記程序現在還未開始的。這個博彩中介人的管理已經是根據了我們的法規的要求，已經是同這個中介人的業界，同這個博彩公司，大家已經很清楚這個安排的了。

關係到青年，怎樣協助青年人創業這個問題。在現在來講，在過往，前那幾年，確實是看到社會是有個對協助青年人創業這方面有一個比較大的要求。在這一兩年這個要求已經是比較少了，但是我們並不是說忘記了這件事，我們並不是忘記了這件事。我想，在現在階段，現在的要求，或者現在社會上提出的聲音是希望政府協助青年人就業那個要求是大過要求青年人創業的要求。在青年人就業方面，我們從統計數字看到，這個情況是繼續改善中的。

青年人創業亦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在青年人創業的，除了一個是金錢上面的支持方面，或者是一個財政支援方面的支持方面，其實，更加需要協助他們的，是技術的支持。在這方面，在技術支持方面，一直都是在加強的，一直都是在做的，無論是我們的生產力中心，無論是我們的經濟局、勞工局、貿促局，在技術、政策，例如是協助他們去認識、瞭解現在究竟有甚麼利好因素，例如我們的這個所謂的《安排》方面能夠提供到甚麼機會給他們，這些這樣的解釋、這樣的說明、這樣的引導，一直都是在做的。對青年人創業在政策方面的協助、在技術方面的協助，提供信息方面的協助，這幾年一直都是在加強的，而且加強得好

快。在財政資源方面，我們現在看不到有一個好大的要求，如果這個要求出現的時候，政府是會在這方面著重考慮的。

關於病態賭徒方面的一些措施，我想，這個，大家亦都看到了，社工，社工局，教育局方面亦都已經是公佈過一些計劃。我們不是說在博彩方面不去看這件事。我記得好似最近一些新聞界朋友在訪問澳洲的時候，有一個意見說，那邊的博監局都可以做一張名單出來，就是如果有哪些病態賭徒，或者一些賭徒，希望自己不想入去賭場，可以加入這張名單裏面，政府可以幫他控制一下。其實這一類的名單我們是一直都有的，我們的博監局都有這一類的名單。任何的一些賭徒，一些人士，如果他們希望博監局，或者政府方面可以協助一下他們，加強他們的意志力的話，他們可以要求加入這個名單裏面，我們亦都會把這張名單給我們的督察人員去留意住這些人，勸他們不要入去賭場的。這個名單我們一直都是有的。這一類的措施我們一直都是有的。當然了，我們繼續是會關注病態賭徒方面的一些情況的。逐步在教育方面、在人道方面，如果能做的我們一定是會做的，來加強這方面的程度。

我們亦都很同意，將來的人口結構會因應了一些新的人口的結構的調整會出現變化。我們會留意，我們在我們的經濟政策方面是會留意這方面的情況。

關於中小企的協助，中小企的一些援助，在今日的引介亦都應該是提過晒了，所以我在這裏亦都不想再重複。

我想，在產業結構方面我的補充是這麼多了。

多謝主席。

主席：鄭康樂議員亦都提了出來，地產業泡沫情況政府有甚麼對策？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對不起，主席，我漏了鄭康樂議員關於外地地產公司。

我想，澳門地產究竟現在已經是不是去到一個泡沫性的情況，這個是有不同的見解的。我們是歡迎一些地產，或者叫做地產公司或者地產代理本身在這一業務上的優化，業務發展上的

優化，我們是歡迎的。無論它是外來的或者是本地的地產代理，如果在它們自己的服務方面，在自己的業務發展方面是繼續地優化它們的服務，或者去對澳門地產方面的發展提出一個新的方式或者意見，這個，政府一直都是鼓勵的，正如政府是會鼓勵任何一個行業去優化它們本身的發展。這個政府一直都是很鼓勵的。但是不是因為有了外地地產公司多了來澳門而令到澳門的地產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呢？我想，如果本身，任何一個行業，如果它本身，自己的本身的情況是沒有一個發展的前景的話，任何的人為的催谷，或者人為的包裝都不可能長期，或者是很大幅度地令它會有一個人為的泡沫形成的，除非是說它本身已經是具備一定的發展前景，已經具備一定的發展基礎，再加上一些重新的包裝，重新的一個介紹，這樣你才會在一段比較短的時間之內，因為已經有了基礎，你先至能夠在一段比較短的時間之內令到這個產業，這個行業突然會被人重新認識，而重新會有一段短時間之內，是會更多人去看好，令到這個行業、產業會突然間有一個急促的，無論在價值方面或者在前景的看法方面，有一個急促的提升。本身已經具備了這一個這樣的發展基礎是最重要的。我想，在地產方面，經過這麼多年來的比較靜的情況之後，現在是不是已經具備了一個比較好的發展前景，已經有一個比較為好的基礎，令這個產業是有一個時間發展的，這個是見仁見智的。但是我們來看，如果這個地產行業是繼續可以這樣發展的話，其實它已經是具備了一個發展的基礎了。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我想，我們一年一度有這樣的機會，其實對政府的政策我們可以發表意見。其實，政府訂了個政策，平時我們可以通過那些具體的，我們議會運作，可以來到參與。但是一年一度的政策辯論是比較即是少機會。所以我們亦都希望大家議員，好似其實好似前日那樣，各自發揮你們自己的意見。譬如講對於問責制，那日各人都發表了各位議員都發表了他們的意見了，對與不對，政府可以參考。

我都不想今日的會議流於一問一答，因為這個完全我們再走十幾年前的路。因為，這個，我們完全再走十幾年前的路，就變了到時真的是平時質詢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呢當然，議員亦都有困難。我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對於政策方面能夠多發表

意見。你譬如產業結構那個結構單一化。當然，政府亦都講了，譚司長講了，沒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因為龍頭產業那個發展得特別快。但是，事實上面，澳門是有個過渡時期。我個人的看法，不是要政府計劃經濟，但是問題就是，我們澳門我自己個人的意見有幾多大企業？其實澳門全部是中小企業，除了一些賭公司。你怎樣劃分大企業和中小企業？這批中小企業，我講就講是中小企業，有些真的是就只是請一個人。包括青年人現在要出來，他要自己創業的話，可能做都找不到人來幫手。這是為甚麼呢？就是因為這個不是誰的錯，而是你發展過程中當然我因為都是做生意出身的。有議員可能會說：你提高工資吧，實搞掂的。你一樣付得出一萬二，一萬五，賭場的人全部出來幫你做。但是這個是我個人的看法。我們都是作為一個議員，我都可以發表意見。我覺得，政府在現在目前的情況下面，外面的那些舖頭根本完全找不到人的情況下面，不是叫你一定去資助它資助它亦未必有辦法。現在我們政府應該是不少錢、不缺錢。稅收平均分配每一個市民都有好多錢。但是問題是：是不是要令那些舖頭全部執笠呢，給多些人工？我覺得這些政策是值得大家獻計獻策的。政府的政策應該是何去何從？是不是只得幾間賭場獨大，多方面的那些現在都很多我前幾日聽到幾位議員同我講，好多舖頭執緊。那日特首在這裏都有這樣講：唔得就執間唔得就執間。我坐在他隔離我聽到的，你們各位都聽到的。這個就不是想要政府我個人的看法。我們最新同一些團體聊天，個個都叫苦連天，說不行了，我們沒有生存機會了。而勞動力是不是都包括本來他開間舖頭有三、四個人，或者自己夫婦兩個，再請兩個人。不是叫你政府去派錢，不需要派錢的，我覺得。但是政府有沒有想過，在這個過渡時期，將來，他們的子女可能不會再做這件事，做高科技做其他的，但是都要想辦法生存的。短期可能沒有辦法解決，但是短期裏面存在的問題，長期可能我反為沒有這麼擔心，短期怎麼辦？目前的情況下面怎麼辦？政府不是通過派錢，說是增加競爭力。其實這些，有些，我們自己，作為澳門的議員個個都知道的。有些不是單單增加競爭力的問題。開間士多舖，他賣七喜、賣可樂、賣公仔麵，這些，你說增加競爭力，這個，我覺得，各人當然有各人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政府在這方面，你說怎樣在現在有錢的情況下面不是叫政府去派錢有沒有辦法考慮到這班人怎樣過渡？我就是想向政府提這個問題。你就是只是一味資助是沒有用的。不是要政府資助，亦都知道政府有錢。我亦都覺得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人真的是不夠的情況下面，怎樣解決？不給高一些的人工？你也要給得起才行！

我這番說話完全是作為議員講的，根據我在澳門幾十年的生活經驗。不是要排斥外面的人來。完全不應該，但是，已經在澳門的那些 其實，長期來講，對政府來講未必是好事。造成一些多 那邊解決，降低一些失業率，另外一邊可能就是有些它沒有辦法轉行的，那班人怎麼處理？沒有一些政策的話，加加埋埋，我想都唔少了。賭場究竟可以容納幾多個人去工作？這個，我希望政府是要考慮這個問題。有些問題我覺得是要正視的，不是說大家就這樣，橫豎有錢，有錢，現在澳門唔憂，與我們回歸前籌委會說只有廿三億，澳葡政府留下給我們政府只有廿三億的情況不同。但是現在澳門社會有一個實際的問題，是怎樣解決。這個希望政府是能夠，我作為一個議員，亦都希望政府能夠考慮。這班人，我覺得不可以就這樣遺棄他們。不是就只是一句，即是：你不好那就淘汰囉！不是這麼簡單的。擇優汰劣是很容易講的，但是不是這麼容易。經濟生活裏面不是那麼容易。不是要自由經濟，但是政府在這個情況下面怎樣有好一點的政策，令到大家能夠在這個大的好環境裏面能夠渡過現在這個時候。

不好意思，我佔了 徐偉坤議員你請講。

徐偉坤：多謝主席。

現在我講甚麼好呢？人力資源呢還是產業結構呢？

主席：兩個都可以講。

徐偉坤：兩個都可以講，OK。

這樣，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現在在澳門市面的勞動力不足以應付發展的需要，這個問題正在發生在多個不同的行業裏面。有條件擔任中高層人員的專業人才的資源是不足的，所以我們認為有需要從外間引入。但是純粹輸入這個專才或者是技術人員是否就可以解決了所有的問題？

必須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這個原則是深受各界認同的，所以政府在制訂外勞政策的過程裏面一定要先將失業人數的資料進

行科學性的分析。如果他們在能力上或者在意願上有問題而不去工作的話，職位再多的話亦都無補於事的。

最近亦有聲音建議政府考慮輸入內地家傭，至今都聽不到任何反對的聲音，這件事證明了在某些範疇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是已經使到社會放低了這個思想包袱。這個開放性的思維點解不可以由家庭伸展到這個工商企業呢？如果只是為了一個心結而去壓縮企業的非技術外勞的數目，單單引入專才做高層次的工作，結果就是說有將而無兵。這樣，政府又是怎樣去照顧那些三幾個員工的小企業 正如剛才主席所講的 呢？可能有朝一日，我們去剪頭髮只是得番個剪頭師傅，就沒有了洗頭服務的了。對我來講是不緊要的。而我們去飲茶，去茶樓飲茶，或者去飲宴，可能都全部變成要自己落手落腳 自助餐 因為根本請不到足夠的侍應。

這些例子聽起來就好似有些誇張，但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是究竟現時這個輸入外勞政策應該怎樣去加以完善才能真正解決到這個人力資源的短缺的問題。

這個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在司長的施政方針裏面的二零四六那頁講到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這個是三．四．二。這個，行政長官在施政答問大會裏面亦都曾經是提到的。在二零零五年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了之後，澳門廠商的議價能力是將會逐漸降低。而政府是會盡可能讓依賴配額的產品出口不受到太大的影響，亦希望因此而讓那些工人可以繼續在這個行業裏面工作。在司長的施政方針裏面亦都是提到的，政府將會密切跟進配額制度取消後的影響，並協助業界面對從中衍生出來的困難和壓力。請問司長，除了加緊落實這個澳珠跨境工業區的計劃之外，政府在這方面正在展開些甚麼工作？同時有些甚麼其他的構想的措施？

多謝。

主席：容永恩議員。

容永恩：多謝主席。

頭先其實我舉手就是想講這個產業結構這方面的，其實這個

問題頭先司長答了，就是青年人那個創業。不過我都不想講幾句，即是表達一下我的立場。

提倡創意的工業，其實亦都是可以避免所有企業朝著單一方去發展，增加我們經濟中的多元化的元素的。雖然頭先司長亦都講過，可能近期的，這一、兩年的需求是沒有那麼多青年人創業，但是我們在平時裏面亦都看到一些例子，亦都有一些青年人在一些藝術、文化、設計方面，他們都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即是有一些這方面的需求的。因此本人亦認為，其實青年人創業是應該給予肯定和認同的，而作為社會和民間團體，社會，特別是政府，更應該給予更大的支持。

這些是我自己的一些立場，其實司長頭先亦都已經講了如果真的是有這樣的需要的話，無論在技術或者是經濟上都可以給予考慮的。

第二個問題 主席，現在係講緊人力資源？包不包括扶助中小企業？ 包括？包括。

在施政方針裏面亦都提到，為更有效地為中小企業提供一些更好的援助，政府將會在明年調整一些措施，例如強化商業促進中心來幫助一些中小企業的。其實，講來講去，目前澳門中小企業其實在經營上都普遍存在著兩大問題，可能都是請人難，是人力資源的問題以及就是貸款難這兩個問題。而在第一個問題裏面，我相信司長亦都會有好多具體的措施，明年，在考慮中的了。而在這裏我們都想提一提，即是作為政府，會不會考慮投放一些資源，例如先協助一些企業解決人力資源那個問題。我們看一看香港，看電視都可以看到了，亦都有協助失業人士就業那個措施，那就是對於一些聘請失業、待業人士的那些中小企業，政府亦都是給那個就業者提供一個短期間的就業津貼，從而亦都讓一些中小企業的企業主可以在可以承擔的範圍裏面先解決部份人力資源的問題。不知道這方面政府會不會即是在明年亦都作一個考慮呢？

至於那個融資的問題，亦都看到司長話會繼續在那三類融資方面給予支持。但是現在很多時候，中小企業好多時候亦都會由於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的會計制度不夠健全，亦都很難以符合到這個貸款機構 我不是講政府方面，即是講的是金融企業的機構方面，即是很難於符合到他們要求提供一個較為完善的一個財

務報表這個這樣的要求。而作為政府亦都會不會考慮亦都會放多少的資源給一些機構或者同一些專業的團體合作，協助中小企業在這方面，例如在編製財務報表，逐步地協助他們去改進財務管理方式呢？而且如果這方面都能夠做到呢，我相信亦都會對今後協助中小企業去申請融資方面就會起到少少的幫助。

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政府一直都講，就是說用龍頭產業來到帶動其他產業發展。這個，剛才司長再次強調，認為這一個觀點是切合實際的。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幾好的理想，的而且確。如果作為一個龍頭，能夠帶動到其他的產業的發展，這樣應該是能夠有一個持續性的經濟發展的，但是問題是現在看起來似乎就 行政當局都認為是切合實際的，但是現實看起來就似乎不是很實際，因為很明顯出現了 就是說現在不是只是因為意願產業發展得快，而其他產業追不上這樣的問題，而是出現了這個龍頭產業就好快，而其他產業就似乎在大叫救命。其實剛才的幾位議員都提及到這一個產業結構的調整的問題，但是司長只是說在這方面都沒有怎樣補充。但是事實上，現在的情況就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產業結構，事實上的而且確在調整上有些困難。而譚司長仍然認為可以維持一個適度的多元化，適度的多元化！但是究竟這個適度多元化怎樣達致呢？譬如在行政當局角度，這個適度多元化是適度到甚麼程度呢？怎樣可以令到各種產業能夠達到這個所謂的適度多元化的這個這樣的效果呢，我覺得這一點其實都是需要深入探討的。同時，事實上，即使是適度多元化，都不能夠回避到剛才提及到點解要多元化這個問題。因為究竟點解多元化？多元化的目標究竟然是些甚麼？就算是適度的話都是有這個回應的。例如剛才講到的，例如講到就業的問題這樣。剛才吳議員提及到的是人口結構那幾個 譬如四十到四十四歲，未來十五到十九歲，那個時候這些這樣的產業，這些這樣的人口結構，很明顯就是將會導致未來那個就業是有一個壓力存在的。那這方面的時候，究竟政府方面怎樣去研究？怎樣去處理呢？剛才司長是沒有回應過的，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需要回應的，即是究竟我們有

沒有些甚麼策略？或者是不是到現時為止，其實我們未有關注到這方面的事呢？因為一方面就是說人手極度不足，但是另一方面的而且確，正如剛才講到失業率。失業率這個情況如果都計算的話，即是有人認為是低估有人認為是高估，但是都是應該佔有一個不少的份量。而這些都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壯年的人。究竟這方面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有些甚麼辦法適當調適，令到這一批人都能夠有一個就業機會，亦都是回應到剛才講到中小企業人手不足的問題，等等，這樣子來到保持到那個產業結構真的是能夠開始慢慢逐步逐步按照政府那個取向，達到那個適度多元化呢？

多謝。

主席：區宗傑議員。

區宗傑：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

在我向譚司長問問題之前，首先我需要講幾句感謝的話。我很感謝容永恩議員在最近這幾年對我提出中小企業需要在會計制度設施和培訓各方面的需要有所認同。其實，我認為，如果要徹底解決中小企業對於會計制度的認同和應用，我相信政府應該要考慮撤消估稅這個制度。若果全部的中小企業或者大部份的中小企業都需要報稅，他們當然是會重視會計制度和懂得應用這個會計制度。若果這樣的話，對他們在融資方面的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好了，現在進入今日我的話題了。

自從特區成立以來，政府施行了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的產業協調發展的經濟政策，可以肯定的是，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是十分成功的。預計在賭權開放和自由行政策的帶動下，今年的經濟增長可以達到百份之卅五這個這樣的水平，成績是斐然的。

有鑑於澳門的經濟發展過份集中在這個龍頭產業，經濟結構十分不平衡。特首在很多場合中都表示，在這個經濟繁榮的背後，特區政府有很大的憂慮，所以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之中，亦都提及到要居安思危。畢竟是從事龍頭產業的人數是屬於少數，大

部份的中小企業並不能夠在這個優越的環境之中把握到這個機遇。這個現象是由於澳門的中小企業長期積弱，一方面是缺乏龐大的資金，另一方面就是缺乏先進的管理知識和科技應用的水平，令到自身的發展停滯不前。

特首亦都認同，澳門要發展非龍頭產業，是需要借助外力。所以有必要引進行外資以激活本地的產業，培育澳門的本體的經濟。在吸引外資方面，各位或者會留意到內地各省各市在招商引資方面都是十分之積極的，甚至以讓利的方式來換取締外國的自主生產技術的轉移。反觀澳門，我們不難發現，澳門部份的商人心胸十分之狹窄，目光十分之短淺，並不歡迎外商的投入，甚至有排外的趨勢。情況若不改善，是將會阻礙澳門向國際商貿城市的方向發展的。

為配合澳門向國際高興城市的方向發展，澳門亦都需要好似香港一樣，要具備先進的法律和會計的制度。在前天陳司長的施政答問之中，我好高興地聽到特區政府從深層次改革澳門的法律，著手修訂五大法典，尤其是《商法典》，使到它確實接軌。但澳門的會計制度至今仍然十分地落後，而在引入國際準則方面進展並不大。而且在會計師執業的問題上一反澳葡時代執業會計師的放任核准的登記，變為今日十分嚴格的考試執業制度，每年只是發出幾個會計師的牌照。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外地的會計師行並不可以跟隨他們的客商來到澳門執業，為他們提供會計、核數服務。這個情況將會窒礙澳門的發展步伐。事實上，澳門的商人是不需要恐懼競爭。不妨看一看我們澳門的銀行業，在國際化方面是十分之成功的。雖然澳門有二十四間銀行，按人口來計算，密度比香港更高，但是無礙澳門銀行業的發展，原因就是因為政府在最近這二十年來開放外地銀行的加入，促進了本地銀行業重新裝備它們自己，與時俱進，於是，大大地提高了本地銀行業的競爭力，並建立了穩固的基礎。

請問譚司長，有些甚麼良策可以改善澳門人排外的心態呢？有沒有決心提升澳門的會計制度以配合特首的宏圖偉略。

多謝你。

主席：梁慶庭議員 唔好意思。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

因為很多同事都提到澳門的經濟結構這一個問題，我自己都想發表一下意見，雖然我就不是經濟專家，亦都不是商界的人，但是我覺得，其實我們大家都需要關心一下澳門的經濟結構這一個單一這一個問題。

相信在這裏，我自己想講一件事，就是說，假如我們在回歸前的經濟環境底下，相反，我自己印象上面，我們沒有討論到經濟結構單一這個問題好似今日這麼激烈，或者今日大家這麼關心。當時那個經濟環境，或者我們中小企業所面對的困難，我相信未必一定比現在差。不是，未必一定比現在好一些。當時的困難的時候，大家都未有這麼強調，是甚麼原因呢？其實我覺得，現在我們所面對著的困難，正如我們有些同事講，這個應該是一個在澳門急速發展的過程當中，我們面對著這個發展，我們，確實，澳門的產業結構暫時是不能夠適應的。包括所有的人，無論在勞工以至到經營者，其實大家都是要面對緊一個適應的過程。

頭先區議員就講緊一種排外。雖然我覺得這個用詞就似乎太重，但是事實上，有一種想法，就是說，當我們澳門社會原來這一種這樣的經營的方式，或者這一種這樣經營的企業，在面對著外來投資的競爭，尤其是跨國大企業，特別是賭場這麼高盈利進軍了澳門之後，其實我們是適應不到這種急劇的變化。當然，在人力市場上面就上產生了流動。亦都為原來一些企業它那個人力招聘上面，可以這樣講，帶來了一些妨礙，亦都有一定的困難，但是未至於說完全解決不到問題。但是現在我相信是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亦都需要大家拿出一個勇氣和一個能力出來面對。

今日我們很多人都強調說面對那個社會的發展，勞工界要不斷地提升自己那個素質、技能。但是，同樣，商界亦是一樣的，面對著競爭同樣是需要去提升自己，亦都要改善自己的經營方式和方法。因為我們不能好似過往那樣，一種小城的經營模式去面對我們今後的發展。

澳門可能很多人都會話現在我們很單一，其實，相對幾個大的賭場公司，我們可能會覺得大企業同細企業冇得比。但是其實澳門經過近幾年政府的努力，都加上中央政府的支持，現在是多

了好多機會。假如間沒有機會的話，為甚麼其他的企業會進軍澳門呢？今日不是就是只是幾個大的美國公司來到開賭場，還有的，我們看一下板樟堂，為甚麼會有其他那麼多的企業來開了零售業？而這些行業不是有發展機遇的話人家為甚麼會來呢？但是我們現在澳門本身的經營者，他怎樣去面對這個轉機呢？我相信這個我們大家思考的。

而我自己都想講的，就是說，澳門人應該要為這一個環境的轉變，大家多些去想：我們怎樣子把握一個機會。今日，地產業，香港都會進軍過來澳門，是不是澳門其他行業沒有發展轉機呢？我覺得不是的。由於一個博彩業的發展，現在的確可以看到一個帶動的效應，這個效應就是說各行業，最低限度投資環境是變化了。大家會有了一個信心。但是，當然，肯定會有很多不同的面對的困難。但是這些困難我們一個方面就是說我們自己一定。政府需要提供一些政策的協助，但是更重要的是企業本身它自己要付出努力。政府是需要對這個中小企，我相信我們不會。應該是。我認同一個，就是說，自由經濟社會，最終一定是汰弱留強。但是政府不可以只是說因為要汰弱留強，我就不理你們的了。所以，其實政府亦都做了很多政策出來，對中小企業的扶助。但是我覺得除了經濟之外，更重要的，亦都是無論對澳門的勞工界以至到商界的那個協助，應該給多點信息他們。亦都要知道大家面對著一個變化的環境，我們應該要用一種怎樣的勇氣出來面對。如果不是的話，即使給多幾多的援助計劃，或者落幾多勞工，根本不可以解決問題，我們始終最終都會失敗的，澳門人。所以，我自己覺得，在這裏，我記得譚司長曾經在這裏，立法會上一個講過一件事，我自己都很認同的，就是說，在這個扶助經濟發展的過程當中，政府，它所做的，就是說要搭一個平台。大家真的是要在這個平台或者在這個舞台，可以講，我們在這個舞台上扮演甚麼角色，要靠我們每一個人自己要選擇。這個才是適合我們自己的角色。所以政府它只能夠在政策上面去做一些事，提供一個公平、健康的，有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給我們。所以，在這裏，我希望，即是說。這裏只是我自己個人的意見。人力資源問題可能是現在中小企業面對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但是這個不應該是一個唯一的問題。中小企業如果要面對未來的生存，我相信還要考慮很多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去整合自己、調整自己的策略，政府再怎樣幫我們都是沒用的。

另外一個，如果講到人力資源問題，我想留待稍後，等我一陣間再講。

多謝。

主席：梁慶庭議員。

梁慶庭：多謝主席。

各位政府官員、各位同事：

產業結構這個話題由高議員提出來之後，就政府亦都是回應了。聽了好多同事在這方面的發言，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在這幾年的感覺，就是，其實無論僱主或者僱員，整體上面來講，在這幾年裏面都是在適應和調整當中。至於還有哪些部份還需要適應和調整的，我想，這個還有待努力。

剛才譚司長在介紹當中將過去這幾年裏面的打造了的一些基礎。我們看現在，我們會認同是比較有利的一個條件，因為在幾年裏面的工作，我想，剛才列舉了好多較為有利的一些成果出來，亦都，我相信為我們整個澳門未來的發展是一個好好的基礎。但是，如果太過強調是不是一定是單一不好呢，是多元才好呢，我想是一個很學術性的問題。我又不是很覺得完全單一是不好的，怎樣去到適度多元，怎樣才叫做適度呢？其實我們看看澳門，我們除了博彩比較大，我們將博彩和旅遊走埋一齊。過去來講，經常講四大支柱，有金融、有房地產、有工業，而零五年的時間，跟住話配額就沒有了。但是，大家亦都留意到我們在哪個方面做緊工作。這幾個很重要的行業繼續存在。我們那個財政收入多了。總體上面，那個主要因素大家看得到是博彩和國內中央在這方面，在對自由行各方面那個支持。這種狀況是一個短時間。所以行政長官提出了這個未來的一個可以長遠持續發展的及提升整個社會的生活素質一個這樣的根本的目標。所以，究竟怎樣先為之好呢？我覺得，在現在的基礎裏面，在博彩或者旅遊，如果博彩發展得比較好，收入得比較多，我們其實有條件，先至有條件去做一些事，減低一些其他的負擔，創造更加好的條件去讓其他的行業有一個空間去做。但是這裏可以做幾多呢？做幾耐呢？這個好景可以好幾多呢？其實要贏這個時間，我覺得大家都起碼我自己覺得是重要的。所以在連續好多年裏面的一些紓解民困的一些政策或者一些政策的傾斜，我覺得同公平競爭相輔相成的。總體上面是要這樣做的。但是有一些時期裏面採取某一些的政策傾斜去作出一些扶助，我覺得，現在來講是這樣維持的度數是適當的。相反，現在可能是會進入一個

比較深入一些的層次去想。既然是有了這個機會，這個平台，三大平台，CEPA 簽訂，有這麼多的項目，而且那個旅遊本身，博彩本身是開放了，旅客亦都已經多了，那其實那個機會是多了的。很多的外面的這些這樣的投資者即是願意來澳門投資，本地的投資者亦都是有這個投資，但是這裏就需要政府做得較為細一些。現在看譚司長的介紹當中，其中對於那個零五年那個，將扶助中小企業放在第二個部份。即是它第一個是保持經濟的平穩發展，第一個是放在扶持中小企業。這個，確實大多數澳門的企業就是中小企業。除了幾個很大的，譬如博彩的，銀行的，你不會提出那個扶助那個特別去指出。當然，應該去關心和支持，但是眾多的中小企本身，它亦都有吸納了很多澳門人的就業的。維持就業，可以安居樂業，是澳門人本身的一個期望，亦都是個社會穩定發展的一個基礎。那你行行業發展，你別看開間士多仔做少少生意，或者是開間餅店，但是它都確確實實是可以能夠提供得到讓居民去不要講發達最少都有份職業。創業不一定要很大的創業的，少少地都是一個創業。其實，這一點來講，我留意得到，政府在跟進當中已經較為細一些。原來只是說資助它在財政政策上面作出一些資助，減免一些稅項，但是在這幾年的實踐裏面告訴我們，亦都應該告訴政府：應該做得更加細一些，好一些。值得支持的，確實，在對外的引資，對外的服務，這個方面，這幾年確實大家都社會裏面都認同，國際上面都有一個比較正面的評價：我們在這方面做得較為積極。因此，我對於產業那個多元，我就覺得在現在的條件裏面，尤其是，你博彩這些都是大公司，但是旅遊裏面，我們經常講，澳門的旅遊有我們的特點。同時，未來澳門我覺得都是旅遊城市。除了博彩以外，有好多值得引外面的遊客來。來到澳門很多人很喜歡，它比較有特色啦，舒服啦，休閒。或者我們講是比較有長一些的，或者一些比重獨特的一些文化，或者一些風俗，或者各項的活動等等。其實，這個，我覺得，是政府應該在這個方面多些，多些的意思不是說政府一定去教你去怎樣做，而是在政策上面多些扶持，在研究裏面去作出更加多些的，推動一些專家、學者及業界在這方面想方設法。當在研究的基礎裏面，政府就有條件在那個政策支援上面就不會說就這樣沒有重點地去派。而我相信，譚局長話，我現在沒有一個已經是百份之百統統怎樣去做，但是應該個方向，我覺得在施政方針裏面是清晰的，是有需要透過了我們大家一齊去努力去做的。這樣，另外一個問題，即是我主要提出的就是，應該是，既然個方向是清晰的，那我們覺得是做得較為細一些。純粹輸血是不行的，你救得佢一時救唔得佢一世。在對於那個失業的問題好，或者在我們的勞動力市場

好，我們大家都留意得到，純粹就是這樣的，是救濟式的，要用。現在的施政方針裏面很清楚講明是要培訓，很針對性的培訓，提高他的技能，可能能夠重新投入這個市場。即是低學歷他已經是無法扭轉的了。他現在是低的，中年，但是他學一些技術他並不難。在澳門這樣的一個範圍裏面，未必不可以有一些適當的，一些行業能夠容納得到、提供得到他們去。當然了，亦都不是就只是這個部份。剛才大家都提及到的青年的創業，其實是有個就業的問題，我認同這個。因為他讀完書之後他還是要投入到這個社會的。你不是說做生意都是一個創業。而我入到去個行業裏面打份工，那我就有個就業，這你怎樣去分呢？但是青年本身那個就業和創業都是需要有一個機會的。現在機會是有的，擺在那裏的，但是政府在這個輔助當中是要做得更加深一些細一些。而這幾年有機會去一些，譬如去一些展覽，特別是一些科技的，那些那樣的展覽，其實很多的年輕人在這裏的，那裏其中提供了好多的這些市場。我們就不是告訴你你應該怎樣去做，因為我包起；你應該一定會怎樣可以成功，或者一定有事做。但是這個，譚司長講了好多年的，就是搭好個舞台，讓大家去演戲去唱戲、做戲，令到那個更加出色。所以我覺得，產業結構它不可能樣樣有，會根據我們本身自己已經定下來的那個產業那個路向和我們本身有的特點，加埋在未來變化當中。但是有部份已經掌握的，澳門它作為一個旅遊，澳門它作為一個三大幾大平台角色的。我想，這些已經基本上有了，還需要在這個範圍裏面進一步政府是加大這方面的力度去推動，做得細一點，去推動得更加好一點。

多謝。

主席：高開賢議員。

高開賢：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剛才聽了司長的回覆，亦都聽了一些同事的意見。首先，如果作為我個人來講，第一，我要聲明，我不否定政府過去一直以來的努力和工作，我肯定。這一點，我相信社會亦都是很肯定的。第二，作為商界裏面，你說它自己希不希望自我提升呢？一定希望自我提升的！它不想坐以待斃呢？它絕對不想坐以待斃的！它是不是自己想輸血呢？我想商界不是一定想輸血。有銀行

家亦都講，澳門在這個貸款裏面是一個高危的地區，但是當他來到澳門，這個是外來的投資者，當來到澳門之後，他看了澳門的實際情況，他們認為澳門是相當穩健的，澳門人做生意是相當穩健的。其中一件事，他舉了一個例，碌咭，欠款，澳門人很少欠款的，那個還款能力是相當強的。但有一蚊佢使一蚊，佢唔會使突，佢唔會使突。澳門的商界，做生意亦都是相當之穩健的。為甚麼在回歸前一路到現在，捱得咁耐，守到現在都還可以繼續捱呢？因為澳門人做生意是很穩健的。它不是不想自我提升，但是現在的發展事實上是太快太急。而在這麼快這麼急的情況底下，剛才司長就提到一個問題，特首亦都有講過，就是中小企，澳門是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體系，是一個自由市場，如果在一個這樣的情況底下出現了競爭而被淘汰，這個是感覺無奈。如果我聽過之後，我自己亦都覺得無奈，或者司長聽了我這樣講也覺得無奈也說不定。但是我們亦都要知道，現在博彩公司入來澳門，很多政策是傾斜了給它們的，是方便了它們的。但是相對來講，在這麼急促這麼快的增長情況底下，在之前有沒有評估不足呢？對澳門的社會對澳門的經濟對澳門的中小企業有沒有評估不足呢？它們會出現一些甚麼問題呢？在評估之後或者出現這些問題之後在跟進的工作會不會較慢一些呢？最簡單，大叫沒有人，叫了多長時間了，只要手鬆少少，我想很多企業，很多商界的朋友都多謝你們，都多謝政府！但是到現在，在等著甚麼呢？在等著人力資源發展委員會作最後一些的意見然後才作決策！政府這個責任敢不敢去承擔起來？沒有人的時候手鬆一些，給些人你們用，怎麼個給法，得唔得呢？可不可以手鬆少少啊？這個責任敢不敢揸起上來？為甚麼要等到社會有共識才敢去做？要工人，家庭傭工，要同中央傾；要輸入勞工，沒有人用的時間要等社會共識。等得來救命啦！斷氣了，已經！怎麼做啊！不要講甚麼這個分享社會經濟發展帶來那個成果，它們可以享受，在未享受之前它已經壽終正寢了。在現階段的政策能夠給中小企的，政府是想了很多辦法，我們知道，但是在短期裏面來講究竟怎樣做法？好似頭先所講：要人冇人。現在有時動不動又去罰動不動又去查牌。為博彩業，我們培養了幾多人出來給它們用？有沒有為中小企？怎樣考慮能夠去提供一些人員給它們，替它們去培養人？融資條件，它們沒有健全的會計制度，可不可以為它們培養一些會計人才呢？它們想自我提升，找一些人力。可能他們自己一個人一間企業，就對這個企業主本身做一些培訓得唔得呢？諸如此類的政策，究竟怎樣去做呢？現在慢慢研究，研究得來它都斷氣了，已經！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來講，我們不是說政府不去做事不去甚麼甚麼的，但是有些

事，事實上要快少少，在政策上面真的是要急人所急。

多謝。

主席：馮志強議員。

馮志強：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剛才我們的高開賢議員真的是言之有理，我都深感認同。實情政府在好多政策方面看到問題的，但是不敢去做。我又聽到我們特首話是“行政主導”，在政制改變方面是“行政主導”。強調到差不多有火了，講出來。但係睇真又唔似。是社團主導，澳門的政制是社團主導。這樣真的是有問題的。剛才人力資源，去年我已經重複講了，不要為了一些政治放棄一些長遠的福祉。今日很多人，阿賢哥話壽終正寢了，現在。不是賢哥，是澳門的經濟壽終正寢。我又不是很認 這件事又不必講得這麼緊張。我總是覺得，政府在很多政策問題、社會民生問題，看到問題而不敢去改不敢去做，要聽取民意。民意是很飄忽的，是很善忘的，你今日給明日不給都不行的。現在中小企就是這樣子面對的。好多議員呼籲很多社團呼籲，繼續支持，我們始終都是不行。這個是甚麼社會制度啊？這個是甚麼政治體制，政治模式啊？這個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嘛，是不是啊？我一講起又有少少煙。怎樣去使到市民去積極投入生產，促進澳門的生產力，這個才是最緊要的。就是人民的生活和他的物質這方面的差異，這個是一種懲罰，也是一種獎勵。如果你要好的生活，你必須要投入生產，不是日日在這裏叫：我唔掂，我有銀，你幫下我啦！不是用這種態度的。即是說，我去年都話我出世來早了幾十年，是不是啊？就是全部扭曲了，就是政府太好了 黃大仙祠應該設在南灣街某一個地段 有求必應。不過不講這些了，講得多又著著 ]。

我想，現在澳門政府毫無疑問在財政狀況是空前地好，盈餘的財政預算可以話連隔離都眼紅，是不是這樣啊？好羨慕！可能司長是世界上最瀟灑的一位財爺。最瀟灑，大把錢！哈哈哈哈哈！但是我的看法不同。政府的財政有今日的環境，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政策的支持，甚至是傾斜。一如閣下所提到，本地區整個經濟增長依然是過度依賴博彩單一產業和旅遊業。我們的經濟自

主性不大，對外的依存度過高。博彩稅佔公共財政收入比重佔七十五點七個巴仙。政府在財政增收面前是不是要多些思考，不要過了頭。假如一旦周邊地區開放博彩業，又一旦再來一次的金融風暴，以及“非典”再度關注我們，國際形勢的急促改變 譬如戰爭，我們的財政將會出現怎樣的狀況呢？好似在去年受到“非典”影響，澳門的 GDP 便由去年的第一季度增長十六點九個巴仙在第二季度急劇下降到負一點三個巴仙。從這裏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經濟是何等薄弱。

請問司長，將來一旦出現上述的情況，有甚麼預防的機制及怎樣處理？

同時我又想問司長，你話要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又話要搞一些新興的產業，我想問一問，你可不可以具體講給我們聽。這個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特區政府要繼續把博彩業做強做大，對博彩業全面開放，但是亦提出對博彩業既要管理又要發展這些口號。我就想問政府，哪需不需要保護、維護呢？管理，我不知你想管甚麼，是不是啊？但是發展我就知是甚麼了，但是需不需要維護？現有的從事博彩業的經營者 不是講九個，九個你不用管了，這個用不著你去 即是話，直接參與博彩業的人士，即是我們所謂的中介人，廳主。澳門雖然是奉行那個資本主義這個政策，但是並不是在經濟這方面放任自流的 任得它搞，一於做大做強，你死你賤！現在政府的態度，人家的感覺就是只顧新人笑，不顧舊人愁。現在正在做的所謂中介人是好辛苦的。這種這樣的博彩業的稅制是全世界最高的。現在我們的財政收入全部是依賴它的 百分之四十。這麼高的稅制，對一個產業你說合不合理呢？將來會不會改變呢？我想，政府是會思考的。你何來發展啊？抽了這麼大的利益去，還有甚麼剩餘的盈利可以開拓這個產業呢？那就見一日做一日吧。這個是很自然的心態。今次開放了，引了國際的財團入來，但是澳門現有的這班人又如何處理啊？這些負面的問題有沒有考慮過呢？很大問題的。現在人家說我們無止境開放，好似核分裂那樣，核子分裂：一、四、八、十六、卅二 咁樣點搞啊？以前係十多個廳，現在去到百幾個廳。這些人才真正對澳門博彩業有貢獻的，是不是真的是不需要理他呢，就只是需要外國的投資？我想不是這樣的態度的。政府經常說要扶持一些產業，喂，在博彩業完全看不到要扶持這個行業的真正營運者嗎！廳主就是真正的營運者，因為錢是他

出，full 帳是他包。博彩公司是幹甚麼的？是給一個平台之嘛，是不是啊？真正經營者就是廳的負責人，廳入面個營運者。招客，招徠那些那樣的賭客，賭團，由他們負責那個交際應酬，他得到係幾多？這些，希望政府有關管理的機關深入去瞭解一下。現時澳門的博彩業的生態環境不可以再受壓力，如果一再受壓力就會到極限，就會爆炸。既要發展 是要發展 但是 是要適度的發展，不是無止境的發展。係核分裂啊，現在我們！只顧新人笑，不顧舊人愁。這種是新陳代謝，是去舊迎新？這種態度，我想政府不是這樣的吧？是不是未想得透徹呢？

我就真的是想問一問，究竟澳門的博彩業去到甚麼限度？上限是甚麼？最終發展的目的、的規模又是怎樣的呢？我希望政府答一答這兩方面的問題。

多謝。

主席：鄭志強議員。

鄭志強：多謝主席。

主席、譚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扶持中小企業有多方面我們的工作可以做的，剛才關翠杏議員亦都提到，僱主、僱員其實都有他們應該做的事，政府亦都應該有它應該盡的責任。大家都在不同的角度為中小企業出謀獻策，亦都為政府出謀獻策。所以，我在這裏亦都做一些這方面的探討。

區宗傑議員你不用多謝我，我不是為你講說話，是為全澳門百份之八十的中小企業出謀獻策。

因應經濟發展和行業的競爭激烈及企業本身的轉型的需要等等的因素，中小企業有一樣事其實是在不斷地做的，就是不斷地培訓自己本身的員工。這個工作可以講係一個十分重要的工作。我們的特首其實在施政報告亦都提到，提升競爭力是中小企業和生存發展之道，政府要為此提供必要的條件。譚司長剛才在施政方針的介紹亦都提到，要加強支持中小企業在職的培訓。其實這些是一脈相承的。就是說亦都知道要提高企業的競爭力，人是第一個。就是要將我們的員工，在職的員工，首先是在職的員

工，要將他們的能力培訓起來。一方面可以增強他本身的企業的競爭能力。你問公司有好多這方面的所謂的叻馬，或者是能夠獨當一面工作的，這樣，自然地，這間公司就生意會好，競爭力是大。另一方面，亦都可以用培訓人才來留住人才，因為如果員工在這個公司、企業是得到重用，得到培訓，有自我的一個價值，他會留下，不斷地為公司去工作。同時，員工的不斷的覺得增值之後，亦都會為企業日後的發展積聚了好好的一個能量。而企業本身的培訓其實有多種方式的。現在好多我們澳門的中小企業都在不斷地在做這方面的工作。有些是很傳統的：以老帶新，師傅帶徒弟，傳、幫、帶地慢慢將徒弟帶到去能夠獨當一面的工作。亦都有些老板是鼓勵員工工餘進修，包括晚上上堂，資助他參加一些講座、課程等等。更有些企業，大的企業是保送一些員工去海外進修、學習的。而我們特區政府其實在這方面，我覺得這幾年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好多大專院校都配合開了一些培訓課程，為我們在職員工和失業的市民提供一些再培訓的計劃。特別是現在我們缺乏博彩業的這些員工的時候，開辦了一些課程，大量培訓這些員工，以適合這個社會的需要。其實，企業所做和政府所想到政府所做的，我覺得是不謀而合的。因為我剛才亦都強調了，就是企業，特別是我們社會，人的這個因素是好緊要的，所以特首一再強調要整體提高我們社會的這個質素。其實，我的體會，最緊要的就是人的提高。所以他是很強調教育方面。而我們已經出來正在工作的人，在職的員工，它的再培訓就顯得更加重要。從另一個層面考慮，從另一個層面去思考呢，培訓在職員工是有一種深層的意義存在的。它對提升整體社會的綜合質素是十分積極的，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它一定程度上可以舒緩或者是減少出現現在所出現的提升居民職業技能，就業能力的這個難點。亦都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或者減少出現因為脫節而使這些員工被社會淘汰。既然是這樣，政府又想這樣做，譚司長都講過話要在這方面支持中小企業加強這個在職的培訓，政府有沒有考慮到在這方面再加些力，考慮一些更好的一些讓中小企業在這方面享受得更 即是更能夠做一些事呢？我覺得，政府現在做的應該是有見地、有前瞻的，但是力度似乎是可以再加大一些。譬如話能不能夠考慮一個，如果僱主推薦他的員工去參加我們政府在有關院校辦的一些課程或者是講座，僱主推薦去的，政府是不是可以免費，或者是象徵式地只收十到二十個巴仙的費用？這個其實就是幫助企業培訓在職員工，減輕企業在培訓員工方面的支出，亦都為社會積聚了多一些力量，將這整個社會質素是有所提高。另外又可不可以考慮一下，政府在開辦課程的時候就不要單單為博彩業開辦一些專門為博彩業的課程，是不是可以

開辦一些，譬如話，剛才容議員亦都提到的一些會計課程？現在中小企業融資的很大問題就是因為沒有一套完整的會計制度。其實企業不是不想做，成本好高。要請一個人返來他要懂得國際會計，又要找人核數等等。而如果有一個課程，他能夠將他現在已經在做會計的這個人員參加這個課程一段時間，他回來後能夠將自己公司的一些會計制度適當地轉變，使較為接近、靠攏著這個國際的會計準則，是不是對整個澳門的中小企業向旁邊靠攏有些好處呢？我覺得這裏可以考慮一下。譬如話英語，大家都知道我們現在的英語能力，整個社會的英語能力是稍為低了一些，特別是我們現在開放了這個國際城市。可不可以在這方面開辦一些課程呢？即是不是開辦一些專門性的，教他怎樣車衣或者甚麼，即是不是這個問題，即是很多行業，很多企業都可以參加的。譬如話商業的英語課程、工業的英語的課程，或者服務行業英語的課程等等，讓我們整個社會這方面的外語的程度是不是有所提高呢？譬如話我們剛才講到競爭很激烈，中小企業都面臨著一種生死存亡，除了人力的問題之外，可能還會存在一個營銷的問題。現代的營銷有好多不同的做法的，而這方面是不是可以灌輸一些新的理念、新的思維給我們的企業主，給我們的僱主，等他去參加這些課程，等他們可以去接受這些這樣的新的思維，盡快改變自己的那種營銷的方式，能夠更好地生存下去？譬如話管理，又是一個怎樣加強公司的管理的問題。我覺得政府可以做的事，在這方面應該是很多的，而且是可以做得到的，而且是可以很快就做得到的。講句不是那麼好聽的說話，我們食都食了幾千萬元了，為甚麼不可以增加一億幾千萬去幫助這些中小企業去培訓它們的員工呢？這一億幾千萬下去之後可能有幾萬人受惠。當然不是說一年了，可能要幾年的工夫，而不是一年就可以培訓得到的。我覺得，即是我深切希望，政府在履行施政方針的承諾的時候，能夠為在職員工的培訓全盤考慮一下並盡快實施，以扶持中小企業和提高整體的社會質素。

多謝。

主席：方永強議員。

**Jorge Manuel Fão:** Boa tarde, Sr. Secretário e restantes membros do Governo.

Gostaria de manifestar algumas opiniões.

Gostei de ouvir algumas intervenções dos deputados, nomeadamente a do colega Fong Chi Keong, quando disse que em Macau vigora a política do poder associativo.

Este facto deriva da inexistência de partidos políticos, pelo que as associações assumem um peso que normalmente não têm.

No que respeita às intervenções na área laboral, é lógico que cada um tenta “puxar a brasa à sua sardinha”. Temos ouvido as entidades patronais bradarem que precisam de mão de obra, e têm alguma razão. Em virtude de estar aposentado, creio que posso emitir algumas opiniões sobre este tema.

Relativamente à mão de obra, creio que Macau necessita de importar mais trabalhadores. Fiquei extremamente satisfeito quando ouvi o senhor Chefe do Executivo admitir, há alguns dias atrás, que vamos ter de importar mão de obra. Por outro lado, e por ser verdade, gostava também de dizer que algumas entidades patronais têm praticado uma política salarial quase desumana, alvo de queixas por parte de associações laborais. Este é um aspecto em que a Administração tem que trabalhar com mais força e fiscalizar com mais rigor. É preciso saber de que forma se processa a importação de mão de obra. Face ao acelerado crescimento económico de Macau, concordo com a autorização de importação de mão de obra, mas devem ser verificadas as condições em que tal se processa.

Quanto às sub-concessões de jogo, concordo com o que disse o meu colega, quanto à limitação das mesmas. Até onde devemos ir? Estou consciente que vivemos numa economia de mercado, numa economia capitalista onde vencem os que conseguem competir e os restantes ficam pelo caminho, mas o estabelecimento de limites será benéfico.

Por outro lado, no que concerne às pequenas e médias empresas, julgo que o Governo não pode andar a apoiá-las materialmente todos os anos. Os empresários não podem andar “toda a vida e mais seis meses” à espera que o Governo lhes dê qualquer coisa, que caia qualquer coisa. Têm de ser criativos e ousados, mostrando do que são capazes, em vez de andarem atrás do Governo para que lhes dê

subsídios ou para que crie esta ou aquela forma de ajuda. Não se pode pedir ao Governo que faça tudo.

É pedido ao Governo que defina as estratégias para facilitar a diversificação da indústria e do comércio mas, quanto a mim, o Governo deve definir apenas algumas dessas estratégias. A questão já é falada há muitos anos, desde o tempo da administração portuguesa, mas tem-se visto muito pouco. No que toca ao Governo, tem-se movimentado nesta área, com o Acordo CEPA, o Parque Transfronteiriço e outras medidas que procuram motivar os empresários a agir por conta própria, em vez de ficarem à espera que o Governo faça tudo.

Quanto a questões, Sr. Secretário, quero apresentar duas.

Relativamente à política de emprego e recursos humanos, Vossa Excelência afirma que irá intensificar e desenvolver as funções do Conselho Permanente de Concertação Social. Que balanço faz deste conselho? O seu modelo é adequado à realidade local? O seu ritmo de trabalho pode ser considerado satisfatório?

A segunda questão tem a ver com uma intervenção do colega Ng Kuok Cheong em que referiu a concorrência.

Também no seu relatório, Vossa Excelência realçou a questão da concorrência leal e propõem-se melhorar o mecanismo do mercado regido pela concorrência livre, a fim de aumentar a qualidade e a competitividade de toda a economia local. Acho muito bem e gostaria de saber, com algum detalhe, em que consiste esse mecanismo. O que é que o Governo vai fazer? Vai legislar nesse sentido? Vai criar alguma instituição ou algum organismo permanente para acompanhar, mais de perto, essas actividades? Terá poder de fiscalização?

Gostava de salientar que noutras partes do mundo, e em muitos países desta região, existe legislação que pretende combater a concorrência desleal. É o caso do Japão, Tailândia, Filipinas, Formosa, Hong Kong e a própria China.

Não querendo citar casos concretos, sabemos que em Macau

existe concorrência desleal.

Há cerca de dois anos falei sobre este assunto e, uma vez mais, gostava de saber o que é que o Governo vai fazer.

Obrigado.

(方永強：司長及其他政府官員：

午安。

我想發表一些意見。

我愛聽一些議員的發言，特別是同事馮志強議員就澳門現行的有關社團權力的政策的發言。

該事實是由於沒有政黨所致，因此社團才具有非一般的影響力。

有關勞工範疇的發言，邏輯上每個人均嘗試維護各自的利益。我們一直聽到僱主實體高呼需要勞工，而他們也有些道理。由於我已退休，所以我相信可以就該課題發表些意見。

關於勞工方面，我相信澳門有需要輸入更多的工人。日前聽聞行政長官承認我們必須輸入勞工時，我感到很高興。另一方面，我亦想指出存在某些僱主實體一直採用近乎不人道的工資政策的事實，因而屢屢遭到勞工團體的投訴，政府必須對此作出更大努力，並加強稽查工作。我們必須知道怎樣處理輸入勞工的方式，面對澳門經濟的增長，我同意准許輸入勞工，但應該核查有關輸入勞工的條件。

對於博彩的轉批給，我同意我同事提出的要對此設定限制。但如何限制呢？我認為我們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具競爭力的人就能勝出，而其餘的則會停滯不前。無論如何，定出限制是有益的。

另一方面，關於中小型企業，我覺得政府不宜每年都給予它們實質的協助。企業經營者總不可以一輩子期待政府給予資助，他們必須具備創意及膽量，顯示能力，而不是向政府要求給

予津貼，或要求設立這種或那種方式的協助。我們不能要求政府包攬一切。

他們要求政府制定有利於工商業多元化的策略，但我認為政府只需定出一些策略便可。自葡國管治時代起，這個問題已談論多年，但一直很少為人關注。政府就這方面一直在做工作，例如在促進“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設立跨境工業村及鼓勵企業經營者採取自助措施等方面，但是不應期待一切都依賴政府。

就有關方面，司長，我想提出兩個問題。

關於就業和人力資源政策方面，司長表示將會加強及發揮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的職能。該委員會的工作成效怎樣？其模式是否符合本地實際情況？其工作進展是否令人滿意？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同事吳國昌議員在一次發言中所提及的競爭。

在司長的報告中強調了公平競爭，並建議完善自由競爭規範的市場機制，以提升本地整體經濟的質素和競爭力。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我更希望詳細了解該機制的內容？政府將會做甚麼？在有關方面會否立法？會否設立任何常設機構或機關密切跟進有關活動？該機構有否監察權？

我想強調，在世界各地及在區域內的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打擊不公平競爭的法例，例如日本、泰國、菲律賓、台灣、香港和中國本身。

毋須舉出具體例子，我們都知道澳門存在不公平競爭。

大概在兩年前，我已經提出該問題，而我再次提問是想知道政府將會做甚麼？

多謝。)

主席：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以下所講的話，就是聽了這麼多位議員之後就有感而發。可能會講零亂少少，希望大家原諒。如果講得不清楚的話，可以問我。

其實，我想講一講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和人力資源的問題，都是這一個議題的。

我自己覺得，這幾年在澳門 我在澳門廿幾年了。好多人在澳門土生土長，可能六十幾年也說不定，在座有些人。咁有冇覺得呢幾年澳門係好威先？有冇人同你講澳門係講衰 湏 H永遠同你們講就是：澳門真係冇得頂！你問佢甚麼冇得頂，佢唔熟，總之就係好啦，樣樣都好。這樣，我覺得好驕傲啦，可以這樣講。但是我不明白的是，為甚麼還有這麼多議員覺得 問題在哪裏呢？剛才我很贊成關翠杏議員講的，她雖然不是經濟家，但是她講的事頭頭是道。亦都是 不是說認同 很佩服吳國昌議員統統看過經濟的書才來講的，但是未必裏面的分析是同實際的情況是一樣的，這個。我就覺得是這樣的，產業結構較為單一，我覺得這個是一定沒有問題的，如果產業結構個個都著重的話，怎麼會做得好呢！？有沒有可能一個人做十件事都做得好？那經濟學來講，吳議員亦都知道的，有些叫做 Comparative advantage，就算我一件事做全世界第一、第二的，我都不會一齊做的，我寧願第二那樣讓第二個國家或者第二個地區比較好的那個做。這樣，大家的交流，大家的貿易都是大家著數了，個餅會大了，即是這樣講。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覺得我們的最近，因為賭權開放，所以我們這個博彩業我們為龍頭，其餘的行業，例如旅遊，相關行業就一齊發展。我覺得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就是可能以前是葡國政府，是做慢了少少，但是我覺得那個步速是對的。反而我有少少，不是說埋怨，就是說是政府還做得不夠。例如，怎樣做得不夠呢？第一，最近發生的事，香港好多公司又在這裏買酒店，又話要改做賭場，又話要改商業大廈做酒店，這些訊息全部是從香港出來的，導致香港那個金融體系，或者炒股票。澳門政府沒有回應，這個是個問題了。問題就是是不是因為我們 既然賭場是在澳門，我們又沒有股票市場，又不會搞亂我們的金融的，就由得他講吧，是不是這個就是政府的態度呢？我覺得不是的，但是不是的話，是不是應該有個機制，定期的記者發布會，讓記者可以問到，甚至香港的記者，全世界的記者來問：有沒有這樣的事啊？政府有就有，沒有

就沒有。而這個訊息我覺得很重要，因為一路以後，我想一直下去，一定全世界都問這個問題。這樣就導致香港的立法會，導致香港的證監，很多人都關注這個問題：真真假假啊？正在做甚麼啊？為甚麼我們澳門不能夠做多少？當然，可能政府話讓這麼多東西人家知又不好，博彩的事。我始終覺得，我們的態度應該，既然博彩業是我們的龍頭，為甚麼我們不做好一些那個資料的發放，即是那個訊息很清晰地，不要誤導投資者，不要誤導澳門的市民。我只是這樣講而已，不是說你們誤導。是周邊的那些消息，是不是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機制呢？想政府考慮這件事。

第二，我覺得政府做得不夠的就是不夠 不是說不夠軟件，肯定是開放，很夠軟件的 就是個人力資源的問題了。很多個場合都講過，去年，我記得在這個立法會亦都講過，那個時候金沙未開。我計數，即是婆仔數，一定缺人的。很簡單的，這件事。大家或者都知道的，如果在外國，譬如在拉斯維加斯，起一間這樣的酒店，三千個房，二百幾張賭檯，三更制，有十間餐廳以上，八千人，最少用。這樣怎麼會夠人的呢？為甚麼政府不能夠有些新的思維，新的方式去向澳門人講，向中小企業講也好向工會講也好：我們未來因為有這麼多賭場的發展，已經批了則，落實做的了，我們每一個階層是缺這麼多人，所以我們缺五萬六千八百二十五人，你本地人喜歡做的話，我們有這麼多的培訓課程。喜歡做執房的也有，你喜歡做前台的都有，你報名吧。如果不是的話，那我就請些人入來。可不可以做到這個很簡單的數據的收集？這樣，連帶剛才講的，說誰做甚麼酒店做甚麼賭場，如果真的是政府公佈了的，那就列張清單那樣：五年內幾多間五星酒店、三星酒店，幾多張賭檯，大概我們需要這麼多人。那本地有沒有人呢？我們亦都有這麼多種的訓練班，本地人還是優先的。好，免費讀好，剛才講，免費也好資助也好，一半價也好，你來讀，讀唔到的話，那我唯有去全世界找人。

問題就是單一化那個構思是好的，但是落實呢，我覺得不會好似外地那些城市的例子那麼成功。我想講一講，譬如拉斯維加斯，這個亦都連同第二時那個發展的潛質，那個中小企，或者投資的機會那些。拉斯維加斯一九三幾年甚麼沒有都沒有的，誰都知道只得個沙漠。

會不會悶少少啊，主席，我講得？

主席：你講吧。

陳澤武：不好意思，各位。

拉斯維加斯一九三幾年甚麼都沒有，只有一個沙漠。那個時候經濟不景，大衰退。就起了個胡佛水壩，因為那裏是一個沙漠，又要灌溉，沒有水源的話終甚麼工業都做不到的，工業好甚麼業都不行的，就起了個胡佛水壩。起了水壩之後，那些人就想：咦，有水了，那做甚麼好呢？拉斯維加斯甚麼都沒有的，只有一個沙漠，但是賭牌就成百年的了，很多很細的甚麼 其中一個人就話：我們在公路上起一個最大的賭場，一九四幾年，等那些人打完仗，在聖地牙哥，在三藩市，那些人用公路經過我們的地方回家，就見到我們間酒店，就入來玩。久而久之，一九四幾年到現在就這麼成功了。問題在哪裏呢？它就是單一了。問題就是他們研究過，清楚 當然，可以講開頭有少少“付碌”。而那些入覺得都幾好，就好好多人做，就演變成現在的拉斯維加斯。問題是，它好過我們甚麼呢？因為它人力資源的市場是全美國。現在，我不理建造房屋也好，失業率也好，就業率也好，拉斯維加斯是最好的，上升得最快的，為甚麼呢？因為有個大的計劃。現在，譬如史提芬先生，在拉斯維加斯起了間 Steve Resorts，即是 Wynn Resorts，現在其實是同名的，第二年四月開的了。全世界都登報紙的了，一人一件，在紐約。咦，我沒有工作做，不如我去拉斯維加斯工作吧。所以全個勞動市場，全美國都可以去那裏工作的。問題就是澳門不可以。為甚麼不可以？種種原因！因為人口少啦，四十幾萬。不工作的只有一萬幾千人。亦都可能那些人是不適合入這個行業啦。那是不是可以開放到，既然種種方法計算，我們還差三萬人，全世界都可以來，這個我不知道。而既然它有這樣的優勢，那就帶動整個博彩業兼相關行業的市場了。所以我不覺得，為甚麼對中小企不好呢？因為，很簡單，計都計到啦，你酒店裏面有零售、有餐飲；未起的酒店有建築；有房地產；又有旅行社、又有餐廳又有舖頭，甚麼都有。在澳門，如果客人來到，你也不會想著在酒店裏面四日都不出來的，那出去都買點東西的，遊下車河，食餐飯，食碗雲吞麵，一定會帶動到，問題就是是不是多人來，是不是值得來而已。所以我覺得如果新的賭牌開放，我不理這兩個西人，就算他世界知名，你們大家都看到，金沙開了之後，這半年，人的自由行的客多了幾多！真的，你在關問那些自由行者來幹甚麼，個個都話去金沙。先不理它好不好，這是一個效應的問題。亦都是這樣的，越多人講就 甚麼事都是這樣的，越多人講的地方，講到興講到熱的，多人來的自然就會經常是會好的。而拉斯維加斯的情況，它這幾十年的情況都是這樣。這

樣，可能就有人說，那這對製造業有甚麼幫助？當然有了！你開多些 convention，多些人來，看你的貨。始終澳門的市場這麼細，你都是向外的。那你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去參展了，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人家入來你這裏。局長都知道的，如果你年年都在澳門參展，今年來的，是廣州的人來看，第二年已經泛珠三角，再第二年東南亞，再第二年全世界了，這樣你的市場當然是大了的。但是沒有這個這樣的平台，沒有這樣的機會，沒有這個博彩業的開放，會不會有人投資這麼多東西呢？這麼多麼會展中心，搞這麼多 show，這麼多人來看呢？所以我覺得始終製造業因為澳門市場細，你無論如何都是向世界的。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好似拉斯維加斯例子，如果你這些賭場需要紀念品，需要賭檯，需要老虎機，需要種種的建築材料，他可以在這裏開廠的，沒問題的。如果我開了廠，市場就在隔離，很多人會考慮：又可以去泛珠三角，又可以去東南亞。我覺得這個循環你始終需要時間，讓它適應，到知道了，人家才會來。所以我覺得這個方向行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一定是有一件東西要來帶動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人力資源的問題。剛才講了拉斯維加斯，它現在都很成功。是不是別的人沒有工作做呢？大把人去開麥當勞，大把人去開舖頭，大把人去開 supermarket，因為始終你有人，經濟活動頻繁的，那你房地產一定好的，你酒店也是要人來起的嘛，都要建築材料。起完之後，就算那些外國人來打工，那他也是要住的，都要買賣屋，都要駕車的，都要租屋的。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循環，一個很好的帶動。

另外講那個經濟產業較為單一化。有些議員提到，為甚麼要適量多元化呢？有些甚麼好處呢？當然，很多政府都是回答不了的，就是說沒理由叫那些傳統產業執笠的。當然是這樣的了，是不是？亦都回答不了。問題就是又有跨境工業區，這個政府亦都很明確地有物流中心，因為你多人來了，就有物流中心，又有一個機場的效應。又有這麼多鐵路，這麼多橋樑、公路。我始終覺得這個是一個帶動新的產業是不錯的。

另外講一講 不想又開那麼遠了 摩納哥的情況吧，它只有旅遊，那為甚麼它這麼成功呢？因為它全歐洲，全共同市場都可以去那裏打工的。它雖然人少，不過十多萬人，但是為甚麼這麼成功呢？它就是因為是單一，因為政府的態度很明確，亦都是幫助很多，它就做到全世界都出名了，可以這樣講。

其實我是認為政府對這個博彩業，別說支持不夠，那個態度

應該開放些，那個支持多些。稍後講到博彩業的時候我還有好多話要講的，現在就希望先講這麼多。

多謝各位。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已經有十一位議員先後發表了意見，但是具體提問的問題就不是認真多，大家都是發表一些意見。時間關係，譚司長都未離開過個位，所以現在休息半個鐘。現在還有好多位議員舉了手的，我亦都看到了，我希望沒有漏掉，還有好多位議員是報了名發言的。我們現在先休息半個鐘。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繼續開會。

因為今日到現在為止發表意見的多，若果譚司長不反對的話，那我讓 因為很多議員舉了手 講完先回應好不好？

唐志堅議員。

唐志堅：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

我聽了這麼多議員的發言，都會有好多聯想的。我都好同意政府在產業結構方面的政策，亦都清晰地知道是有決心是要適度去實現產業的多元化。經濟的政策，產業結構的一個方向，政府亦都很清晰，龍頭也好主體也好，協調發展也好，都很清晰。但是，對中小企，我聽起來好像在今日的 我就有少少不同的看法。

首先，為著說明我的不同看法，我想講一點。我們俗語講，有好多成語的，一個叫做以點概全，一個叫做是以片概全。亦都是我很憂慮的一個，就是我們有些概念的不全，有些可能概念模糊，有些就是可能重疊概念，所以得出來的有很多不同

的結論。潮流現在興重疊概念。本來研究一定的波長會得出這種光是紅色的，另一個波段得出光是藍色的。把兩種波段的光疊在一起就可能是紫色的。如果把七色光統統疊在一起就是白色的，得出來的結論是白色的。重疊概念的危險就在這裏。本來他研究的這個是紅色的，我研究這個是藍色的，如果把它重疊，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概念了：白色的。首先，我講，我不知道政府在這裏有沒有一個統計，澳門的中小企 講的是中小企這三個字 佔百份之幾呢？有人說百份之九十幾，有說百份之八十的，但我自己相信是百份之九十幾的。澳門的大企業畢竟很少。既然百份之九十幾，我們就是 我想，這個可能是差不多是除了一些新興的重工業的城市可能不同，我們澳門一直都是消費城市，一個旅遊的城市，中小企佔的比例肯定是高的。好了，我就很不同意有些議員所講：中小企就快死，中小企就快壽終正寢，中小企全部就要滅亡！這個概念就是不清的。百份之九十幾的企業都要死。我同意你的引介，就是部份中小企業有困難，部份中小企經營有困難。要清晰的，不然的話我們帶出去的，人家外面來看：嘩，澳門立法會講到百份之九十幾的公司企業都就快壽終正寢了！這是第一個不好的印象。年青人怎樣看呢？他肯投身這個即將壽終正寢行業嗎？如果我，我都驚。不如又入金沙吧，入賭場吧。不是這樣去看的。部份就部份嘛，中小企部份有這樣的困難，在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它亦都得不到甚麼好處。它有人力的困難，有經營的困難，有資金的困難，有它自身的競爭力的提升的困難。有好多事都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公司的大小，它賣的東西，或者它生產的東西，它所處的區域，很多原因的。噴水池、新馬路、白馬行的中小企甚至可能說它們沒有甚麼困難。這麼多行業中，中小企既然是佔百份之九十幾，因此它們的行業是概括了澳門差不多所有行業，除了賭場。可能將來有些人越辦越多賭場，而我的賭場好細，所以我也屬中小企的。這個是很難說，因為我比不上大的賭公司的，我也是細的。從行業中，我們現在回歸這麼多年，是不是中小企所有的行業都唔得呢？我又不信。可以隨便舉例，金飾業得唔得啊？藥材得唔得啊？成藥得唔得啊？經營大哥大的這些商店、企業得唔得啊？要分拆它，一個概念：中小企，這是不行的！我認為這個概念我是不同意的。在座有銀行家。政府亦都不斷做分析。統計局好多的統計資料，不過一來就一疊，我沒有詳細去研究。幾多公司，每一季，都有一個統計的。幾多公司“正寢”呢？幾多公司開辦呢？如果是有需要的話，我建議譚司長你事後給一個，因為可能統計局有的，不過可能大家都沒有，給些資料吧，要不然聽起來很心寒的，我都很心寒。說明我要講的一個概念：我們要分

拆一些概念來講話，這樣，我們得出來的結論就正確些。政府在這裏亦都要分拆概念去分析：是哪些中小企不行，它不行的原因在哪裏，我們要用甚麼措施。政策已經擺明的了，你們就這麼多個措施，政策性、措施性。有哪些是要加重少少力，哪些是要減輕少少力。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如果講中小企都不行的話，我就不信了。我另一個觀點，我就是不信的。社會總是不斷向前發展。特首講，有些競爭被淘汰，無奈。是無奈的，我都認為無奈。我都希望間間、個個做生意的企業都得，但是你要知道，全世界所有的企業平均壽命都是不長的，百年老店是很少的。這個本身是社會不斷地改革、進步，不斷地適應、不斷地發展之中。大家都要發展、要求生 求生存，求發展，在競爭中。我有另一個感覺，我感覺到現在澳門很多事，澳門是有好多特產的，以前豬油糕是特產。其中有個特產，就是一窩蜂，總之社會很容易一窩蜂就講這個，很容易這樣：嗨，總之聽到就好似咁樣啦！但是這個概念是很大的，沒有分拆，我認為。政策，經濟的政策一定要分拆，如果不分拆，政府就沒有政策。沒有分拆概念，沒有區別對待，就沒有政策，你有也等於沒有。所以我就認為譚司長你聽了這麼多，說中小企這樣就快死那樣又怎樣，你要分拆概念，你要冷靜，不要聽完就一個大概念接受了下來。我都覺得我接受不了。我同意政府要搞個人力資源調查委員會。就算講到人力，都要調查，都要數據。經過調查、分析，有數據證明我們要做些甚麼措施，要行邊一步，這樣才有社會效益，才可以幫到人，才可以帶動一些人，才可以扶持一些。我想，很多議員講了，你如果是製造業的話，我們現在有措施了，要建的加工區，要出來了，效果如何將來再評價。這些就是措施。而這個措施都看不到它的效應的話，起碼我們現在要有信心先，是不是呢？因此，另一個，我就講，一切是要根據調查、研究，要用數據來說明，這樣，我們的政策才是清晰的。沒有數據，人講我講，我就不會講。如果沒有數據，沒有分析，老實講，我就覺得我講的話統統很多都是虛的，是人講我講而已。所以，人力資源 講到人力，我稍後我都不講這個問題了，但是我贊成政府這個人力資源這個委員會，很希望他們是要研究，有數據，有政策提出來給特首，這樣，我們的方向才是清晰的。其實，我又在想著一個問題，為甚麼我們過去又叫困難，現在又叫困難，這兩個困難是不是相等呢？是不是等？可能很多都等，如果細化了，可能好多都等，亦都好多都不等。新的情況下，它的困難可能不同它舊的情況下的等。想當年，我們經濟跌緊個陣時好多有困難。去年“沙土”，我成日講的。去年四、五、六月份，全個社會都是要政府去扶持，全個社會都伸手向政府要這個要那

個，今年四、五、六月份全個社會都讚好，即刻一百八十度，我都不明白！還有，現在好似政府好多錢，很富裕，可以大派銀紙。我又不同意了。有個會搞會慶，請了我們著名的歌星張明敏，那晚坐在我旁邊聊天，嘩，他就講到澳門怎樣怎樣好，接觸的朋友信心怎樣強怎樣強，三日一大變。我一聽到這句話：喂喂喂，阿明星，阿歌星，澳門不是三日一大變，你不要這樣宣傳，這個是脫離現實的。澳門沒有三日一大變！同樣的，財政，我也想過的，香港回歸的時候它有四千幾個億，相當於兩年政府一蚊都沒有收入的時候它可以頂兩年。我們回歸的時候廿幾億 廿三吧，我的印象是廿八，不知道哪個對，總之係廿幾。我們那個時候，以政府財政開支一百個億計算，我們只是佔百份之二十八個巴仙的財政 不叫儲備 的歷年滾存存在，現在幾多錢啊？現在我們的財政，我們的儲備，或者那個歷年滾存，我們都頂唔到澳門一年，只得半年左右。澳門政府不是好多錢的。我又睇查查了，政府是不是很多錢呢？不是的，這些都是虛的，要講數字的話你就知道了。就算現在歷年滾存九十億好八十億也好，我們只是可以頂半年。我們現在都比不上香港的財政儲備，它都有二千幾三千個億，但是它都要發債。不行的，這樣會帶給社會一個錯誤的訊息，會帶給多外面不識澳門的人會有一個錯誤的訊息，會帶給年青人一個錯誤的訊息。所以我同意政府的政策，經濟上的。我覺得你樣樣都關注到，你們都知道哪些有困難，哪些問題的所在。但是我勸你一句，千萬不要沒有具體分析，沒有分拆概念，沒有數據支持的情況下：嘩，這麼多人！我就覺得今日講的中小企 是不是立法會今日灰暗些啊？如果我是一個不了解的人，沒有基本數字的，我聽了之後，我都覺得，澳門冇得救了，百份之九十幾都要壽終正寢，就快全部冇晒了，要死了。我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就沒有信心。但是我認為我很有信心。有困難的是哪些，我們要分析，這樣，政府才可以有具體措施，對症的措施，這樣才是。

人力資源我不講，我現在還有十一分鐘。

多謝。

主席：張立群議員。

張立群：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其實，本來我都想取消這個發言，因為要講的事都被人講晒

了，再要講的話都不知要想些甚麼話題來講。

而實實在在在我有些事，就是說，好似頭先馮志強剛才講到博彩業的稅收怎樣高，經營亦都很有困難，而中小型企業亦都要求政府怎樣贊助怎樣支持，其實這些亦都是代表每個議員的出身階層本身的利益去出發，去講的一件事。這個亦都是很正常，亦都年近歲晚，明年又要開始選舉了，如果今日都再不講少少東西，報紙不出的話，這樣，再要個名在報紙上都幾難。即是等於特首上次都講了，說：我今次的財政預算同你講埋，下一次就未必見到你們了。他是這樣說的。而我又不知道我自己有沒有這樣的運氣坐在這裏。

所以，我就想，博彩業雖然稅收是這麼高，但是整體同美國來比是差很遠的，但是點解都有這麼多人肯來投資呢？肯定是有個好處的，如果他完全計過條數，四十個巴仙稅，他是做不到的，他是不會來的。這個對澳門整體的產業，經濟的帶起是很大的，但是就是中小企業裏面就是確確實實帶來一些很小的麻煩和矛盾在裏面。中小企業，即是 我們的歐議員成日都提，他是很關心中小企業的。好似有些甚麼培訓，政府怎樣去資助他們，做多一些事，用多些方法去將這些人提升。其實我認為經濟司在回歸這幾年，在人力資源方面雖然是沒有甚麼公開，但是實質上對整個社會都做了很多很平衡的工作在裏面的。其實大家議員亦都很清楚政府有沒有做過事的。我想，現在最急的，所謂成日都話中小型企業那些面臨倒閉的困難，那些正式不是“中”，而是“小”。譬如開間餐廳，正如開間理髮舖那些的人力資源，就真的是沒有甚麼條件在政府那裏申請，對於人力的那種人的缺乏性真的是很不夠。但是如果開間洋行、工廠這些寫字樓的人員，我相信在澳門如果要請，亦都不是說那個難度大到怎樣個難法。譬如我自己亦都有本地很多勞工，本來我都不想請這麼多，但是因為司長規定我每年要割卅個巴仙，要我用幾多本地人，所以我請本地人，我都知道。即是當然是有個困難，但是都可以請到。但是中小型企業裏面是不是真的是 正如校長所講的 是不是這麼多困難，全部要 棚言h呢？我想，這個同事實都是有一個距離。大家應該要 特別勞工界的議員，我相信要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就不要自己的階級立場站在那裏，即是整體的利益來計算，才可以令到這個司長經濟上面的平衡與勞工、市民的要求又要有一個平衡，這樣才可以解決得到。

其實我今日最主要的就是想 可能偏了題 我就想希望

知道邊境工業加工區，即是我們我希望了解這件事。為甚麼呢？我們以前有個聯生，貨櫃碼頭那裏每一個加工區、工業區，就是很便宜的土地拿出來之後，這麼多年，都不知道有沒有一間廠在那裏，我行過那裏都不見有煙囪在那裏，亦都可能是新的、現代化的，沒有這些東西了，根本就沒有。好了，現在變了地產項目，那同香港的數碼港就沒有甚麼分別的了。但是我希望這個加工區能夠真的是不要隨便任何人報個名，抽到籤，二百個人就給他做，應該經過很詳細的審核：他有沒有資格，或者某一種行業對澳門就業，或者澳門其他的輔助行業有裨益的。如果你說要開間製衣廠，又要在那裏拿個大地盤，這個，我不是對某一個人、某一個行業的攻擊，即是說這種工業應該是北移了很久的了，如果利用在澳門，在那個地方那麼矜貴的 land 再做這些這樣的重複的資源，這樣，我想，那個地區對加工區的作用地就不是很大了。所以我就想司長在有機會介紹的時候就將盡量現在加工區的開展情況怎樣及申請人資格審核怎樣及將來的稅收怎樣及土地價值怎樣，是怎樣分配這種資源的？這個是我想知道的事。

多謝。

主席：其實，關於加工工業區的問題，剛才徐偉坤議員都已經提過，不過徐偉坤議員就沒有問得這麼詳細的關於土地啊申請啊稅收啊這方面政府的政策。

梁玉華議員。

梁玉華：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

剛才都聽了很多同事，都是為了那個，即是發表了好多意見，就是為產業的轉型和那個人才，即是那個就業的人才，有沒有人問題發表了好多意見，而我們在這裏就想 其實，即是每一個地方，它的經濟增長和 我們特首都講，今次司長的施政報告都講，要達到可持續發展，主要是取決那個地區企業的生產力和它的競爭能力的。而這個競爭能力，其中一個因素，應該大家都提到了，是同人口的資源有關係。而同人口資源是不是純粹有人就得呢？其實不是的。好似有好多企業現在都說我想要些人才但是請不到。其實換句話來講就是人力資源的質素很有關係了。我看到司長在這個施政報告裏面，亦都是很著重地要提升我

們澳門整體人力資源的素質，即是擺了在這個施政報告裏面，裏面的目的都是為了我們今後的經濟發展和產業多元化的培養及儲備人才的。我回頭看過去的五年，司長亦都在你的範疇裏面是有好多職業培訓的課程，就在零四年都有差不多八十幾項這麼多的，亦都頗多人參與。但是我聽到很多的市民反映，就是說當我畢了業出來，或者我是有子女，讀完中三出來，其實我都好想讓他讀書，或者是細路仔他對這方面不是太想，即是繼續再讀書，他對一些技術性的東西是很鍾意的，但是就是苦無一些職業的培訓，而當他出來了，現在找工作做，然後才參與，看到你們的培訓課程才去報讀，有些人就覺得脫了節。所以好多人的呼聲都是說提升我們澳門的人才，那就看一下吧，我們澳門其實是缺乏些甚麼呢？現在我們澳門是處於經濟結構轉型，其實個產業必然是升級的，而個勞動市場是需要大量的中等的技術人才，要求他們 剛才都話 要懂這個電子化啦，要懂一些的會計制度啦，在外語方面要好啦，就算是我們的侍應生，都希望他在外語的能力高，是這些這樣的技術。但是這些技術是不是真的要到大學啊，碩士啊，即是高等教育課程呢？其實不需要的，但是他要一些專長囉。所以先頭我們的同事，阿鄭議員都講，有些中小企業的人才在職的培訓很重要，而這個我是很認同，但是我們年青人入了社會裏面先再培訓呢，其實有些是家庭環境啦，或者是他本人，是有一些難度。而如果我們在年青人方面是能夠早少少給他一個職業的培訓，這個培訓不是淨係限於經濟職業培訓廳裏面那麼零散的課程，是系統一些的，是設立一個類似人家的專科的培訓的學院，這樣，可能統一地招生，效果好的。而現在我們澳門就有兩個職業培訓中學，一個就是政府一個就是工聯的職中。看他們今年工聯的職中的培訓，出來的學生大部份已經就業了，但是畢竟都是只得百幾人囉。再看我們剛才亦都有同事提到，其實我們的產業的轉型，或者產業的多元化，有沒有同我們未來的人口結構裏面掛 u 呢？其實看我們現在在中一、中二、中三的年青人，都是很高峰期的，而未來我們澳門其實是有一定的人力的資源存在的，但是問題這些人力能不能夠留在我們這些要求中等技術的人才裏面去使用呢，我覺得就是在我們的年青人的教育方面就要灌輸。而剛才大家都知道我們澳門是突然之間經濟很急促發展，關議員都講，我們大家都有一個適應期，而我們發覺我們好多澳門人現在仍然都是未接受好似外國那樣的士司機都是大學生，但是其實睇番轉頭，我們的經濟發展，必然我們讀書的機會是很高的，而如果我們的年青人都不能夠看到我們澳門今後因為個博彩業是龍頭，帶動服務的行業，其實我們是很需要這方面的服務的人，但是我們是要一些高質素的人，這樣，就會變成

有些工就冇人做，有人又冇工做這個情況。所以，在這裏，我是想問一問，即是說政府說要加大那個就業的質素的培訓方面，有沒有考慮到再統籌一下那個職業者培訓那個廳那個培訓計劃，或者直情不是這樣零散的逐個逐個課程打出來，而是有系統地做一個學院，以一個季度那樣招生呢？

多謝。

主席：賀定一議員。

賀定一：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舉手舉遲了，梁玉華議員已經講了我的問題了，我又想講關於培訓方面。或者先講培訓方面。或者我先講產業方面。

可能經濟發展方面非常之迅速，很急促，現在大家都是一個適應期。

剛才校長就講到中小企，即係好似都咁悲，特別是去年“沙士”時間，四、五、六個那個時候，就是全世界，即是全社會都要政府扶持。這裏，我想講，製造業就沒有政府扶持，那三個月就是反而還有增長。亦都是從這個問題亦都看到，就是產業單一確實是存在一定的問題的。我想這個大家都看到的。所以，政府亦都在經濟定位那裏亦都講得很清楚：以博彩旅遊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其他行業協調發展。而這個其他行業，譬如協調發展裏面亦都已經包括了製造業。所以在製造業來講，在過去來講，政府對這方面亦都是非常之注重和重視的。因為經濟的迅速發展，我想，以前話人手不夠的全部都是在製造業，但是今次就是看到各行各業都是講到這個人力資源的問題，亦都看到一個問題，就是話這個經濟迅速地發展。我們看看現在，包括我們的龍頭產業，也是不夠人。我們澳門現在的人口四十幾萬，四十六萬，而我們的遊客就有一千六百萬，以今年計。而你們四十幾萬人，當然是除了一些之外，勞動人口有二十幾萬，而要接待一千六百萬，那個量確實是不夠的。與回歸前只有幾百萬人，由幾百萬的遊客，到現在一千六百萬的遊客，這個比例實在是可以看到確實是人手不夠的。這裏就呈現出來，因為人流動了，製造業的，他希望去到公營或者一些銀行機構了，而跟住呢，銀行機構

就可能去到政府。亦都可能外資的投入，政府的公職人員亦都可能會回去私人企業的。這樣就造成一個人才流動了。究竟現在，我想知道的就是對未來人力資源——當然，現在有個人力資源委員會——究竟未來，究竟我們現在所講的人才不夠，人力資源不夠，究竟我們是欠了幾多人呢？政府在這方面有沒有評估呢，即是對人？今後幾年，又有酒店開了，又有新的賭場加入，究竟——現在一個金沙效應澳門都話唔夠人了，而今後如果再有其他賭場開的話，或者還有酒店開業的話，究竟現在還差幾多人呢？因為我們今日成日都在這裏講唔夠人？差幾多人呢？政府有沒有——我們不是要一個確切數字，但是在這段時間我們是要差幾多人？這樣，大家心中都知道，現在個個都說不夠人不夠人，是不是？我想，這個不夠人，大家都是事實上的問題。但是究竟我們有沒有一個評估呢？我想，這個大家都是很關心的，因為大家都有一個策略，有一個策劃，究竟我們今後怎樣做。

關於人才培訓方面，我就覺得，剛才梁玉華議員已經講了很多了。確實，我們的人才培訓，我覺得亦都是要配合我們的經濟發展，亦都要配合這個經濟發展。剛才我們亦都講過，雖然我們說二零零五年配額是取消了，政府都話係會提出相關的策略來幫助我們，以減輕二零零五配額取消之後所帶來的壓力，但是亦都讓我們有一個機會，亦都是有一個 CEPA，一個跨境工業區。剛才張立群議員亦都提出了一個問題，究竟是哪些工業可以入跨境工業區呢？希望就不要是一些製造業，而要多元化一些。而且如果是多元化的話，我們需要的人又不同了。我們需要人，我們怎樣配合來培訓這些人呢？是不是？我們既然要多元化，希望一些高薪的產業，亦都是能夠將澳門的產業升級了，變了我們需要的人亦都是不同了：是一些比較高質素的人。這樣，我們怎樣是有一個培訓呢？剛才亦都講，我知道勞工局——勞工事務局——你們做了好多工作，培訓了很多人，而生產力中心亦都培訓了好多人，而且他們亦可以對培訓亦都有好多的資助：如果你上滿了之後，就退回百分之八十的學費給你的。這方面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亦都有好多培訓班。但是我們就是需要一個有系統的培訓。譬如將來我們的發展，我們可能會需要很多機械方面，電子方面這方面的人。我們並不是說短期我們現在需要這個就辦這個班，即是可不可以有一個系統以配合我們的經濟發展，配合我們現在的一個跨境工業區，配合將來我們的產業升級轉型。我們是不是應該亦都是培養一些就是在機械方面，電子方面，或者那些我們剛才所講的會計方面——我覺得是理工方面多一些——配合這個經濟發展。並不是現在讓青年人多些選擇，因為現在不是

講 現在好多辦的培訓班都是博彩業比較多些，因為當然就是需要了，但是我想，我們政府亦都要在政策方面、措施方面亦都要考慮到長遠一些，將來我們澳門是需要哪方面的人。我想，我們有龍頭產業，也要有龍尾產業的發展，這樣，這條龍才能夠生龍活虎。所以，我希望就是在中等技術人才方面，因為我們現在覺得，我們不是 即是實際上我們澳門說中小型企業，你說需要好高的學歷，我們亦都是無需要，你說去到博士、碩士，這些我們不是那麼急切，不是那麼需要，我們只是需要一些會動手的，會去做的，他有一個理論知識，又要有實踐。我覺得我們澳門是需要有這方面的，是給多些機會去辦多些這些班，是讓青年人他們都有一個選擇。

我就是想講講自己在這方面的看法。而總括來講，今日大家能夠提供這個，大家都好多講得很激烈，我覺得這件是好事，即是講明澳門的經濟是在急促地發展的，需要人，是不是？但是我們怎樣在這個過渡期裏面怎樣去適應這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想，就是大家在這裏 剛才我都聽到好多好的建議。我亦都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在培訓方面能夠配合澳門的經濟發展。

多謝。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澳門面臨著一個很急促的經濟變化，因而，就在所有資本主義社會裏面都是的，新興的產業的資本家同原有受衝擊的資本家，在新興產業的資本家當中的分類同舊有產業的資本家當中分類的不同利益的矛盾就會在這段時間顯現出來，但是就不是持久的，這個世界沒有永遠的敵人，是會隨著一段時間的變化，是會有一個重新的整頓。而我覺得，無論在經濟政策的發展或者是人力資源那個發展的研究方面，我覺得我們要採用的模式是一個動態的 dynamic 的 model 模式，而不是一種靜態的比較，譬如就以今年的數據與九八年的時候的數據比較，然後分析一些結論而得到一些東西。不是這個 model，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動態的 dynamic 的 model。譬如，有甚麼動態呢？譬如人口結構是一個動態。很清楚，我們人口不是一個常態的分佈，是有兩個波段谷

起的一個結構。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譬如面對四十歲以上的勞動人口我們怎樣處理呢？很多時甚至政府或者委員會有意無意之間就強調了我們最近困難的就是四十歲以上的那些中壯年的人士，這樣就令到整個社會或者投資者都會覺得：是的，四十歲以上的那些是蘿底橙，如果我有錢就不請那些了，於是紛紛出些廣告說請三十五歲、二十五歲以下的那些人。而事實上是不是呢？我覺得是一個假象。怎樣解釋四十歲以上的 以四十歲來劃線呢？為甚麼四十歲以上的那些人，低學歷的人多了，失業的人多了呢？這個是很正常的。即使全部的歲數的人口的失業、學歷等等情況都是全部按常態分佈，你統計出來永遠都是四十歲至到四十四歲那一段的人口失業是最多的，肯定是它最多，因為這個階段的人口本身在結構裏面就是最多的，而在這個階段的結構裏面肯定最低學歷的那些人是最多的，為甚麼呢？因為這個階段的人口它是最多最膨脹的。所以現在的問題我們是並不是向那些出得起錢的企業者去推銷這一批蘿底橙，就是說四十歲以上的那些就很難找到工作做了，推啦推啦，不是這個意思，我們要糾正這個觀念，是因為我們澳門現存的勞動人口是以，是以甚麼呢？其實就是以三十五歲至到四十九歲，或者到五十歲，這一個年齡層分的人是最多的，其中亦都是以四十歲至到四十四歲的人口的層分是特別多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企業來到澳門投資，你就應該適應我們澳門這個人口的結構，如果你偏偏是有錢的，有特許權的，都是故意一定明說要請三十五歲以下的，這即是同我們人口結構對著幹。很清晰的，這一個概念。但是人口是會變的，幾年之後的歲數又會不同了。下面那些人幾時承接上來，這個需要一個動態的分析。又例如有第二個因素亦都令到我們需要有一個動態的分析，就是重大投資，即是博彩業的重大投資。這個重大投資我覺得不是永恆不止的，而是一個階段。我們剛剛開放了賭權，剛剛去投資運作。它是一個過程。而在這個過程裏面會吸納一大批的人，可能未來幾年還有一大批人會被吸納，但是到某一個階段的時候它是會停下來看一看的，不是說永遠擴張下去的。幾時停下來呢？我們市民很難知道，但是政府你掌握這個審批的權力的時候，政府是有一定的條件可以在某個程度上可以知道。而且，這一種的博彩業的投資我覺得完全不可以抄拉斯維加斯的經驗的，因為拉斯維加斯是以賭立城的，這個城市。但是看看，譬如我們特首去的大西洋城，開放賭權之後去過。大西洋城的情況是怎樣的呢？它是原來就有一批經濟活動存在的，引入拉斯維加斯賭業，如果從它政府發佈出來的資料，在引入的前面那五年期間，有三成的餐飲業是倒閉的，二十五個巴仙的零售業是倒閉的。經過幾年的調整，十幾年的經營之後，重

新建立起一個博彩業之外的商業城區。我們澳門未必是這麼慘，但是一定程度的衝擊是無可避免的。同時就是原有已經有相當大程度的經濟活動能力的那些城市，我相信，亦都在美國經驗，亦都沒有哪個城市就是說引入了拉斯維加斯賭業就變成了另外一個拉斯維加斯，整個城市變成了依靠以賭業為中心，其他行業全部為它服務，似乎亦都好少這些這樣的例子出現，絕大部份都是經過一輪的衝擊之後，博彩業有它的階段，其餘的經濟活動經過一輪衝擊之後再重新站穩陣腳，經過調整，有另外一個階段。另外，原有的經濟活動的一部份的行業就會同博彩業合作，甚至在博彩業經營的場所裏面合作來經營，又是一個階段。通常都是這樣的。我覺得我們政府就要面對這個動態的過程，我們現在要佈署要怎樣做。至於發展產業的多元化，我頭先很強調，就是說我們一定要預計為甚麼我們要發展產業的多元化，為了稅收的平衡？為了我們人的就業？為了城市質素的提高？為了甚麼？這個很重要，但是就不是一個很短視的方式去看。就是譬如你現在這個產業的多元化，是的，我們的年青人真的是就不會入這一行的了，所以我就斬了你不要你發展，不是這樣的意思，就是要看我們的人口，我們的勞動人口是不是有一個發展的過程。暫時我們年青人不肯入行，但不等於將來下一批年青人不會入行的。再舉我們曾經舉過的例子，譬如建築業，是的，現在沒有年青人肯入行，那是不是等於世代永遠我們的建築業都沒有可能有年青人去接班呢？這又未必的。行業可以發展，可以優化，優化它的待遇條件，優化它運作的質素，令到年青人覺得：噢，這個行業是有值得投身的機會和晉升的機會，那它不就能夠繼續吸納下一批的青年人了解嗎！？我們是需要一個動態的，就不是一個年度與年度之間比較的發展。

還有，我就會覺得，就是說，在人口發展那裏，我依然是很強調，因為特首雖然在施政報告沒有明文提及，但是跟住在立法會公開告訴我們，就是說未來我們澳門肯定是要增加好多人的了，沒有十萬都有五萬人的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會覺得這個是對我們人力資源長遠來講是很重大的一個問題。你設立了一個人力資源統籌委員會，就根據現有的數據，費了一大堆力氣，如果你聽我指點的話，就也整一個動態的 dynamic 的分析，跟住原來“呼”的一聲湧十萬人落來，這個時候你整個人力資源的統籌根本就是要重新搞過。我會覺得，政府究竟現在的立場是怎樣的，可不可以有一個透露，因為我來之前剛剛又收到政府的一個調查報告，一個研究報告，這個報告是政府作出的，是關於新來澳定居人士的調查報告，還有結論呢！結論很清楚，它說需要選

擇性定質去吸納一些人口，譬如可能是年青力壯啦，有教育水平啦，有勞動技能的那些就可以吸納來。我不知道，因為審批來澳的人數，誰可以申請來澳團聚，這些不是澳門政府管的，是國內政府授權給地方政府管的。而我們提了這些政策出來了，那究竟是不是真的 是政府的報告提出來 那是不是屬於其實政府已經正在做這些事呢？是不是在談可以定質吸納一些人來到澳門呢？又如何定質吸納呢？它這裏甚至乎還提及到在輸入勞工當中還可以選擇一些在澳門需要的勞工啊，又讓他們定居啊諸如此類，在正式的報告中也都提到了。那究竟作為政府的人力資源的評估和計劃，究竟是不是其實已經暗中包括了這些在內？如果包了的話，包了幾多？譬如亦都有要求未成年子女來澳門團聚，而究竟這些你又會不會計算在內？我覺得很不清楚，就是說澳門的人力資源的調查和評估是需要有一個的 dynamic 的，動態式的平衡。我們要面對人口結構的波動，我們要求面對又一輪新的、重大的行業來到澳門投資而產生的衝擊波，而這個衝擊波會導致到一部份的企業是要整頓，甚至倒閉，都無可避免。只不過都要講一句，就是說，事實上，這一年來我們澳門已經產生著一個一般企業的，尤其是處境不是很好的企業的一個汰弱留強的過程，已經展開了。可以講，現在生存中的企業其實已經是經過了一番的掙扎，它還是還有一些競爭能力的，它還是還有一些心思去維持，才可以維持到現在，真正放軟手腳的那些已經執晒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基於這樣的因素，我亦都會支持政府去對一些有問題的企業作出一個社會資源的重分配來給予幫助，原因就是說我相信現在留下來的一些較小型的、有困難的企業，我相信差的那些其實已經死掉了，真係現在存在下來的這些，如果有需要政府協助一些培訓的話，我會覺得都不可以理解成為影響市場經濟，而是說是一種重大的經濟變動底下的，而且這種經濟變動是導致到一個資源極度不平衡分配的一種經濟變動的情況底下而作出的社會資源重分配。這樣，在這方面，我會覺得政府應該做些工夫。

多謝。

主席：不好意思，副主席，漏了你。請。

劉焯華：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

我都是想先講一講關於經濟結構的問題。或者今日再講一講人力資源的問題。或者在經濟這個問題之前，我是很想，或者司長日後也可以，今日提供一個也可以，即是說二零零三或者到今年的二零零四年，在澳門新開設的公司，它是不是在逐年增加，新開設的公司？當然，有好多公司它未必倒閉，或者就咁樣蔭住佢先都有。或者都知道結束了的公司有幾多？即是從一個數據裏面，是否可以支持關翠杏議員提出來的這個問題？

或者我講一講關於經濟結構這方面。

我記得在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底，我們就討論二零零年那個施政方針的時候，記得特首那個施政報告裏面有一句說話，講到我們那個經濟的定位：以博彩業為龍頭，服務業為主體，各行業協調發展這個這樣的經濟定位。我們作出一個這樣的選擇，並不是我們的智慧，而是澳門經濟發展所逐步形成的。有這樣的一句說話。即是說這個選擇，我們可不可以選擇第二個東西呢？我可不可以選擇多元化或者別的甚麼呢？其實那件事是一個規律造成的，而不是說我喜歡揀魚，我喜歡揀牛肉，不是一件這樣的事。我看它的意思是這樣的。而事實上，你提到多元化這個問題，其實在八十年代中已經是提多元化的了。在當時首先講的是工業多元化。我亦記得，不知道是八五年還是八六年，當時的立法會亦都通過一個法律，譚司長可能記得，就是對一些非傳統的，即是比較新的工業的投資給予稅務優惠，目的就是想刺激多元化。但是到了最後，澳門的整個工業化，還是以紡織品為主，脫離不了這個東西。即是不是我們意志可以做得到的，經濟就是這樣的了。還有一件事，我講一件事。梁宋先生過了身了。有一次去望廈，孫局長，當時阿 Delo 司長，看那個工業培訓中心。梁宋就行到一部機器面前，就問：喂，這部機器用來做甚麼的？那部機器可以車一些模，就是車玩具那些模。梁宋就說：那間南合都不知道去了哪裏了，現在！即是說，澳門的多元化，實際上是盡管意志是很好的，但是，確實地說，經濟的事就是這樣的了，經濟本身有自身的動力，有自身發展的規律，不是你想怎樣就怎樣的。這個是多元化的問題。確實，現在的各行各業的協調發展和適度多元化這個看法，我覺得其實都是同一個意思。講起單一，我們有同事認為，單一有甚麼不好的呢？有些人又說，那多元化又有甚麼不好呢？其實我覺得任何事情都有兩方面。譬如有些同事講到拉斯維加斯它很單一，但是它單一，由於它的人力資源可以全國都來。而單一，我覺得，它有它的好處，即是同事所講的，我集中力量，集中財力物力去做一樣

事，總好過兩樣。它另一個方面，如果我講投資的話，如果我們澳門現在那個盈餘到了三百億、四百億，你總不會成日放在銀行吧！？我問你是分散投資抑或單一投資？風險問題，你都會分散的，風險嘛。而現在我們講，若果適度多元化，不要太單一，它又要避免另一種情況出現，就是我們要看那個風險了。澳門能夠承受幾多風險我們不知道。如果去年的沙士在澳門搞一年，我問你點死：一年都唔去，那個沙士！好彩啫，澳門！冇試過啫！試一次看看，一年咁多：死晒係度！你有客 薄C你亦都唔敢俾客係度出出入入，那你做甚麼好，食西北風嗎！？是風險問題，商人亦都要考慮這件事。所以是兩個面的，看你怎麼看這件事就是。而我覺得，確實，中小企業大家都講了，是需要扶持，因為它們確實是有一定的困難，但是用甚麼來扶持？譬如講，有同事提出，培訓啦，應該協助他們搞些培訓。是的，真是這樣的，因為上一次有個團體，或者是我們工聯，辦一個人力資源研討會的時候，中小企業就出來講的就是，是的，你現在培訓，他們都知道培養人才是很重要的，亦都不是因為我驚培訓的人才：哎呀，在我這裏做不夠三個月就走了，我們變了替人家 不是一個這樣的問題。確實來講，即是現在作為一個中小企業，工商企業，它本身那個能力，包括它的財力，它的各方面，它能否有這樣的條件去培養人才，確實需要政府在這裏要有一個統籌，有一個支持。這個就是中小企業提出來的，我覺得都很合理。譬如講現在的博彩業，一開金沙，等等，無論如何，現在的人是比較 但是那個培訓是怎樣的呢？有政府的學院，包括澳大、理工，有它公司自身的培訓場，有勞工局同工會辦的培訓，亦都有在一些管理人才的公司的學院的培訓，有一個這麼大規模的集中力量培訓去解決的。而中小企業要怎樣做呢？這件事是做不到的。確實，即是說，在現在，一些企業發展，它需要外語人才，會計人才，或者一些不是很大規模的中級的管理人才，這些都是可以的，因為你民間都有的，這些，譬如電腦這些，民間很多這樣的學院、培訓中心的，收錢的。確實，即是說，政府的財政不是說派錢，在較為鬆裕的時候，政府它怎樣出錢去辦一些這樣的針對性的，實效性的這些課程，為中小企業解決一些問題，我覺得是有需要的，但是，確實又帶出來另一些問題。所以我們成日望住政府，就真的是 好啊，如果你話真的是政府能夠說：是的，我俾銀紙你，搞些免費的給你，而現在正在辦那些課程的私人培訓中心那些，喂，又到它壽終正寢了！這樣又要問政府怎樣好。這些事是一環扣一環的，一環扣一環的，真的是這樣的。還有一個，中小企業本身來講，汰弱留強這種事，你是很難講的，必然的。我就講兩間飯店，拍住，一間排隊都搵唔到

坐，一間就拍烏蠅。你說人力資源問題，是甚麼問題呢？你怎樣啊，那裏？一定要知道，你不是那個甚麼，你搶不到生意你就要執笠，怎樣扶啊？確實是這樣的，這個是很現實的問題。兩間手信店，人家個間排晒隊，你個間又唔掂。總是有這樣的情況的。這樣，確實來講是有一個特首講的，即是說，在一個發展過程裏面，必然有人捷足先登，問題是希望能夠武裝到自己，後來居上。這個是一個道理，都是要你追我趕的這樣去的，這樣才能夠使到澳門的經濟、社會有一個發展的，是不是啊？始終要拖住後面，看著後面，這樣是不行的。即是說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看法是這樣的。

對於人力資源那方面，剛才提到那個人口結構，或者講目前澳門失業比較多些的那個年齡，其實，我再講一講我們那個立法會通過的《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是一九九八年七月份通過的。其實那個法律的構思是在一九九七年初。當然，提案的思考，實際上就是針對現在所謂的四十五、五十這個問題。四十、五十這個年齡段，實際上不單止澳門，內地都是，人大、政協都是知道這個問題的。世界上這個也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有兩個原因，確實，一個是本身可以講是在進入後工業社會裏面，有一個斷層，亦都可以講是一個結構性調整裏面所產生的事，但是，亦有一種因素，確實來講，即是說，那個就業權利，那個平等權利沒有好好地實行。所以我們當時是認為先要解決問題，但是作為法律怎樣體現這個問題呢，不能夠突出某一個年齡段？所以那個法律條文，我們表達的只能夠就是所有的勞動者，不管年齡、性別、種族、國籍，或者來自何方，都有一個就業的基本權利和就業的平等權利及福利的平等權利。這個就是我們法律的一個精神，當時來講。你說這個問題怎樣解決？應該就是從一個法律角度去解決。

講到培訓，《綱要法》的第八條就專門講培訓人員的問題。當時我們提培訓問題是希望能夠有個統籌，即是政府部門不要各自為政，你又搞我又搞，同一個課程大家都搞都沒有問題，譬如你學院搞公司又搞，但是你怎樣去統籌，使到這個培訓更有針對性，更集中？這個其實提了很久的了。亦都同樣認為應該鼓勵私人機構去進行這個培訓，同時這個培訓應該有個規劃，這些都寫了下來了。第九條就是講到關於補充本地人力資源的問題。所謂補充本地人力資源，第一句說話就是：當沒有適合或者不足的時候。其實這個法律原則是清楚的：不是說不給，不是說甚麼，但是那個前提是當你沒有或者不足的時候才能

夠。這個是第一個前提。第二個講的是：在同等成本及效率的條件之下就是統籌了，是同一個效率，同一個工資成本。而實際上，我覺得解決一個這樣的問題，其實很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薪酬水平的問題。即是大家作為都知道，市場那個作用就是這樣的了，供求，它是完全影響到那個價格的。作為一個很基本的規律，大家都清楚這一點了。它還有一個，即使是上面的這樣的情況，假如確實是導致或者引致減低本地勞動者的權利，或者直接、間接引致勞動者那個勞務關係終止的情況底下，就不准僱傭非本地勞工。這些原則都是定了下來的。所以我覺得，即是說在今日的施政報告裏面，有一句說話，是嚴格遵守和執行這個《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我看，假如真的是遵循這些原則當然，亦都要有一個人力資源委員會，到底那個需要，那個量是怎樣，怎樣才是能夠同澳門的發展，同澳門的勞動保障平衡上面研究清楚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件事情，當然，它同一一定的量，它會受到量的影響的。如果大量輸入，你說薪酬不下降？不可能的。所以你的薪酬到哪一個情況底下你才可以輸入，這個亦都是需要在這個問題上面搞清楚的。

多謝主席。

主席：各位議員：

我現在這裏還有很多位議員就舉了手。我想問是不是繼續講這個題目？今日譚司長沒有怎麼講過話。若果是繼續講這個題目的話，我就仍然繼續，因為費事再重複。

鄭志強議員。

鄭志強：多謝主席。

主席、譚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剛才很多位同事講到扶持中小企業一些問題的時候，我想講幾點自己的一些看法。因為我剛才聽講，我們有議員講，說我們的中小企業坐以待斃，不斷地向政府伸手要錢，要這樣要那樣的。可能我聽錯了，或者聽不清楚。我覺得，這樣對中小企業的評價或者講法是非常之不公平的。所以我覺得有必要亦都講一講自己的一些感受。

澳門的中小企業，好似我們特首所講的，是不斷地在自強不息。不是因為我來自商界我就要為中小企業講這句話。有沒有坐以待斃的中小企業呢？肯定有。如果它是坐以待斃的呢，好似我剛才聽有些議員講的，早就斃了。那些所謂二世祖或者不謀正業，不思進取的，早就沒有了。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到現在，七年了，苦苦支撐到現在，這些中小企業，我覺得很不簡單，很不簡單。它們不是在坐以待斃，其實它們在不斷謀發展，不斷自強不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這些在澳門是佔了百份之八十到九十的企業，沒有了它們，我相信亦都不會有我們後來的開放賭權之後到今日這個局面。所以我覺得要對我們澳門的中小企業要有個適當的評價：它們不是在坐以待斃。同時它亦都不是說向政府伸手說要甚麼要甚麼，因為政府扶持中小企業不是為了扶持中小企業而扶持中小企業，這個是政府的既定的一個政策，可以講亦都是政府本身的責任。百份之八十到九十的都是中小企業，而這些中小企業有困難你不去幫它的話，我覺得這個政府有責任問題。肯定是要幫的，特首話要幫，譚司長話要幫，個個都話要幫，問題是怎樣幫。我相信扶持中小企業這個“扶持”，即是對整個經濟，整個社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作。如果這些企業不斷地壞下去，不斷地崩下去的話，社會，我們的經濟就得不到持續發展，穩定都會有問題。所以我覺得要對我們的中小企業有一個適當的、正確的評估。

另外我想講一點感受，就是我們的高開賢議員講了一句“壽終正寢”。我沒有同高議員交換過意見，但是我覺得高議員的原意不是說我們現在八、九十的中小企業都不行了，都要執笠了。為甚麼他會咁激，講這句說話呢？我理解的 因為我同他是書友，我可能講得不是那麼貼切都未定 有句說話叫做切膚之痛。因為我們都是來自工商界，我們天天接觸到我們的工商界的朋友，他們講他們的困難，講他們的辛苦。我們作為一個來自工商界的議員，講得肉緊些少，過火些少，我覺得這件事是可以體諒的。另外一種心情也可以理解，澳門現在經濟起飛，我們苦苦支撐了七年、八年，我們都想發圍的，中小企業都想做些事的，都想發展的，這個心情可以理解的：肉緊些少。我非常贊同要對我們現在目前中小企業的困難，或者它的人力資源有一個深入的、有數據的分析研究，但是同時我亦都覺得要對中小企業現在存在的困難，這個困難不是以前的困難，兩、三年前的困難現在完全不同了，要對我們現在存在的困難要有一個很足夠深入的理解。

多謝。

主席：徐偉坤議員 你不講？你沒有舉手？可能是前一輪。

區宗傑：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

剛才我亦都聽了很多議員的同事談到關於中小企業的問題，我相信大家的意見是應該可以分為兩派，一派就是以高開賢先生為首的，他認為中小企業實際上現在面臨很大的困難。當他用那個語氣，話有些中小企業已經去到斷氣的階段。我亦都同鄭志強先生同感，根本我認為高開賢先生這樣的描述只不過加重一些語氣，令到我們感覺中小企業實際上是處於很嚴重的困境。另外一派就好似以唐校長為首，就認為對中小企業大部份有問題是危言聳聽。照我本人根據我職業上同中小企業的接觸，或者在我的社會工作上同中小企業的接觸，我認為，為甚麼那些中小企業在最近這一年認為它根本營商比以前困難呢？主要原因，第一，就是由於金沙賭場的關係令到他們在今年內是覺得他們有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第二，就是他們亦都面臨經營成本急劇增加的這個這樣的困境。再有，為甚麼最近這一年他們的危機感比以前更加大呢？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現在面臨經濟環球一體化處境，所以那些中小企業面臨比以前更加高水平的挑戰，令到他們覺得實際上經營比以前更困難。

我相信，或者我亦都無謂在這些問題上作無謂的爭議，或者我都應該回到譚司長的施政方針來到講述我現在所要提出的意見。

譚司長你在你的施政方針的二零一三頁中，你就提到增加社會保障的援助金額，並表示將會逐步擴展社會保障的覆蓋的層面，有效地運用社會保障基金資源，研究將更多自僱人士納入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地完善保障基金的制度。我鑑於澳門的中小企業面對越來越困難的經營環境，近年倒閉的數目正不斷地上升，有不少的中小企業亦都面臨關閉的邊緣，而且有部份的小企業主，在二十年前他們被認為是較富有的資本家，但是今日已經淪為弱勢的社群。而另一方面，中小企業的持牌人對社會的貢獻是比自僱的人士，好似的士的車主，小販及中介人等更大，因為

他們對社會提供了就業的機會，以及曾經向社會繳交了多種的稅項，好似牌照稅、營業稅、所得補充稅等等，甚至間接繳交了職業稅，而且在社會保障基金中他們是最大的貸款者，因為在四十五元的僱員每月貸款之中有三十元是由僱主提供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請問司長，究竟應不應該中小企業的持牌人亦都納入社會保障基金的覆蓋的範圍，令到他們晚年的生活得到保障，在他們晚景淒涼的時候，是不是應該表現一些援手呢？司長，我亦都想強調，我今日的這個講話並不是我自己閉門造車提出來的，實際上這幾日我的助理收到幾十個人打電話來，要求我將這個問題提出來，請司長正視的。

多謝你。

主席：我這裏還有幾位議員想講同一個題目，我都想留下一點時間讓譚司長講，因為，因為整個下午他只講了少少。

高開賢議員。

高開賢：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唔係鬧！不過正如鄭議員所講，當你碰著切膚之痛的時間你就可能會肉緊些。

我都很多謝唐議員，阿校長剛才為我們上一課概念課程，亦都很多謝鄭議員同區議員 區宗傑議員 理解我這個真正的概念。

正如剛才所講，第一，我不是反對政府在目前所提出的這個經濟定位，這個我絕對同意。這個，正如我最初的時間講的，對澳門的長遠考慮，這個應該是有好處的。第二，我亦都不是反對現在司長經濟範疇裏面所提出的這個經濟的有關措施、計劃，相反，我是相當之同意的，尤其是怎樣來扶持這個中小企業。在這裏亦都花了不少的篇幅在裏面介紹怎樣去扶持這個中小企業。而事實上，正如剛才多位議員所講的，現在由於經濟在急促的發展情況底下，現在中小企本身是面臨著一些競爭。賭權開放，大的企業來到澳門開設，很自然就有好多的問題相應會帶了出來。中小企所面臨的這個困難，面臨的這種狀況，我想，這些大家都會

理解。當然，再進一步，再前瞻一些去看的話，我們亦都不能夠不去考慮將來，譬如好似加入了 WTO 的時候，加入了泛珠三角這個區域的融入，等等，可能面對將來的競爭是會更加大，唔到我們採取保護主義的。等等的情況我們怎樣去面對，怎樣去進一步提升，在解決現在的問題、解決現在的困難的同時，甚至到將來的時間，將來我們怎樣去面對更大的發展，更大的挑戰，更大的競爭，這個，我想我們要不斷地考慮、不斷地探索，不能夠停留在目前的階段，亦都不可能只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我想，在制訂政策的時間同樣都是要有一些前瞻性。這些，現在中小企碰到的困難可能會出現倒閉等等的現象。現在我們不是見不到的，你行一行去新馬路，行一行去十月初五街，有幾多間舖頭是關上門的？看到的，我們，我日日行過日日見到的。在整個澳門裏面有幾多間公司有幾多間舖頭是倒閉了的，我想政府應該會有數據。面對將來的發展，還有沒有一些這樣的情況出現呢，如果政府沒有政策去扶持它們的話？我想，作為中小企，並不是說要伸手向政府要錢，自己不去進取，不去提升，而相反，我想，作為中小企方面，我想是很希望、很寄望政府是給予政策，正如好似我頭先所講的，在引入博彩競爭，給予博彩行業裏面的一些的政策、措施，希望有利推動澳門的經濟，我不反對 對澳門未來經濟發展有利我們點解要反對呢！？對澳門經濟發展有好處嘛，這個。但係調番轉頭來講，由於在這種狀況，百份之八十到九十的中小企面臨著這麼大的競爭，甚至乎可能面臨淘汰。淘汰了出來怎麼辦？是不是政府又好似養失業人士那樣養起他啊？我不希望再見到這些成為政府或者成為社會的包袱。這些，如果我們不採取措施，不採取政策的話，好難會避免不出現這些這樣的問題。譬如你說政策，有些甚麼政策？最簡單，剛才唐議員亦都指出一個了一個例子，為甚麼板樟堂，為甚麼議事庭前地那些舖生意會好。現在的舖位值幾多啊？我想，大家知道，心中有數；租金幾多啊？一路一路係咁升，一路一路係咁起。人流川流不息，為甚麼啊？這一區域是重建過，是吸引到遊客來的，其他的區份政府亦都提出了計劃，要重整舊城區，但是幾時重整，怎樣重整，範圍有幾大？作為商人來講，作為投資者來講，我幾時應該在這裏投放資金，我想，商人自己對這個都應該很敏感的，幾時有前景他一定會去投資。但是現在守來守去都守唔到的時間，沒有生意做，頂唔順的時間他就要關門的。沒有辦法的，這些，何況再面臨這樣大的競爭。這個就是改造舊城區這個政策幾時落實，怎樣能夠使到商家在這方面能夠有希望，可以繼續再投資去搞，將個澳門搞得更靚，吸引更多遊客；他自己本身又能夠做到生意，又可以繼續發展。我想，就是

希望得到這些政策。譬如好似頭先鄭議員所提出的，譬如培訓人員，可不可以為企業，在職的企業人員，資助他們去培訓呢？能夠提升到他們的時間，我想亦都不會使到在將來可能有更多的大學生，更多高水平的人士投入這個社會工作的時間，又將一批中、壯年的人士淘汰出來，又再將他成為社會的包袱，會不會出現這種現狀呢？將他們培訓起來，能夠為企業去服務，企業又可以使用到這些人，也將自己的本身的運作，將自己本身的水平能夠去提升。很有好處的，我覺得這個是。這個是甚麼？是政策，不是只是說要伸手要錢。現在沒有錢給中小企嗎？政府有三個融資計劃，或者有三個貸款計劃給中小企的，申請的人有幾多呢？如果我自己去參與的話，一億元的，拿了大約六千多萬，其他還有兩個的，我相信這個更少。為甚麼啊？一個，當然：要還！第二個，就是說它不是純粹資金，不是純粹要錢，而是需要政策。怎樣才能有得宜的政策幫到他們，能夠給他們，讓他們知道在未來是有發展的機會的。我想，這個最需要就是政策上面，不是只是要錢。而這些政策是希望可以比較快些，加大些力度，使到這些中小企能夠有更大的希望，更大的競爭能力。

多謝。

主席：陳澤武議員：

你是不是講這個題目？

陳澤武：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想講一講剛才鄭議員和副主席關於人力資源和培訓的問題。

我就硬係覺得，雖然我都是中總的體系，又同我有些中總的同事的看法不是很一致，不是說相反。即是我始終都是崇尚自由經濟的人。剛才有些議員說有些地方店舖執，亦都話政府沒有政策，或者培訓亦都不夠。我又想講兩句這個議題，即是大家探討一下，講一講我自己的觀感而已。

政府多多培訓，或者你業界多多培訓，不是等於請到人的，這個大家都知道的。政府費好多時間好多的金錢，在職培訓

也好，轉職培訓也好，失業培訓也好，文化班，甚麼都試過，是不是等於請到人呢？大家知道不是的，即是不是等於啦，即是可能有少部份的作用。而中小企業的失敗或者執笠，怎樣也好，不是等於政府沒有政策，或者是等於因為沒有人而要執笠，原因太多太多了：地區不好，經營不善，不迎合市場的潮流，賣的貨品種種，一千條理由都有的。而如果真的是政府有適當的政策也好，現在就算培訓也是有的，亦都是資助，或者叫你融資之類的申請亦都有，都是不是這個效果的時間，那我們該怎樣想呢？原因在哪裏呢？當然，如果要講落去的話可能講三日三夜都可以。即是我覺得始終是自由市場經濟的話，有些行業要帶動，或者有些要想一想辦法，因為我自己都是中小企的，你都知我的餐廳，有些餐廳請十個廿個也是有的。這又如何呢？也不是說自己做得好，問題就是無論怎樣都要想自己盤數的。你鍾意在板樟堂開舖頭的話，租貴十倍，那為甚麼又會唔執呢？為甚麼在雅廉坊，租平十倍的你會執呢？當然，有些同事話：你那個區域是好區，那始終你都是可以上好區那裏租舖的，如果計得掂條數。即是不是說中小企業無能，即是我覺得始終這個都是個市場的規律，就算你第二時政府有一個規劃，有一個政策，很簡單，好似第二時十六埔那裏，個個去做生意，為甚麼？因為有這麼一個東西，那租金自然起啦。而且如果租金起而執笠的話，那政府的政策是好還是不好呢？板樟堂都有人執笠的，這麼靚的地方！因為租金貴嘛，成本高嘛，咁就執笠囉。這個是一定有的。我覺得坐在這裏討論這個沒甚麼用的，因為沒有甚麼結果的。我反而這樣看，我想自己有少少關於培訓的私人的感受想同大家講一講的，可能那個情況與大家想的複雜很多。你們很多議員，很多同事都係話中小企好似只有一個行業，一個工種。中小企，如果政府資助，有培訓就可以了。那政府怎樣培訓呢，你各行各業？可能有三百個行業，你怎樣培訓先？好了，做不到了，那拿資源出來吧。政府最多都是為你失業的，這樣，我找幾樣東西，大項的來學吧，之後你就去那裏吧。去了那裏之後，我剛才講了，你見完工可以不回去的：嘩，原來這麼辛苦的！就又跑了。這個也是有的。這個是沒有辦法對症下藥的。政府做的力度是幾多及是不是交足功課，這樣而已。為甚麼我這樣講呢？因為譬如我中小企來講，我講講我自己的經驗。我們飲食業商會做了四年的培訓，每次六個月，每次參加是一千個人，是不是成功呢？看看是誰看的了，我搞的話我就說我成功，但下面的伙記鬧我，點解啊？好辛苦啊老細，我做緊，冚A叫我去？怎樣說的，improve 自己，an hands 的，這些事。我又要返工，你又叫我去。差不多威逼利誘，甚麼都有：你去啦，去完之後有張文

憑回來的，第二時如果升職的我升你先。又有這樣講過。有些人會話：老細，我都係唔想升的了，我學了也沒甚麼用的，我這麼大年紀了。“喂，你唔去我炒你魷魚！”又有。這樣又如何呢？四年了，做了。差不多次次，每一個酒樓大老板的都要逼那些同事去。細酒樓還要慘，“你唔好搞我”添！第一，好似那些人的心態：培訓了，第二間請了他！他值錢了嘛。第二間的，你學了培訓啊？你銷售技巧也學過？連電腦都識入？好 沽！五百元，去隔離做 也有這樣的心態。而生意好了，現在人手不足了，“喂，唔好去啦。夜晚！夜晚邊有人啊！”如果你落場才去的話，我們已經安排好這班是剛剛好的時間。落場去的話夜晚你又冇心機做事 又唔好去！又有。怎樣才叫做 瑣O？冇得叫做 瑣滿A看你自已行業是怎樣看的罷了。我不是說政府應該沒有政策，問題是政府現在是不是沒有政策呢，關於這個培訓好甚麼都好？我就不覺得政府能夠做到中小企每一個大的行業做到一個培訓計劃，而是叫返返緊工那些人去培訓，免費！十個有八個不去的，兩個去的就真的是他自己有自願，是想第二時升級，搵份好一點的工，那些，你們唔整佢都會自己去的了，或者有時同老細講：可不可以資助少少啊，我真的是想讀那個會計課程啊，我是私人時間去的，冇阻你的工作的？之如此類，都有。但是如果你說大規模的這樣地有系統性地去做，叫返緊工的人去的話，我覺得這個是不切實際的。其實我覺得，現在討論的中小企和人力資源只是在兜緊圈而已，始終歸根到底，政府做甚麼都不會解決到問題的。主席，頭先休息時都討論過，我們現在這樣的經濟的發展，這樣的模式，這樣下去，我們四十萬人，就是不夠的。如果政府說現在我們五年內有六十萬人的話，來做一年工作就給個人身份證給他的，可能很多事都可以解決到，那個時候冇得埋怨唔夠人先，如果不是的話，你搞唔掂個人口和經濟的增長的速度，沒有一個政策，沒有一個所謂人口的政策來做的話，根本你年年坐在這裏都是討論同一個問題。即是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多謝。

主席：張立群議員：

你是不是講同樣的題目？

張立群：主席、司長、各位同事、官員：

我也是講中小型企業的問題。其實，原來，為甚麼我發覺這

麼多人，今日在這裏討論的問題，甚麼都不談就只是談這件事呢？就是校長講的九十個巴仙都是這個種類的人。可能個個都，包括我自己都是，可能自己在於某個利益，就算不是工作利益，但是個個都是針對這個問題，我真的是很奇怪這件事。其實做生意，我都是由細個開始做生意的。我亦都是有知識，都是由自己學，增值的，亦都沒有政府培養，某一個人 正如現在所謂，你每一個部門都要求，這些議員這個要求政府設個委員會，那個設個委員會，這個設個培訓班。但是你們對政府的開支，就成日都話：喂，今年的預算多了，要減啊！人手又多了。那這些人又去哪裏拿來的呢？即是他們的矛盾自己 我不明白為甚麼還有兩 今日講的話特別多過人，就是甚麼呢？銀行界：鄭志強、區宗傑議員。他們根本就是銀行界，工商小企業的支持者，他們根本沒有盡到這個責任去支持這些人，對不對啊？你們借錢，你不信的話你找個人去借，看看這幾個銀行家肯不肯借。如果曹主席去借的話即刻就給她。這個很簡單的。你不能夠這樣的，即是每一件事不要統統都埋怨，說成是政府資源不夠這個不夠。怎樣才叫社會資源呢？要分配的，幾百類人，不可以每個資源都夠的。如果你想資源夠的話，個個都不要做了，好似我咁，來做議員，三萬多元坐在這裏，肯定夠的。最好就是這個職業了。但是不可以個個做議員的。所以我成日對那些選民講，你選人就是很蠢的，應該選自己出來做議員，你就可以拿一份人工，就坐在這裏嘆世界，罵罵人，還可以講風涼說話。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論點就不應該將這個時間花費得這麼多，真真正正一味係中小型企業要怎樣資助。不如這樣吧，我想立法會以後都不要用這樣的形式，將那些議員統一的意見，一個論題去討論了，交給政府一份意見書，這樣去做。政府拿著份意見書是不是成功呢？那就要你們議員表現了，如果不是的話，教育界，區錦新說我想這樣，那個界想那樣，那你到底那個結論是怎樣的。你今日講到天光都是講這件事。司長就最舒服的了，你看他在睡覺似的，根本他不需要想，不需要答你，就在那裏休息。你們自己在自言自語，沒人在聽的，根本上，這件事。為甚麼我們要這樣做呢？那是不是說 如果我們立法會的制度改變，將個議題討論為一致，一個意見書給政府要怎樣做，這樣就更簡單了，就好過日日在這裏講來講去都冇一件事的。

這個只是我 所以我對這個看法，我覺得這個議會如果繼續這樣討論下去，沒有甚麼結果的，選民亦都不會得到好處，人亦不會得，中小型企業也得不到，根本講的這些人都不能夠是他

們的代表，你講的話未必是他的心聲，可能佢鬧緊你：挑！我都唔係叫你咁樣，你自己講之嘛！真的是這樣的，好多選民鬧緊你都未定。一樣的，這個。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是工商小企業的人，真的是這樣的小企業，做開生意的，你問阿梁慶庭先生做開我們的生意，他不是一樣做得那麼好！即是講笑的，你不要即是不可成日都要政府資助這樣資助那樣，培訓。一百個議員講的都是培訓，有的支持培訓，那你兩個就只是拗這樣都拗唔掂了。所以，我的希望，如果立法會今日的這些論點，應該就以一個甚麼方式怎樣去使到司長真的是受到我們議員給他的意見，他亦接受到，議員亦真的是反映到市民、選民要求的意見去做出來，就不要自己一味你有你一套他有他一套，講極都講不完，結果就是。所以，我如果再講都是不完。現在還是休息吧。

多謝。

主席：鄭康樂議員。

鄭康樂：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博彩業是高薪行業係人都知，尤其是對文化水平要求不高的，中三已經係 OK，是吧？所以，吸引了不少的年輕人和中年人投身博彩業。尤其是它這個職前培訓只是很短的時間，三、四個月就是已經可以掌握到這個技術了。在早前的招聘會已經吸引了幾萬人去應徵，可以見得博彩業的吸引力有幾大。但是那些私人公司，私人博彩公司經常都說嚴重缺乏人手。而在這個方面，政府有何對策作出協調呢？會不會要求各企業全力招聘人員及加以培訓呢？

在人力資源問題上我覺得好多機構存在了年齡的歧視問題，年齡達到三十五歲以上就不予聘用，所以社會就出現了中年失業的問題。這些人士即使他們完成了政府舉辦的培訓失業人員課程，亦不能夠再重投社會工作。就以我們博彩業為例，年齡應該不構成一個問題的。好似我們去拉斯維加斯訪問的時候，白頭髮，眼眉毛都白晒那些人比比皆是。而在澳門來講，是不是超過三十五歲的不可以做的呢？你看一下澳博，有幾多人超過三十五歲？在資料顯示之中，中年人在博彩業，他那個工作能力更勝年

輕人，因為他們有社會經驗。博彩業是一個接待人客的，所以，經驗是好緊要的。所以，中年的，三十五歲以上的那些員工，我想，對公司亦都起到很大的幫助的作用。尤其是看一下新賭場 金沙，開業就看到了，他們統統都是青年人，後生仔。它的業績有幾多呢，它產生出來的問題有幾多呢，大家都看到的。但是如果是有經驗的員工支撐住個場面，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大家心中有數，是嗎？所以，我請問司長，有甚麼辦法使到各機構招聘中年人士入職，以紓解人力不足的問題？

主席：馮志強議員：

我想這個，你是最後一個報名這個題目的。請。

馮志強：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實情呢，特別我們中國人，一生的追求都是，最完善的，叫做好的收場，正如高開賢講的，就是壽終正寢。我相信沒有人希望橫屍街頭，死於非命的。壽終正寢梗係好事啦，冇可能話係壞事。

講到這個經濟的問題，我是贊成一些同事講的，怎樣可以達到澳門的中小企業有生存空間。政府亦曾經講了好多：要打造一個營商的環境。營商環境，它就只是望到些大的就睇唔到一些細的，所以就出現現有的局面：中小企業根本就是望唔到，淨係望到那些大的企業。頭先我都講了，就只見那些新人笑，那些舊人都睇唔到啦。即是是這種這樣的偏差，政府是不是要糾正下來呢？現在政府淨係話：喂，俾錢同你培訓。這兩樣是不夠的。錢不是可以解決一切的，最緊要就是改善營商環境，在地理位置，譬如一些舊區，可不可以搞些地下停車場啊？現在都開始搞一搞那些綠化，敲一些葡國石仔。這些是不行的。你是要理解澳門又是一個很典型的一個地方。我未見過，全個澳門的地下都是舖位！你見過未？澳門這個城市全部地下個層都是舖位，做商業的。在其他地方是不會這樣的：這些是小區，住宅區；這些是商業區。商人要集中才有財富效應的，片面開，統統都是舖頭，那個個買了那些舖頭做的甚麼生意，你已經想到的了：鹹脆花生！這些生意有些甚麼用啊，養自己都未夠啦！是不是啊？賣白粥、油炸鬼！集團式就得，集團式就得。即是說政府多些關心中

小企，究竟它們欠缺甚麼？就是那個營商環境，地理位置，改造這個環境。有停車場，有停車場就可以吸引人流了。澳門人是特別麻煩的，個個有車的，個個都有車的，澳門的車現在真的是，如果行晒出馬路，我想寸步難行，寸步難行啊！是不是沒有看到這些問題？是不是政府在這方面多些製造條件，讓他們有些生存空間？不是淨係俾錢就可以的。如果係屋企的細路，你淨係俾錢佢就得了，但是商業就不是淨係俾錢，是要製造條件，打造環境，讓他們可以生存。我又想講一件事，自由市場的經濟模式，根本上是充滿著矛盾的，充滿著矛盾的。你話特別為著某一些行業給予培訓，頭先都講了，澳門何止七十二行啊，七百二十行都唔止，難道你真的是為七百幾個行業去提供培訓，這樣又是不切實際的，真的是不切實際的。我又想講一件事，為甚麼有些行業要它有些特別的一種這樣的持證上崗這種事？這種事又真的是講不通的，是不是啊？政府從來都未為過澳門市民在就業前提供適當的培訓的，沒有的，如果這個例一開，個個行業找不到人就來找你們政府：喂，同我培訓啦！喂，自由經濟是不是自理門前雪呢？是不是這個概念好些呢？抑或全民好似平均主義那樣。根本就是自由主義，自由經濟市場來講是講效率，不是講平均的，是有個差異存在的。如果講效率的話，就當然有高低之比了。政府一直，特別這個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是鼓勵人家去努力的，差異就是一種原動力。如果市民的生活大家有落差的時候，他很自然：看賢思齊，為甚麼他有汽車代步我沒有？原來佢咁，因為佢係咁勤力，我都要去勤力！這個就是促進生產力的最佳辦法。如果你講平等的話，齊齊去，這樣的話，整兩整就形成了習慣。共產黨不就是嗎！你講得沒錯：平均主義，大鑊飯。是不是啊？做又卅六 這些都已經是幾十年的教訓，這些已經是很痛苦的了，現在要做市場經濟，國企變為私營，都要加快這個改制，是不是啊？如果你政府仍然話：喂 實情市場經濟，你只要搞些合適的福利政策就可以了，那些由十八歲至到五十五歲、六十歲你都不需要理會他的，他自己會生存的。在以前的，我們的上古年代，國家好有錢都不會派錢給人的，他自己去掙扎，去競爭嘛。市場經濟就是這樣的。所以話，在這裏如果繼續討論落去都是沒有 找不到答案的，找不到答案的。校長說得對，澳門的盈餘不夠半年，不要以為自己真的是好好世界啊！我就覺得好有危機。頭先我一開波就講了很多問題出來。將來遇到突發事情，如果沙士再幫襯我們一次，我們點搞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政府在這方面是不是將這些情況收緊少少，支援那些，淨係改善營商環境，製造一些平均、合理的競爭制度。特別要提一樣，有好多行業，大企業，不可以涉及一些行業

的。我知道以前博彩業不可以做銀行業的，不可以涉及其他行業的。甚麼都係你撈晒，咁其他的做甚麼啊？死得啦！如果百佳超市，和黃集團來澳門，我想那些街市統統關門大吉了 有冷氣的，人家！來了？來了政府都不讓它做其他事的，很多事不讓它做的，我知道，不開放給他的。是來了，同我租地方添，我梗係知啦。不讓做濕貨，不讓做濕貨。如果在那些大賭場入面，希望政府勸導這些大企業家唔好做埋零售業，唔好做埋飲食業，應該開放給澳門中小企業去參與。這個都是一個措施。如果你讓他自己統統搞晒，真的是出面的統統壽終正寢了 這樣，我們都是追求壽終正寢而已。

多謝。

主席：各位議員、譚司長：

現在就接近八點，我本來就是想在七點半左右就讓譚司長講些話才休息的，但是現在議員就是一個接一個都話要講。現在我就想問譚司長，你回應了先還是 即是我是尊重譚司長的意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因為，其實頭先聽了 我是很留心聽大家議員的意見及很留心聽大家議員講話。當然了，頭先大家亦都給了很多很寶貴的意見，很多意見是我們在未來制訂經濟政策方面是非常之 可以有巨大的參考價值，這個，我們當然是非常之感謝各位議員的意見的。我想，今日，頭先我們聽到的好似是有幾方面的問題是比較集中的，一個就是講產業結構，其實很長時間大家都是講緊中小企業問題，一個就是人力資源方面的問題，另外一個就是牽涉到博彩方面的問題。我想，在這個產業結構，例如中小企人力資源方面，其實在政府來講，這個政策的方向，一些基本的政策方向，或者一些基本的、具體的政策措施，在我們這個施政方針裏面或者在我今日的引介裏面，基本上都是有談到的了。而在這裏，如果主席不介意的話，或者我十多分鐘補充一些資料，或者亦都有些情況，有些比較具體一些的情況簡單地介紹一下，然後留下博彩這個方面的問題就等或者休息後再談。因為，如果是主席不介意的就

主席：哦，我不會介意的，尊重你的意見。但是還有一個問

題，關於加工工業區。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加工工業區都可以很簡單介紹一下。

主席：現在我們尊重你的意思。總之讓你現在說，讓你食飯之前你想講的話你講完我們才食飯，跟住你有部份若果你未講的返來，夜晚才介紹。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是的，多謝主席。

我想，頭先很多位議員都談論到這個中小企的問題。其實，剛才我想講，在今日我們的引介裏面，亦都很多方向，很多具體的一些預備想怎樣做，或者我們在明年怎樣做的措施亦都談過，而在這裏我只是想補充一些資料而已。就是如果講到中小企，其實在澳門來講，我們總共呢，現在在澳門有活動的企業總共是有二萬一千五百幾間。如果是十個人以下的企業總共是佔了一萬九千幾間，佔了百份之九十點五；一百人以下是有二萬一千幾間，是佔了九十八點七八。如果我們說一百人以下的都作為中小企的話，澳門九十八點幾個巴仙是中小企。其實就是全澳門大部份的企業都是中小企，只有二百六十幾間企業，或者是一點二個巴仙的企業是超過一百人的。如果以一百人做分界，這個就是我們的企業的情況。而在過往的一年，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新組成的企業的數目。在零三年，澳門新組成的公司數目是有一千五百九十七間，在零二年是一千一百幾間。其實，在過往那幾年數目是不斷地增加中的。在零一年只有八百幾間新組成的企業。即是每一年其實都是在增加中的。去到今年，淨係頭三季，新組成的企業已經超過一千六百三十幾間，即是我們今年三季的數字已經超越了去年一年新組成的企業。今年我們看到，一年新組成的企業的數量的增幅是相當大的。

在這裏，亦都可以向大家講一下的，就是說究竟我們面對零五年，我們的工業方面究竟是不是面對一定的困難呢？這個亦都有少少數字可以給大家看的。就是說，我們看到在九九年回歸之後，澳門的工廠，製造業的企業的數量一路在下跌中的。在九九年我們是有一千三百幾間企業是製造業，即是我們叫工廠的，有一千三百幾間工廠，然後每年以百幾間、幾十間地一路下跌中，去到零三年剩下一千二百三十六間，是跌了幾十間。如果以數量來看就是幾十間，但是看到它的變化是有起有跌，但是還是

跌了幾十間。但是在零三年當跨境工業區的計劃公佈了，在 CEPA 效應出了之後，去到零四年十月，我們工廠的數目已經回升到一千三百四十幾間。在過往的一年，或者在我們今年的十月比對舊年的十月，工廠數目是增加了一千一百幾間 是一百一十幾間，一百一十幾間。這個工廠的數目不單止是停止了那個跌勢，而且是已經回復升勢。從這裏可以看到，雖然面對零五年，可能對某一些製衣、紡織業，有人會說是有一個挑戰，有人會說有另外一個機遇，但是從一個整體數目來看，從一個宏觀數目來看，那個工業，或者就只是看這個工廠數字，是已經扭轉了萎縮的那個形態。

如果講到話澳門的就業的一些數字，亦都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當然了，今日大家亦都提出關係到人力資源的問題，是講到現在人力資源的供應是怎樣地缺乏，或者我們的很多澳門的企業都是面對著這個人力資源不夠、不充足的問題。在這裏，其實，早在兩、三個禮拜，我在這裏亦都向大家解釋過，或者介紹過政府在人力資源政策方面的一些看法。當然，我們人力資源的看法，我們現在仍然都是這樣講，我們對人力資源的政策看法是同我們其他所有經濟政策的看法是一樣的：我們是希望我們的政策是能夠提升我們澳門人整體的生活水平。所有經濟政策都是為了這一個目標而制訂或者執行的。現在看人力資源的實際情況，在過往的這一年，確實，在現在這個龍頭產業的急促發展之下，在人力資源的市場上出現了一個帶動的情況，帶動的形勢。有好多行業確實面對了一些困難，但是，究竟在過往的一年，澳門人力資源市場是不是沒有供應呢？是不是沒有增加供應呢？這個，我們亦都介紹過了。其實在過往那一年，在整體那個勞動人口，我們的勞動人口方面，我們增加了差不多二萬人的。不是說這二萬人集中在博彩業那裏增加，而是這二萬人是有一千人在批發、零售業裏面增加了，有四千人在住宿、餐廳、酒樓方面增加了，其他的行業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是大的增加數量，其實就是在批發、零售方面是有勞動力增加的現象發生了的、產生了的。這個不是說明每一個企業都可以會得到勞動力的補充，但是在勞動力的補充方面，政府在人力資源的政策現在的看法，我們是首先挖掘我們的潛在勞動力，然後在市場自己的變化，市場自己的力量方面，是希望再尋求一個新的平衡點。這些論點以往亦都講過，所以我今日亦都不會再講了。但是我可以介紹一下的，就是說，在過往的一年裏面，我們在這個文化課程，所謂的文化課程，在完結了之後，我們就展開了一個就業的輔助課程。這個就業輔助課程，去到今個月已經基本上有好多的

學員已經完成了三班的大約是九個月的課程，去到明年四月份開始，就會陸續完成一年的課程。基本上現在政府的看法就是說當時這些就業輔助課程，在這些學員基本上完成了一年的輔助之後，基本上這些就業輔助課程就會陸續停辦。我們是鼓勵這些學員重投就業市場重新就業的。當然，其中有一些如果真的是有困難的人士，他們都是可以繼續向社工局方面反映他們的情況，看一看是不是需要到社會福利方面的照顧。但是，所有的學員我們是鼓勵他們繼續重投這個就業市場的。

而在這些就業輔助課程裏面，即是說在明年四月開始，就基本上有四千左右經過了一年的就業輔助的培訓重投入去個社會，重投入去那個人力資源市場裏面。而這些是甚麼人呢？曾經受過一年的小廚製作 即係可能係廚房幫工等等的 有一千一百幾人；經過一年的電腦方面的培訓的有八百一十幾人；水電維修有三百七十幾八十人；售貨員有三百人；酒店基層工作有五百七十人；大廈管理二百五十人；家務助理有百幾人；辦公室實務有四百幾人。這些是受過一年的基本的就業輔助的這四千人，是會在未來這幾個月，我們是會鼓勵他們重投入去這個就業市場。經過調查，我們的統計調查之後，至少會有一半這些人已經是表達了很強烈的再就業的意願，而想馬上入去社會工作的亦都有，他們是肯去做的。亦都在過往那半年，或者過往那幾個月，每一個月都有超過一百個學員因為找到工作了而上工，而離開我們的輔助課程的。這些人，這班四千幾人，是會在未來這幾個月是有機會是再重投入去這個人力市場裏面。我想，這一些這樣的挖掘，我們現在是培 大家講過好多培訓，講過好多培訓的政策，培訓的方向，講過好多這些怎樣去培訓適合的人選。當然，在在職培訓，我們的勞工局，我們的生產力中心方面一直都是做緊這些工作。勞工局已經，到現在已經開了十幾班公定會計的課程。這些是有津貼的及有補助的，是公定會計的課程，亦都非常踴躍。另外的，譬如那些在職英語課程這些，或者語言課程，生產力方面一直都有開班的，亦都幾受歡迎的。譬如這些，亦都希望大家，各位議員亦都去看一下這方面的資料。在我們的簡介裏面我們講過的，這個人力資源問題，中小企業面對人力資源問題，我們是會面對，我們是會想辦法為大家解決的了，所以我在這裏亦都不想再講了。但是有一些情況我是希望一些企業界的朋友可以考慮一下的。我們很清楚有一些企業，它在它們用人方面是會出現一些情況的，例如有些，譬如在或者兩、三星級的酒店之類，或者在一些小的飲食企業裏面的廚房的幫工之類的，我現在都聽到好多的意見，例如現在有些兩、三星

級的酒店執房，他們已經要求到他每日要執二十間房；亦都有一些廚房的幫工每日要做十個至到十二個鐘頭的。如果大家，有一些企業 我當然不是說個個企業適用的，亦都不是說我就這樣概括了這兩個行業，這兩個行業是我拿出來做例子的 如果說某一間酒店說，現在我請緊的澳門人，我們要求他做二十間房一日，我是請不到的，沒有法子請的了，因為你真的是，三十五歲四十五歲他沒有這樣的體力去做這件事了，沒有這樣的體力去做這件事了！而如果他向勞工局提出申請，說如果你給兩個外勞我，我就可以將這個執房的數量，要求本地人執房的數量降到去十四、十五間，所以這樣就可以維持到我請部份的澳門人，然後請多兩個外勞，或者不是請外勞，或者一些兼職的人員，可以將個工作量互相平衡一下，有利於他請本地人的話，我想這個是比較合理的用人的方式，那政府在這方面一定是優先支持的。如果某一個小餐廳、小飲食的企業，他說：如果我們能夠請一、兩個兼職，或者你政府給一、兩個外勞我們，我們可以廚房的幫工每日就可以工作八小時的了，我們就不用炒本地人的了。那我想這個就亦是一個合理的，比較合理地去聘請外勞的另外一個方式，而政府在這個審批方面亦都比較有利他的，比較有理由的。我舉一些這樣的例子，就可能在企業方面亦都可以考慮一下一些用人的方式。我想，在人力資源的方面，或者在產業結構方面的一些補充的資料或者情況的說明我想就基本上就是這樣了。

當然那個跨境工業區的方面，大家亦都知道那個評審委員會是組成了一個九人的評審委員會，他們是已經開始了第一次會議了。我們在九月份總共收了六十八間公司的申請，而這個評審委員會已經是在看這六十八間申請。大家亦都知道是用甚麼尺度去看的。我們已經提出了幾方面的要求，例如我們的工業可持續發展，有利於澳門工業的多元化發展等等的要求，大家是會根據這個標準去評審，希望大家根據這個標準去評審。關於地價、租金等方面，在我們當時的招商文件裏面是全部公開的。所有的這些申請的企業都是根據當時我們講的地價或者租金的要求而提出他們的申請的。聯生工業 h 現在有六間工廠在運作中、在生產中。聯生工業 h 不是說沒有企業沒有工廠在裏面開工的，現在是有六間工廠是已經在生產中。亦都是有兩、三間工廠已經開始了，已經遞了計劃繼續完成他們當時的投資計劃，亦都已經在最近這一、兩年補充完所有的資料，我們亦都同意了，正在開展他們的計劃的。聯生工業 h 的進展，當然，大家看不到有煙囪的，因為有兩間是製衣廠，有一間是織造廠，這些都未必有煙囪大家可以從外面看到的。

會計制度，這個同國際接軌的會計制度那個制訂的進程現在行到 我們都覺得比較理想的，因為這個得到業界的 support，業界方面的幾個專業團體的支持，共同提出了很寶貴的意見，基本上，最後的文本基本上定案了。最近我們亦都同國際會計方面的組織在知識產權方面基本上達成了協議，基本上在這個國際會計制度，與國際會計制度接軌的澳門的本身的會計制度，我們現在在爭取在明年的上半年之內就能夠推出我們澳門的新的一個會計制度。這個是比較同國際接軌的，亦都是同國際方面的會計組織方面在知識產權上達成了協議的。

我想其他的一些具體問題是不是可以等休息之後再作說明呢，主席？

主席：我想，大家都需要休息了。休息一個半鐘頭 要不就這樣吧，到十點吧。慳番十分鐘。十點鐘！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繼續開會。

我現在讓譚司長 譚司長請繼續。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我重看了一下，剛才有些比較具體的問題，就是有幾位議員亦都提過那些培訓可不可以針對性，這個，當然，無論是勞工局還是生產力方面，它們都有很多針對性的培訓方面的計劃是可以歡迎一些社團，一些非牟利的團體，同它們合作去做一些比較有針對性的，比較適合某些行業的培訓計劃。我們亦都有一些職業培訓的工作是同一些企業共同進行的，例如今年我們是同一些毛織、毛紡廠商會大家合作做一些織機方面的一些合作的培訓計劃，又希望從中培訓一些人去適應零五年配額制度轉變了之後有一些毛紡、毛織的廠商它們繼續在澳門發展是有足夠的人力資源。我們在這方面亦都是做了一些這方面。我們需要鼓勵有一些的行業，通過他們的行業商會或者有關的社團是可以多些同勞工局或者同生產力等等的部門多些聯繫，辦一些比較具效益的及具針對性的一些培訓，這個我們絕對是在這方面支持的。

我想，關於持證上崗，例如我們最近的職業安全咭即“職安咭”方面。如果要講到持證上崗的話，最近我們有一個計劃，就是“職安咭”那方面，就希望通過一些，例如建築業方面的人員，希望加深他們的在職業安全知識方面他們是能夠更好地掌握，在這個行業的安全方面是加強他們的知識。我想，例如這一些這樣的持證上崗，或者在一些專業，一些行業知識方面加強培訓，加強他們的知識的傳遞，這些，我們都因應了業界的人士，因應了工會，或者因應了商會的要求，我們政府部門，例如勞工局共同同他們一齊去做。這個，我們始終就希望 當然，作為政府方面，我們是會一個主動性，希望在哪方面加強一些，例如在職業安全方面的知識的傳遞等等方面，但是，很多這一些這樣的主動，很多在這些方面的主動性都是來自業界的。這裏，我們亦都是鼓勵大家在這方面多些參與。

我想，比較具體的問題我基本上都回應了，還留下一個博彩方面的問題

主席：還有方永強議員提了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你的施政報告裏面，問你是不是會立法去落實公平競爭。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方永強議員提出過公平競爭和一宗社協方面和

主席：主要問你落實公平競爭這個政策的時候你會不會在明年立法。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我們是 如果你說的是公平競爭方面，我們的提法或者我們的講法，現在澳門的這個公平競爭，我們這個是原則性問題。我們現在不是說很針對性地提出這個公平競爭，關注公平競爭方面的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是很原則性地話我們整個經濟政策的方向是尊重這個市場機制的，尊重這個自由市場機制的，尊重一個公平的自由市場機制。這個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是一個原則，不是說單是立一個法的問題，而是整個經濟的政策制訂方面就是遵從一個自由市場的機制方面去做。這個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不是說單純就立一個法，或者說是不是在明年立一個法的問題。當然，不排除在去到某一個階段，可能我們是需要在這方面加強立法，但是在現階段，我想更加重要的，就是說作為政府，在制訂政策方面，或者作為我們在經濟發展方面我們是採取一些甚麼的方向，或者採取一些甚麼原

則。在現在，我們採取的首要的原則就是維護自由市場機制，希望有一個公平的自由市場機制在這方面作為我們的原則。當然，有好多方面可能我們現在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夠的，我們繼續聽意見，盡量去改善，盡量去完善這個機制，但是完善這個機制亦是一個原則性的問題。我們明年不會說在明年這個階段，在現階段是不會立一個公平競爭法，這個我們是不會做的。

關於社協的，方永強議員亦都提及到社協這個問題，對社協的評價。當然，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在過去的一年開過大會，它們的工作會議亦都開過十七、八個工作會議，亦都在好多方面，在勞資溝通，在勞資的協調方面亦都做了好多工作。而這些工作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或者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當然，我們希望大家亦都多提意見。

多謝主席。

主席：譚司長：

你話食完飯你會講博彩的。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大家會不會還有關於博彩的意見？或者是不是再歸納了大家的意見再一齊講博彩？

主席：因為你剛剛回答的時候 我看到吳國昌議員舉了手，我想應該是關於上一個問題的，不如也讓他們講完。關翠杏議員也舉了手的，還有鄭康樂議員。

請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

我只是想指出，就是說無論是經濟發展的分析 and 人力資源的分析裏面，我們都有一個清醒的概念要看清楚，就是過去幾年，澳門的經濟增長究竟是以博彩業為龍頭而帶動經濟增長，還是國內對澳門放出大量的遊客，乃至到是自由行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哪種的成份重些，有一個清楚一些的概念。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是過去幾年的經濟增長主要不是以博彩業為龍頭所帶動的

一種經濟增長，而是國內作為一個中央政策向港澳給予大量的遊客，到最近發展成為自由行而帶動的一種經濟增長。只不過，這些自由行和遊客的增長所帶來的消費力加入到本地經濟結構當中這個博彩業的參數，這個參數導致到大量的消費力亦都去了博彩業那方面，而同時透過博彩業而化成政府的稅收，而令到我們的財政有大幅的增長。是這一種這樣的情況發生緊。而博彩業作為龍頭會不會帶動本地經濟增長呢？當然是會，但是我覺得不是過去幾年的事，是將來幾年的事。我覺得要搞清楚。過去幾年急促增長並非以博彩業為龍頭所導致的，我覺得，是國內的遊客大幅增長所導致的，只不過博彩業作為一個參數吸收了而化為政府的稅收。將來即使沒有新的博彩業投資，國內這麼多遊客來，即使只有一家博彩業經營，個 *turn over* 一樣會增大的，稅收一樣會增加的，事實上，只不過增加了新的博彩項目，它將來的確是會帶動其他行業或者經濟的增長，是會的。而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清楚的分析，在經濟政策上，在人力資源的需要上面。但是，由以博彩業為龍頭所帶動的經濟增長，撇開國內遊客增長這個因素來計的那種增長，究竟令我們的經濟增長幾多，而在各方面能夠發展幾多，因而它的項目可以擴大到甚麼程度，是不是無限制地擴大，或者其實是在預計的若干的計劃之後就會告一個段落而平穩地發展呢，是需要個客觀的看法和評估，就不要太過頭腦過熱，以為過去的幾年急促的經濟增長就是以博彩業為龍頭來帶動的，而將來就好似火車頭一路這樣下去。未必是這樣的，我覺得要看清楚。第二就是說由引入拉斯維加斯博彩業導致在地區上面的資源競逐效應在人力資源效應已經很清楚體現出來了。根據剛才各位議員的辯論，很清楚第二波的效應亦都開始出來了，就是環境、交通、資源競逐的效應，很清楚。我們見到：噢，我們需要舊區重建！如果不再舊區重建，改善營造環境，可能有部份的企業就會面臨很大的問題。這些正正就是第二波的衝擊，環境、交通資源的競逐效應開始露出風頭。那政府是不是見步行步，還是要洞悉先機？就是說博彩業引入一個地區所產生的資源競逐效應，由人力資源的競逐開始，發展到環境、交通，進一步發展到經濟力的競逐，而比較上有一個前瞻性的看法來到回應，抑或見步行步呢，我覺得需要來參考一下。

而在資源競逐那方面，有一些原則是要掌握的，就是博彩業的投資本身，它會自己會為了自己的利潤去投資的。在博彩業的項目的周圍，它的交通、環境的資源，我覺得應該讓博彩業的投資者自己用它的成本去改善，去投資，而政府得到的公共的資源應該盡量集中在其他地方，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這方面去進行投

資。當然，不排除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與改善營商環境相結合去進行城市改造，這個亦都是可以的，但是我會覺得，這裏應該要有一個清醒的計劃。同時，一旦展開這種環境和交通資源的競逐的一種城市重建，肯定亦都會產生不同地區之間的利益的競逐的。這個，我相信政府應該有足夠的機制去準備回應的。

我時間所限，講住咁多先。

多謝。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

現在我想講一講人力資源這個問題。

今日大家都講了好多，除了講我們的產業結構之外，我相信人力資源應該都是一個頗重要的焦點。但是我自己覺得，這個問題都應該要大家都如果是這樣的話，都應該要討論一下的。

目前，澳門事實上不少企業是面對人力資源的緊張的問題，於是社會上面大家都在講人力資源，但是似乎大家都是在講一個人力資源，似乎第一個概念就是說，“你給些人我”而已。就是輸入勞工啦，講得坦白一點就是這樣。但是，其實，作為一個地方政府，人力資源，一定要解決的，就是說，首先要解決的是本地的人力資源的問題。但是其實我們知道，講人力資源不外乎就是提供一些工人，即是一些做工的人，而這些人，其實，即是有一個崇尚自由經濟的社會裏面，其實我們大家都很清楚，對這種這樣的環境，就是取決工人那個工資和待遇都是取決於供求關係，企業要為工人所付出的工資同樣是這樣的。本來就沒有甚麼問題的，因為如果你是人工不高的時候，在經濟不好，好多都會一樣去做，過去幾年就是這樣的環境。但是在經濟好轉的時候，如果真的是缺人的話，工資自然會上升，這個就是市場規律。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說政府為了保持經濟發展，於是政府採取一些措施，就干預了這個勞動市場的供求關係，也就是說透過一些政策輸入一些勞工去補充人力資源緊缺的情況。於是

呢，其實，它當然可以帶動經濟的發展，但是同樣它會帶來一個問題，就是補充了外來的勞動力之後，就會令到本地的人力資源的那個議價能力降低了。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而現時，大家很多時一講到人力資源，就是說政府就要給我人。但是作為一個政府，由於你干預了這個市場，你令到這個勞動力的議價能力低了，那政府就要有責任在你實行這個政策的時候怎樣去保障這些勞動力他有一定的那個能力和條件，換句話說就是可以生存下去。澳門呢，我就不明白，大家成日在這裏講輸入外勞，政府為甚麼不給我人等等，我想可能是政府抓得緊一些。其實，從一九八八年開始，澳門有輸入外勞到現在，澳門未停止過一日沒有外勞。到了今日，外勞數字其實是一路在上升中的，一季一季地升。現在剛剛的第三季是兩萬六千幾。政府是不是在這裏已經放寬了呢？是的，不過可能是放寬輸入外勞，可以講是放寬這一步還令到有些投資者未滿意。但是我相信在這些問題上面如果要再講，實際上有太多的爭論了。但是我在這裏我不是想爭論，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原因何在。事實上，澳門的勞工界，你說它最新我們工聯會就做了一個調查，而澳門整個社會現在都在搞人力資源調查。我們都做了一個調查，問卷都發了不少了，我相信現在有幾萬份問卷發出了，但是收回來的其中就是問了一個問題，就是問我們的工友，如果面對現在這個這樣的經濟環境，人力資源緊張的時候，我們怎樣看這個輸入外勞問題。我相信各位可能亦都會明白，勞工界一定有一個的，就是“不同意”了，“反對”了。但是為甚麼會這樣呢？其實真的是收回來的結果就是這樣的：反對！而大家反對的理由是甚麼呢？明知道的，現在很多企業說，我未來又說五萬，又說我需要兩萬工人，博彩業遲些又說那些旗艦店開好的時候又需要幾多萬幾多萬。大家都知道，就這樣用條簡單數計的話，澳門肯定不夠人，一定要輸入，但是為甚麼澳門的勞工界一直都是擔心的呢？其實為甚麼擔心啊？因為你無論點樣都好，即使有份工做，但是他沒有辦法確保工資可以有一定的保障。這裏，或者我都可以講，現在大家可以講人力資源很緊張，請人很難。我講一個很真實的個案給各位聽，這個只不過是一個個案，舉一個例而已。最近，澳門有一間大學，它請一個校工，透過我們一個部門去年請一個校工，講好的工資是三千五元。那個工人去見工，最後得回來，簽份合約是兩千八。各位，上個月的事。那個工人拿著份合約來到向我們投訴。我想講的，當然，這個只是一個很特例，但是，其實，就是說在勞工界裏面，這些這樣的信息，非常之不好地傳播。即是說在今日，即使是這樣的經濟環境，大家覺得這麼難請人的時候，而一間大學，為甚麼都會這樣請人的

呢？它不是付不起錢，但是有些人就是這樣的。未必一定是它的負責人是這樣去做，但是很可能有些部門的主管他就是要這樣做，但是做了出來的時候，出現了這樣的一個後果，即是大家會覺得，那些人個個都不是想請我們的，而是想請勞工，想講到話就話用咁多錢，但是去到見工的時候就特意告訴你你又要工作十幾小時，你又沒有假放，最後又怎樣怎樣，最後人工還要這麼低。其實是有這些這樣的案例。這樣它會出現一個怎樣的情形呢？其實大家勞工界裏面都很擔心的，無論澳門是否真的是要輸入勞工，即是需要輸入勞工，但是實際上你輸入來了你都保障不了我們的，我們一定反對！即是說，其實在一個這樣的情況底下怎樣解決呢？所以，其實，我想講的是，即是現在在人力資源的問題上面，大家不要只是單強調要輸入外勞。當然，有需要的時候政府應該公平地去作出一些批准，我覺得。這些，事實上，現在澳門不是說我不會說絕對反對輸入外勞的，我覺得因應經濟需要應該要做。但是勞工界的人，他擔心的事，政府一定要解決，這個是一個最關鍵的問題。現在特首講我們澳門要創造一個綜合生活素質的提升，怎樣提升啊？如果連工作都沒有，人工不會有得加，提升甚麼啊？所以，其實，即是說，政府確實是要有一個責任。現在政府都幾為難，這邊這樣講，那邊又說沒人了，我們就快要那些企業就要面對要結業的危險了，那怎樣做呢？我覺得政府都需要在這裏作出一個評核，用甚麼方法令到大家都可以解決問題的。其實勞工界需要的就是你有一個確保。就業政策綱要法，九八年度訂了，到今日，確保本地工人就業權利，這樣，一路一路做，以前從來不講，後來就講多一些。講就不是等於做。但是現在都可能關注多少少，但是其實怎樣得到確保呢？我相信需要有些機制，即是話你要讓人看得見。現在我們成日批評的就是因為你政府的輸入外勞政策做得不好，監管不好，所有輸入外勞，其實之前大多數，當然不是全部，大多數是出現了一些不好的案例讓人家知道了，亦都監管不了，這樣就令到大家很擔心，其實就。所以我們現在要講人力資源，當然，大家都要面對，我相信無論勞方資方，以至到政府，今後大家都要面對這個問題，如果不是的話，澳門未來這段時間的確是會有更多的爭議。現在要透過人力資源委員會去做多些調查，做多些分析，我覺得應該的，這個時候的確是要透過數據，透過有關的東西去處理一些問題，但是具體的，應該要做得更好一點。輸入外勞法，在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訂了，但是到現在不知為甚麼一直都不拿出來。外地勞工的權益得不到保障，法律上面沒有保障他，你叫現在的工人怎麼信得過政府。你第二日輸入多些外勞的時候，我們本地工人的權利怎樣保障呢？所以我覺

得，要解決這些問題，一定要有一套完善的機制，所謂確保不能夠就這樣日日就這麼說“我確保工人的權利”，一定要有一個機制可以看到本地工人的就業是得到保障，有問題的時候能夠有得反映，有人去處理，不會好似以前那樣。我相信這一個才算是真正令到大家放心的，如果不是的話，現在政府想落個政策都幾難，因為順得哥情失嫂意，怎樣好呢？始終都要面對這件事。所以我覺得無論商界好我們勞工界好，大家都要面對這件事的。人力資源它不是只是說輸入外勞只不過是一個被動的方式，本地的勞動力還需要善用和開發。現在我們最多擔心的是甚麼呢？我不知為甚麼，我始終都是覺得，即是說那個四十五歲，四十歲以上的那些，的確很困難的。今日除非是一直同那個僱主做開，做到落去佢跟住會請佢，如果我現在突然間要轉一份工，我相信我出去找工作都不會有人請。其實是一個很客觀的事實，這個的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年齡歧視。但是你叫那些僱主不年齡歧視我相信亦都很困難，因為事實上現在大把有得俾佢揀嘛。所以，在這種這樣的情況底下，其實呢，即是話大家各有難處。我們亦都引用剛才校長講的一件事，我們不應該以點概全，亦都不是說個別的一些個案就可以代表到全部，但是政府總是應該有一個可以讓人看得到，見得到的政策，令到大家都放心的。而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不難解決，我其實曾經講過好多次的了，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勇氣去公平、公正地去處理這件事，能不能夠令到大家覺得公正的，這個才是關鍵。

多謝。

主席：鄭康樂議員：

你是不是又講題目啊？請。

鄭康樂：多謝主席。

現在我想講一講關於外勞的問題，就是在博彩業的。今年，政府向兩間外資博彩公司批了些外勞的名額，他們叫 supervisor，亦都是低級的行政人員。他們聲稱有萬八元一個月的。好了，在幾個月運作以來，他們的工作表現，業界認為用四個字可以應用晒：一無是處！他們不單止不可以促進業務發展，反而阻礙業務進展。譬如他們不認識澳門的客源，分不出哪些是客，哪些是扒仔，哪些是數佬，他們分不出，有問題出現的時候他不敢挺身而出糾正，只是事後放馬後炮，推卸責任。而

他們亦都與客人，與員工缺乏溝通，因為言語不通。所以，總括而言，他們的存在實在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呢？在目前，所有的現職莊荷員工，任何一個都比他們優勝，可以做得比他們更好。所以，我希望政府好好地檢討對這些這樣的外勞有沒有再有這樣的必要輸入呢？他們可以幫到博彩業些甚麼呢？

我講的就這麼多。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

剛才就是講關於中小企的問題的時候，很多人就幫中小企平反，因為原因就是說曾經有人以為這種中小企就是坐以待斃的，在等政府派糖，但是亦都事實上的確是這樣的。很多議員仗義執言，即是為中小企講一些，即是糾正這種錯誤的觀念。我都想要糾正一些觀念，就是關於失業工人。

特首在答問大會上面就講到有些人是不願意工作的，是不想工作的，其實這個社會上就一定存在一些這樣的人。雖然特首沒有講那個數量，但是會令人覺得，原來澳門是有四點七個百分率，裏面那萬幾人，相當一部份是不願意工作的，所以，因此，就怎樣去用甚麼辦法都解決不了失業問題。而事實上是不是呢？我就認為不是的，至少我自己接觸的就不是的。很多失業者，其實，譬如話，當然了，如果屋企都有四、五個人的話，即是在社工局拿到失業援助的話，可能都幾可觀的，但是我接觸很多，一個人或者兩個人的家庭就算在社工局拿到兩千多元，他找到一份工作的話，三千多四千元，對他的生活是大有改善的，但是他們找不到。即是好似剛才關議員講到的那個例子，而其實這些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我記得關議員剛才講的時候有些聲音就說：“有沒有搞錯啊？有沒有這樣的事啊？”但是我覺得是有的，因為我自己接觸的個案，就是有一個人，讀了些美容課程，即是培訓課程，勞工局就介紹她去 恭J一間美容的地方工作，結果是兩千六一個月。她說兩千六一個月，十個鐘頭工作，就只是這樣去 恭J來來回回，她說我點做啊！？的而且確，即是話，這些這樣的現象其實頗多的。好多人在那裏大聲叫說找不到人，其實可能他真的是不願意出人工。當然了，阿主席

都講了，那些人說真的是出不起嘛！是的，這個亦都可能是事實，但是亦都看到，的而且確，有些人他不是不願意工作，他都想工作，但是有時，可能真的是找不到一個適合的工作。在這樣的情況下面，如果說一些人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工作而導致仍然有這麼多人失業的話，我覺得這個是不公道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需要，亦都是要糾正，因為如果當我們的行政當局覺得有些人失業的原因是因為他自己不願意工作的時候，我覺得會影響到行政當局制訂決策那個因素的。

剛才講到了，在人力資源方面，即是所謂外勞輸入的問題，我覺得，剛才譚司長舉了個例子，就反映了一些觀念。因為，一直以來我們都很強調，輸入外勞是為了補充本地的人力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輸入，但是剛才譚司長舉的例子，就是說一些酒店，那個工作人員去執廿間房，而為了令到可以減輕他呢，就給些外勞他，那他就可以減輕一些工作，譬如十三、四間房屋那樣。這個很明顯就不是補充本地的人力資源不足，而反為是若果人受了訓練之後，去讀了培訓課程，他有了這個工作崗位之後，反為帶動了有外勞被聘的機會。我很擔心這件事，因為事實上如果作為一個聘用外勞，是真的是找不到本地人，現在不是找不到本地人，而是其實是他給他的工作量太大。這個，其實在政府方面是如何看的呢？是不是因為他給的工作量太大就反為可以優待他而給個外勞他呢？這樣是有獎的，原來！這樣是不行的。其實適當的工作量是很重要的。如果一個工人去做一件事的時候，適當工作量是非常之重要的。為甚麼有些人會不願意入行啊？因為他看到它的前景不好嘛，收入又不好又辛苦。譬如現在建築界，為甚麼沒有人入行啊？那些後生仔為甚麼不入行啊？就是他們覺得前景不好！就是覺得：喂，我都沒有保障的，你隨時可以找外地勞工來，這樣我就冇得撈囉。我們好多時候在祐漢公園，有些團體搞論壇的時候，幾多建築工人在那裏嘈：外勞已經做晒我們的工作了，我想做都有得做。你想一下，年青人聽到這樣的時候他怎麼敢入行啊！？他入行阿媽都鬧啦，是不是啊？所以，這個行業本身要讓他看到他有一個前景的。而事實上，剛才關議員就講了好多次，很強調，就是說要給一個機制，使這個機制能夠讓他能夠看到有一個機會去做到事的。譬如，很簡單的，現在，就業綱要法訂了要訂立最低工資的，我們一直都沒有做！為甚麼不做呢？如果你訂立一個最低工資的時候是不是可能對本地人有些保障？當然了，我們是明白的，訂最低工資是有很多爭議性的，但是一個最低的工資，我覺得要訂立一個最低工資，按照澳門人的生活水平訂立一個最低工

資。可能高些的，那就不關他的事了，但是有些真的是很低的，譬如話兩千六元兩千八元的人工，是不是澳門人真的是能夠生活得到呢？除了請外勞之外澳門人真的是生活唔到的。這個時候，訂立最低工資是不是有所必要呢？我覺得，這個，既然立了法就是這樣的了，有法律在這裏規定，應該訂立的而我們為甚麼不訂立呢？我覺得到這方面其實就是要執行法律的時候，我覺得應該要完整一些去執行，而不是合用的那些就用，不合用的那些就不用。這樣來講，給本地的就業者其實都是一個非常之不好的訊息。亦都因為我們隨時有可能因為一些官員的一些經濟政策而容許外勞的這度門，原來不是關得好密，可能搖下搖下可以搖得開的時候，這樣就會令到有幻想，而有幻想的時候就會妨礙本地勞動市場的健康發展。

多謝。

主席：區宗傑議員：

你是不是講這個話題啊？

區宗傑：我會講一下，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檢討一下人力資源的問題。

多謝主席。

譚司長：

特區政府在施政報告之中花了很大的篇幅來闡述如何提升素質，共建未來主體。

本人認為，第二屆特區政府在將澳門的經濟帶入新里程之際，將把更多的精神和時間放在怎樣改善澳門的人民素質方面是一項十分偉大的工程，這個是為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建立穩固的基礎邁出了一大步。要建立優質的社會，當然是關係到人的素質。在澳葡的時代的後期，由於經濟落後，所以就是推出很多寬鬆的投資移民政策，以引進一定的資金，刺激經濟的增長，但是不理會移民的素質。但是現在澳門的經濟正在快速增長的周期，財政充裕，為提升澳門人口的結構素質，特區政府是不是應該有需要重新檢討澳門的投資移民政策，由一百萬這個原投資指標改為只歡迎有高學歷、高技能的人

士移民來澳門。這一些在一些發達的國家，好似美國、歐盟和新加坡等是行之有效的。請問譚司長對於人口素質及移民政策的構思是怎樣的呢？

多謝你。

主席：我想請問各位議員，這個話題由三點鐘開始講的了，現在還有哪位議員發表意見的？馮志強議員。

馮志強：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我只是想回應剛才司長提到那個職安咭，持證上崗這個問題。

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討論這個建築安全與衛生的章程的修訂，其實是對工人一種不公平的對待，為甚麼呢？所謂職安咭，即是話要關注工人在工作上的安全的一種這樣的意識上的增加和一些技能上的增加。我相信沒有任何僱主會反對設置這種這樣的制度，任何僱主亦不會罔顧工人的安全，這個是事實。但是為甚麼我作為我都屬於做生意，當然是資方，為甚麼我都反對呢？我特意去到那個委員會那裏提出我的意見。原因在哪裏呢？因為今次引入一些新的條例是約束工人的，引入一些罰則的條文，我認為很不合理。譬如他經過六個鐘頭的培訓，所謂培訓六個鐘頭，你話工人可以學到些甚麼呢？這些全部都是象徵式，叫做話你學過了，就俾個咭你。這些是不要緊的，因為安全意識不是說因為我進入這個行業然後才得到的，實情由人懂得性那個時候就知道那些叫做安全與不安全的了，是不是啊？同時他又做了這麼久這個行業，他一定知道這種這樣的安全與否的事，在地盤裏面。但是如果引入一些不適當的懲罰制度，我認為是損害工人的權益。譬如你將個咭作為是一種至高無上的一種這樣的標籤，一種這樣的認可，這個是絕對不正確的。我舉個實例，他忘了打咭，不准入工場，當你的稽查人員見到的時候，發覺你沒有咭，你一定要來我這裏報到，三日內你要來我們勞工事務部那裏報到。這些是損害工人的經濟損失，起碼不見了半日時間了。同時還有一些條文說三年你要再考過，這樣我就真的是不明所以。譬如我是一個大學生，那三年後我是不是大學生啊？為甚麼要再考過呢？你沒有辦法解釋的。這些是甚麼官僚啊！根本

是你們政府怎樣處理工人，怎樣約束他，根本同我沒有關係的。即是我認為這次的修改是很不合理的，根本就是違背了特區政府一上場提到的那個以民為本這個理念，仍然是實行這種甚麼主義啊？官僚主義，官本位主義嘛！我是反對這一點的。有甚麼理由三年一考三年一換，遺失了要罰，是累進制的罰則：由五十至五百，這個道理何存？喂，工人的權益何在？這件事我是極力反對的。我又不知道為甚麼那些工人代表參與這個協調委員會，他們不表態，我真的是覺得很奇怪。孫局長，我不是有的放矢，我是平情而論。這些這樣的制度是否適合現在這個政府的施政理念呢？是相違背的，這種精神是不對的。實情你修改條款，為了工人的安全著想，我是絕對贊成的，但是你引入一些罰則 罰則是一個手段，不是改法的目的。

我是想表達這一點而已。

多謝。

主席：這次是不是真的是沒有了？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我本來不講的了，不過馮生活工人代表不表態，那我一定要表態了，沒有辦法了。

其實我上次都講了，可能大家理解上面的問題。首先我講，職安咭其實就是一個提供職業安全的措施。為甚麼工人代表不表態呢？表態的：支持！支持要有職安咭。表了態的了，但是，對這件事保留，即是應該怎樣罰。其實現在在徵詢意見而已。即是我現在在這裏要澄清的，如果不是的話，費事落了簿話工人代表不表態。這個不是不表態。我第二次表態，在立法會，已經。其實應該要講的是對這個職安咭，我覺得其實它三年一次，即是話三年之後大家再去提升對工業安全的意識而已。不是很多事的，半日而已，它那個受訓。這個我覺得是需要的，因為人呢，就當然，由細出來就梗係知道安全了，但是事實上我們日日都會見到有工業意外發生。其實，即是說做多一些工夫就是希望大家提高個安全意識而已。從保護工人的角度，我覺得，麻煩些都要的，因為這個最終是保護他的。即是等於有些人現在你話帶職安咭，其實就是想說想知道這些工人有沒有接受過這一個安全意識的訓練，就是這樣的。但是你話罰錢罰到五百元，我都不認同，即是應該可能考慮其他的一些方法。

多謝。

主席：我想這樣，職安咭這件事政府好似未落實的，而勞資雙方若果有意見，現在提了，我想你們拿回去慢慢討論。因為政府第好似未宣佈的，應該是未宣佈的。

副主席請講。

劉焯華：就不想跟進這件事，因為，其實這個問題是清楚的，只是講一句說話而已。其實勞資雙方對於職安咭這件事情，即是話都是支持要搞的，因為我看過它建築安全那份意見書了 它第一句說話就是支持這個職安咭的制度，是講清楚了。問題確實是在細則上面需要研究。這個就不講了，因為我是跟進了這件事的，我知道這個情況。我亦同孫局長私下交換了意見，就這個問題，應該不可以，即是不需要在這裏討論的。

講番轉頭，都還是一個關於人力資源的問題，我都想有一些補充。即是我講，剛才，今朝早我的發言就是講關於就業綱要法的問題。其實，講到底，其實關翠杏議員講的就是那個市場，那個人力資源的供求狀況，它一定影響到個薪酬的，這件事政府一定要抓緊。你比方講，譚司長講到關於在一個旅業執房，十二個房 二十個房做十二個鐘頭。其實，我們是知道過去不是這樣的情況的，是一個勞動強度不斷加大的，是強度不斷加大。當然，在現在，由於市場比較好，客比較多，喂，係應該增加人手去減輕個勞動強度的，但是不是，不是這樣的情況。當然，你說這個行業完全沒有加薪嗎？又不是的，它的工資都有些調整，但是相對底下來講，增加了勞動強度底下，而後薪酬都有個調整，薪酬都有個調整，但是我們看一下，現在由於澳門的自由行方面發展的情況，其實在一個旅遊業來講，特別是酒店方面那個情況已經同過去大大改善了。如果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不去考慮一個薪酬、勞動強度及輸入勞工之後會造成一個怎樣的影響。正如剛才所講的，現在假如輸入多兩個，可以減輕你的勞動強度，但是我們從一個計數來講，你是很清楚甚麼事的。實際上，你說本地工人可不可以經過培訓入職這方面？亦是可行的。解決四十至五十，我相信執房這些工作是不需要見人，實際上都是可以解決的。當然，任何事都不可能有一百份百。其實我們的旅業工會經過這些培訓亦都可以介紹一些，當然也不是百份百，問題是那個政府的政策出現了一個在這方面用一個輸入外勞的解決辦法的話，它很可能就造成一個薪酬不可能提升，所以怎

樣在薪酬、勞動強度及各個方面平衡底下去解決個問題。回過頭來，為甚麼我還是強調那個就業綱要法呢？它確實是真正正正補充了不足，真正是沒有的時候你先從發掘本地的勞動資源去入手，真的是沒有的時候你才輸入，就不是用一個外來的勞動力來干擾了市場，它必然對工資是一個抑壓。

我是補充這些意見。

主席：我看今次好似真的是沒有了。我想交給譚司長你來作些回應。你認為下午博彩業有些問題的，可以作些回應。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各位議員的一些意見，當然，有好多意見都是好似我們早些時候曾經講過的，都是有在我們制訂政策的時候好有參考價值，我們亦都是會好好研究大家的意見，作為我們在政策制訂方面的參考。

我想，在這裏需要回應的是，例如職安咭的問題應該就不需要回應了，因為始終馮志強議員在社協的建築安全與衛生章程專責小組的會議上亦都充分發表了他的一些意見。而在那裏，亦都是經過勞資雙方大家再討論之後，亦都採納了馮議員其中的一些意見的。我想，等職安咭這方面的討論比較完整了之後，或者比較可以提出個比較完整的方案之後，就會交到去社協的執委會和大會方面再討論的，到最後才會形成一個制度出來。所以，在這裏，我想亦都不需要如何在這方面多些回應。

當然，剛才講到我列舉了一個例子，就是那個酒店業方面的一些執房的情況。我想，我們作為政府亦都是會堅持一個依法的。依法就是說輸入外勞是補充本地勞動力不足的這樣一個做法。我們舉一個這樣的例子，就是想講明，就是說，在一些情況，可能在業界裏面，他說，我現在需要二十個人執房，但是我只是請到十個，或者十五個，這樣，我是不夠人，不夠人去執房，所以要我們原有的本地勞工，或者本地工友要執二十間房。而如果他說，如果我有二十個工友的時候，那個工作強度、勞動強度就可以降回去舊時我們一直以來的做法了。但是我請來請去都請不到五個人，這個就證明了真的是不足了，那這個時候就給或者他說，可以申請多五個人，這樣，就將我們這個勞動強度可以回復舊時了。而如果這些是充分理據，亦都能夠說服到，或者這些理據提出了之後，我們都覺得合理的時候，我們可以考慮這方面，或者是會優先考慮這方面，去作一個這樣的

勞動力不足的補充。我只是提出這樣的一個例子，未必一定是或者我講得不是很貼切很對，但是這個是其中一個例子。在補充勞動力不足的同時是會減低了本地工人那個勞動強度，而令到更多的本地工友，因為本來他沒有能力去執二十間房，但是去到執十五間房的時候，可能有本地更多的工友可以再參與這個行業。這個是一個循環。所以，在這裏我只是想用一個這樣的例子來說明這件事。

我想，在人力資源這方面要補充的就是這麼多了。剛才主席亦都再提醒我，就是說今日下午有一些議員是提過博彩方面的問題。方永強議員提過那個再批給，或者是不是有個限制的問題。另外就是

主席：我想，幾位議員，博彩業現在這樣是不是無止境地這樣發展，即是政府有沒有這方面的政策。我想，主要，聽起來多數提那個問題的都是這方面的。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我想，在博彩業方面，亦都很難得有今日這樣的機會同各位議員在這方面大家交換意見。

整個博彩業，在過往的，我們叫做開放的，在開放了之後，一段時間，去到現在，大家對博彩業這個發展是有不同的看法，亦都對博彩業現在發展的情況，可能有些情況大家不是很瞭解政府究竟在做甚麼，或者政府的政策是怎樣的。我們現在講緊一個我想，今日方永強提到一個再批給的問題。一個轉批給，或者一個我們叫做分批給的問題。在政府同這些博彩公司的合約裏面是寫得很清楚的，我們是不容許這一些得到賭牌的公司，即是這些得到提供給的公司將它們的業務轉批給，或者我們叫做分批給，我們是不容許他們這樣做，除非是得到政府的同意。在政策的原則上，政府的同意，或者他們向政府申請，要求政府同意，政府在這些策略原則上是非常嚴謹的，是非常這個是非常，我們可以講是非常嚴謹及考慮是會有很充份的考慮，要有很充份的理據。在現在來看，我們所謂充份的理據，不外乎是三兩個理據我們是覺得是充份的。一個理據，一個理由，就可能說是在原有的這些獲得批給的公司裏面原有股東的合作的方式，他們認為用一個分批給的方式會更適合他們的合作，或者同一個分批給的方式容許他們可以很暢順地合作的

話，這個是其中一個理由：在原本獲得批給公司裏面的股東，兩個股東。另一個較為充實的理由，我們就覺得，如果一間本地的公司，如果他們說我可以引入一個國際品牌，具有國際品牌，國際知名的博彩企業，共同合作，令到我們本身的投資，本身我們得到這個批給這個投資或者這個發展，是會更有利於本地區發展的，本地區的博彩業的發展的，而且是共同承擔一個責任，是不會低於，或者直情就是會講明，我們將來承擔的責任是會高過原有批給當時他們那個條件的，換句話說，就是說他們能夠令到他們原批給，原有的批給的含金量，那個牌照的含金量是增加的，而這個增加，例如是可以有一個國際品牌，令到我們澳門的博彩業有更 或者我們成日講的同國際接軌，或者在國際的市場上更有競爭力的，如果他們能夠說服到政府，在這方面是可以做到的話，這個可能是一個比較強有力的理由。除了這一、兩個理由我們覺得較為充份之外，除非真的是有更加充份的理由，我們才會考慮容許這些公司再分批給或者轉批給。在現階段，在現在來看，我們認為，現在獲得發牌的公司，如果他們作超過一個的轉批給已經是不合理的了。可以很直接地講，如果因為一些非常，他們覺得是非常有理由，或者非常覺得是比較合理的理由，如果他們獲得政府同意他分批給的話，亦都不可以無限量的。在現階段，我們認為，這三間獲發牌的公司，如果是多過一個轉批給或者多過一個分批給的話，已經是不合理了，政府在現階段是不會考慮批准的。在現有的政策原則上，我們是非常清晰的，亦都會非常非常慎重地去考慮每一個分批給或者轉批給的申請。這個原則性是很強的。當然，另外一個博彩業比較關注的問題，就是說現在好似看到通街都是開賭場，這麼多賭場，究竟有幾多個賭場？究竟將來政府是不是無限量地容許現在的賭牌公司開賭場？其實，現在三間賭牌公司現在營運中的，澳博是十三個場，只是比開放的初期，或者開放的時候多了兩個場：開放的時候只有十一個場，現在有十三個場。金沙一個，大家知道，銀河華都一個。現在就這麼多個場做緊。大家聽到說現在有很多個場在計劃中，那是不是無限量地，誰都可以過來說開個場呢？開個場呢 現在有十三個場。政府為甚麼會容許 加上那兩個是十五個，我們講的是澳博有十三個場，澳博現在有十三個場。為甚麼政府會容許澳博加些場呢？我們在開放博彩業那個時候，其中一個考慮就是說希望我們博彩業能夠提升它那個營運水平。我們聽過很多那些舊場，裏面的又不好，十幾廿年無裝修，或者再投資的意慾非常低。這些全部都是未開放的時候的一些這樣的情況，亦都是促使到政府當時認為開放博彩業是有利於提升博彩業水平的其中一個原因。我們希望利用一個博彩業開放以提升到博

彩業的營運水平。現在在這一兩年，我們看到博彩業本身那個競爭環境，那個市場本身的競爭環境是加強的。有一些新的場，譬如金沙開了之後，大家明白，開始明白，原有的博彩公司或者澳門市民本身開始明白，澳門的博彩業是可以朝一個甚麼方向發展了。澳門的博彩業如果引入一些比較好的場所是會有利於我們澳門博彩業發展，開始形成了，有這個共識。在這個階段，我們是鼓勵澳博，原有我們的博彩公司他們去再投資，去改善他們本身的營運場所。我們現在看到，在過往的一段時間或者在未來一個很短的時間，澳博是做了很多比較重大的投資，去改造它們的一些原有的場所，或者是開始去裝修一些新的場所，這一個就是我們想博彩業未來，原來的博彩業怎樣去適應市場環境的，去迎接競爭。我們想看到它這樣做，是去改善、完善它原有的設施去迎接競爭。所有現在建設中的，或者會最近期，大家聽到了，會最近期開設的新的場所都會在這方面作了重大的投資，預備去迎接一個新的市場環境的。一些新場，我們覺得水平是比以往高好多的賭場。我們可以在這裏說明，在現在，政府除了 我現在講的是澳博，其他兩個根本未開始有很大量的新場 除了現在營運的澳博開了十三個場之外，現在有五、六個新的賭場是在建設中的，或者是通知了政府，希望我們是同意它建設的，有五、六個場。總共可能，如果這五、六個加起來就有十八、九個場。政府在未來一年之內，或者是在一段短時間之內，我們覺得政府可以批准這十八、九個場的建立。我們是會批准這十八、九個場的開設，但是同時，我們會鼓勵它去整合原有的場地。原有一些舊場，原有的一些已經是不適合現在的經營環境的場或者一些細的，賭廳式的賭場，例如在一間酒店裏面只有兩、三張檯的賭廳的賭場，我們是同時會鼓勵和建議他們去整合原有的，已經不適合現在市場環境的那些賭場設施。很直接講，在一個短時間之內，十八、九個場已經係政府會容許澳博在一段時間之內開設場所的一個限制。我們不是說希望他們長時間，或者是容許他們去做這十八、九個場，是給十八、九個場他，等他有五、六個比較新的場，比較好的場，讓他有一個回旋的機會，等他開了這五、六個場之後，然後就整合好原有的那些舊場，不適合再繼續發展的場，等他作一個整合之後，等他自己去提升他的競爭力，令到我們博彩業的整體發展是朝一個更健康的方向去做，令到原有的業界人士，令到原有的一些營運人士有一個更好的條件去面對競爭。在一段短時間，或者未來一年，或者一段我們覺得合適的期間，十八、九個場已經是一個，我們覺得已經是一個足夠的回旋空間，讓他們擁有一個足夠的回旋空間去改善他的整體營運。

我想，今日亦都很難得有一個機會讓政府在這裏比較清楚地去向大家解釋一下，究竟現在政府是怎樣去看現在的我們的博彩業的發展。當然，我所講的十八、九個場或者甚麼，這些是不包括大家在原有的投資計劃裏面的。我想，新葡京的建設，這個我們是絕對支持的，因為新葡京的建設，大家亦都見到，新葡京的建設是一個比較重大的投資。這個這樣的原則亦都會延伸到去其他的那兩間博彩公司的。例如，你就算華都、銀河，我們都不會無限量，或者無限制地容許它們去開好多場的，除非它們有好多理由。我想，華都在一、兩年之內，如果它開多一、兩個場，兩、三個場，這個已經是一個適當的數量了，它亦都未必一定需要在一段很短的時間之內去遍地開花地去開好多賭場，這個亦都未必一定合適。

主席：

我想我已經比較清楚地解釋了政府在博彩業發展的一些看法，想聽聽各位議員的意見。

主席：很多謝譚司長你們介紹，因為，我想議會裏面不是個議員都可以知道政府對於博彩業的設想是怎樣的。我只是想問一個問題，就是對於是賭場的客源及平均每一張檯它可以帶來的收益。你增加到幾多個場都無所謂，不過你的檯平均有幾多收益，這個，政府有沒有作過評估？這個可能亦都是剛剛有些議員提出來的一個問題的原因。剛剛譚司長解釋得很清楚，說增加到十八個、十九個場，讓那些賭場可以有些回旋的怎樣講的？我不記得你具體講的，即是意思就是有個回旋的餘地。但是，我想，我們都很想知道，你開個場就開多了，那你的客源呢？會不會有評估呢？成不成比例呢？一係就場就多了，檯就沒有增加，這樣即是很多回旋了。但是若果你的檯是 我不知道，因為我對賭博完全不懂，亦都不入賭場，至少在澳門這裏是不入賭場的。所以，這方面，我不知道政府的評估是怎樣的。因為我本人就會關心一個問題，若果你檯就增加了好多，而每張檯平均的收益不多的話，這樣就可能引起有些議員問問題了，就是會不會營運者他的利益受衝擊了，那個時候就可能帶來很多不穩定的因素。這個可能是 我都會關心這個問題。

馮志強議員。

馮志強：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剛才聽了司長對於賭場擴張這種這樣的解釋之後，即是話，三間博彩公司可以轉批或者分批給有條件的國際級的公司，目的就是說希望將澳門的博彩業同國際接軌。這樣我又想問了，為甚麼當我們做這個博彩法，為甚麼只給三間呢？為甚麼不可以考慮多些呢？現在政府又作一個理由出來，說因為它具備這些條件，因為要同國際接軌，會引入新的經營模式，喂，以前沒有想過嗎？我想當然是有想過的。站在公平、均等的原則這些我又講原則一間博彩公司可以有十八個場，如果乘一乘三就不得了數字，公平競爭嘛！你知不知道他們分判些場出來他們可以得到些甚麼利益？甚麼關係可以得到這些場？我想，我就不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太過濫，就只是講求發展而不講求質素，這個是很大問題。好了，如果將來真的是去到四十八個場，在公平原則這個概念底下，當然有些是經營不住的，亦會遇到所謂汰弱留強這種這樣的定律，有部份會結束，會衍生很多負面的問題，社會的問題，於是政府起碼要認識到將來會出現些甚麼問題。因為經營博彩業的人，這些不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大部份，我告訴你，是有背景的，我可以在這裏講，是有背景的人物。喂，將來這班人物你怎樣去處理啊？他們不可以生存的時候你怎樣去處理？將來搞出一種不穩定的因素。真的是不穩定的，呢班係大食懶黎架嘛，個個著制服返工架，唔講得笑架。每一個廳後面有些甚麼人物，你又不清楚。這些就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因為你一到了一個汰弱留強的環境，他沒有辦法生存的時候就會出問題。如果你局限了在一定數量的一定的數字的時候，你是可以有得揀的，你個質素方面是有得揀的。如果你就只是追求量，將來有些是被淘汰，而被淘汰的這班人怎樣去處理？將來你說要引入甚麼甚麼要同國際接軌，同這件事是背道而馳的，可以話，因為你要量你就不理質了，就是背道而馳。當然了，作為博彩公司，它發一個出去又收幾多好處，政府有沒有分得到啊，這個利益？是沒有分到的。一個廳幾多錢代價，你又知唔知？我相信有人會知。這些廳是給甚麼關係的人？剛才我在食飯時聽到有人講：好多政要統統都是撈廳的。好 命的，這件事。好多政界人士撈廳，特別那些政協，最高層那些，統統同賭場有關係，喂，這樣不是太好吧！是不是啊？喂，四十幾個場出現了之後，那個影響是幾大呢？一個十八間，你去計一計嘛，五十四！我讀書少，五十四個場，有若干是真正有條件去做這種事的，抑或即興或者貪得意去搞一下，認為好多其他的渠道是可以搵到錢的，真係有些這樣想法的。有許多人未接觸過賭以為賭是

一本萬利。好了，到他真的是去參與了，發覺原來不是這回事，就出問題了：將來怎樣安置？我認為發展是要的，但是管理更重要，但是仍然是要維護現有這一部份，是要講過選擇。所謂分批給和轉批給，這個是，我就認為不是很合理的。一個轉批的場在舊的公司得到幾多利益啊？是天文數字啊！真的是天文數字。譬如我有個牌，我批個給基哥，那個代價是天文數字，是十位數字。

我想表達這些而已。

主席：區錦新議員：

不好意思，剛剛就跳過了。請發言。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

剛才講到這些場的多少的問題，賭檯多少的問題我就不是太關心，即是對這種擴展，我相信市場機制都可以發揮作用的。可能越有背景越高級可能越容易擺得平。我不知是不是，但是我就不關心這方面的擴展，我反為關心另一種的擴展。

剛才其實提到一個病態賭徒的問題，司長就講到在外國那些病態賭徒就可能去登記，登記之後，這些病態賭徒去賭場就會被勸喻。其實這些病態賭徒都幾理性，他識得去告訴人：我是病態賭徒，你幫我即是節制住我吧！這樣。但是，這種方法，我想在澳門實行的話，對一些非理性的病態賭徒或者根本不覺得自己是病態賭徒的人是無幫助的。所以，在我們的角度來講，當然了，講到病態賭徒怎樣去推行教育，我想這個的而且確就不是司長這個範疇的，但是出現和產生病態賭徒這種情況，就是如何去防止這個博彩在本地區的泛濫，我覺得這方面就是司長的範疇，但是怎樣去教育就未必是司長的範疇。正如曾經我都作過質詢了，就是關於賭香港馬的這個質詢，我對於那個回覆不是很滿意，原因就是因為說根據行政技術，技術上沒有問題就可以有可能批給，就只是考慮這個因素，我覺得的而且確不夠。這個我們亦都當面同司長講過了。但是因為事實上將香港的馬放在澳門來賭的時候，實際上那個對象是甚麼人呢？不會是香港人，不會是外地人，一定是本地人。這個時候，對於這些這樣的

博彩在本地的泛濫，我覺得是很有問題的。我自己是一個教師，亦都是很容易看到，甚至我自己在課室裏面有時亦都發現一些博彩的紙。這個都是說明其實這一種這樣的投注或者投注站深入社區，亦都是深入到可能是不同層次，在學校等等都可能有這個牽帶。所以，這方面我就覺得，即是對於剛才所講的賭權啊賭場啊的擴展，如果它們全部是集中，是為旅遊業的，面對的是遊客的，我覺得就是沒有所謂的，但是如果好似投注站這類大量的深入去社區的，或者這一類的時候，我就非常之關注的。我亦都想知道，政府方面究竟在這一個方面的政策是怎樣的呢？其實我們的博彩業作為龍頭產業究竟是不是主要是為旅遊業服務，還是繼續容許這一種這樣的博彩向我們本地區的居民去侵蝕，去泛濫，在社區裏面呢？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存在的問題，好希望政府能夠給一個明確的表示給我的。

多謝。

主席：譚司長 不好意思，陳澤武議員。

陳澤武：是不是可以講啊？

多謝主席。

譚司長閣下、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在譚司長的施政報告的四零二一頁的三點一一那裏就講得很清楚，是對博彩業的看法。例如，或者引述少少吧，“面對博彩業多元化競爭的局面，以及外來經營和管理模式，陸續引入新的形勢，我們將按照既要管又要發展的原則，加強監管”，這樣一路講到又要“將研究，借鑒國際上較成功的博彩監察系統”，這樣又“對承批公司的監管”，又“對中介人的監管”，又希望不要出現非良性競爭的現象；又第五點又“完善博彩相關的法律法規”，所以希望博彩業有健康的發展，又研究完善博彩審計和稽查工作。凡此種種，其實聽落去就好好聽的，但是問題是要做得到的話就是四十年後的事。不要講四十年後了。即是人家一個很先進的模式去監管博彩業，我想，大家都知道是一個個階段，一個個摸索，有些又錯過，才能夠立法堵塞個漏洞。這件事寫得好好，但是我覺得，不知道政府有些甚麼想法是可以做得到的，在短期內，或者在五年內，不要講甚麼四十年內了，做得到？為甚麼我會這樣講呢？有幾件事我覺得 其實我是想問高德志先

生，他們在這裏會答到我的，可能！但是他今日剛巧不在這裏。例如你說的監察它的監察系統，會計上，之如此類。我要講，剛才容永恩議員也好，區宗傑議員也好，講的那個會計的制度。大家都知道，澳門的情況同好多外地有賭場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我們收的稅是以那個毛利收的，所以理論上不用監管，派三個人去在帳戶裏面數錢就收到稅的了，至緊要佢唔好呃錢就得了。我想那些稽查都很清楚，為甚麼政府這麼緊張那個數錢的帳戶？因為你一倒出來，每張檯那些記錄全部做好，就是我拿那麼多稅了。外國不是的，外國而我們亦都是豁免經營的承批公司的那個 co-operation tax，它再賺錢就不抽它稅了。所以我們的監管是好易好易。但是如果譬如做到美國或者歐洲的那樣，它收了張檯的稅，然後你贏錢還要減好多稅的：直接的人工啊免啊之如此類。再賺的就收個 co-operation tax。有錢賺才再抽稅。這樣，你怎樣才能夠接到軌，全世界都是這樣的？好處是甚麼呢？好處就是人家外國就可能：噢，我投資這麼多錢，你都要讓我做一下宣傳，做一下廣告；如果借錢給人的可能人家又 full 數，我又要減番個稅出來。這樣人家會好有意欲去投資、更投資，或者做好多事來吸引遊客，做好多 Promotion，讓那些客人來到覺得舒服。但是我們的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因為我們是你殺一元我就拿出你三毫八或者四毫紙，你那個六毫紙你的燈油火蠟你就自己搞。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除非我們的稅的制度是大致修改，完全是做不到人家的那個效果的，亦都是短期內我覺得是很難做得到的。

另外，法律上的問題，例如為甚麼我提這件事呢？其實我在星期一，應該還有十分鐘在保安範疇提出的。人家的法律是有好多牽連，洗黑錢，怎樣報，統統，凡此種種，很詳盡很詳盡，是由經驗累積回來的。我不是說它們的好，它們是令到這個社會，或者令到我們澳門這個競爭力低好多。譬如以美國來算，入去要報帶幾多美金，出來你要報，澳門沒有的。那怎樣控制呢？外國就是入去多過一萬元，請你去那個所謂的 customer 那裏報，出來多了的你又要去報。如果多了的你要告訴他你是在賭場贏了錢。這樣的情況他入到賭場都好多監管的，如果你拿多過一千元來換錢的你要填張表格，填寫埋身份證號碼；贏了錢又要做一個這樣的手續。因為這段時間美國又嚴了。一直以來它對錢都是管得很嚴的，這樣他會知道這些錢是不是黑錢，是不是販毒，是不是資助恐怖組織，是不是不合法得來的錢。這個整個稅務的制度對那個金融體系是全部掛 u 的。而我們是不是要做到這樣呢？我可以告訴你，賭場試過就是入來看身

份證，很多大陸客都不入來的，因為他的錢真的是見不了光的，黑不黑錢我不知道。他都不想讓你登記他的身份證號碼。而我們的方向是做成怎樣呢？口口聲聲話要同國際接軌，是不是要做到美國那樣那麼也別說人家不先進先進而導致我們的賭業的發展會窒礙了少少呢？例如，如果真的是要做到人家那樣的，人家拿錢出來買籌碼你已經問：唔該你填表，你的錢哪裏來的，你是哪間公司的；贏了，要做同一個手續，就是說贏了二十萬的，寫張支票，登埋身份證號碼，等你有個紀錄，好等他向上國際交代這些不是黑錢，是這個人，如果你要查你就去查他吧，不關我們事的。是不是要做到這個效果和這個目的就叫做健康的發展和適合我們澳門呢？因為我們是有好多東西是不接軌的。這個其一。

而講賭錢，剛才馮志強議員就講有承批公司又有轉批公司。另外我想探討一件事，就是四分鐘希望講得晒現在好多賭廳，人人都知道有的了，合法不合法我不想討論這件事，那它是不是在洗黑錢呢？是不是那些錢不能見光呢？人人都知道，可能入某個賭場會給一個俾他們的。那賭場賺了錢給他們，而這些錢是從賭場來的，那他這些錢是見不得光的，理論上。你沒有這樣的法律，沒有這樣的規定說：啊，你是一個合法的做這個賭廳的人。但是他又很冤枉的，這些錢是賭場給我的，這麼多個巴仙的俾那就給我吧。這樣我又不見得光，那我這些是不是黑錢？我又唔報得稅。當然了，中介人你收了五個巴仙的稅。這樣就表示你抽了五個巴仙的稅後其餘的九十五個巴仙已經是很乾淨的錢，是你已經承認那個錢，在法律上。這些，即是每一個層次都要考慮到，需要想到，立到法，才可以健康地發展。我覺得現在不單止賭廳，有些是賭場，都是某部份，或者那些公司都同它有個協議，譬如話你殺了幾多錢我分幾多給你啦。那分了這些錢，如果第二時有問題的話我們這些是不是黑錢呢？再上一部份，譬如澳博好或者金沙好，是不是真的是要做到我殺幾多錢就是乾淨錢還是不是乾淨錢呢？即是他們的心目中是想到，設計到和監控到在哪一個程度而我是有健康的發展，亦都能夠同國際接軌呢？那個 level 去到哪裏呢？同時，現在我們的法律，我們的制度，會計制度也好，我們的稅務制度也好，是不是真的可以是很簡單的你這一段就可以短期內做得到你想做的事這樣的效果呢？

多謝。

主席：譚司長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我想大家都是圍繞著博彩業的一些情況提出些意見和問題。

或者我未答個客源和收益之前先答了一些具體比較 或者解釋了一些，分析了一些，或者同大家說明一些剛才各位議員提出的具體的問題先，先解答了它。

馮志強議員話是不是政府是無限制，或者是不是三間賭場五十幾個場，或者甚麼甚麼，或者那個發展的質素，提到發展質素的問題。我們頭先應該講得很清楚了，因為，我想，在近期，一直以來，出面有些社會意見以為政府是無限制的，那些場的。我今日很清晰同大家講了，在一段時間之內，澳博，我們覺得澳博比較合理的，它的場數是要限制到十八、九個，這個是很清晰講了限制的場。我們希望講給各位議員聽，不是好似大家所想的那個場是無限制的。我們為甚麼會容許它有十八、九個場啊？因為我們有一個觀點，就是認為可以給一些回旋空間，等它可以開一些比較好的場，之後它就可以去整合一些舊場，一些沒有這麼好的場，從而去提升它的整個營業水平，在這段時間我們給十八、九個場它，容許它，批准它有十八、九個場，就是希望有這個目的：是提升它們的發展質素、營運質素，讓它有個回旋空間。這個是我們的想法。正正就是說告訴他，或者同時大家議員說明，就是不是無限制的，個場。這個不是政府的想法。再批給或者分批給的問題，正正就是這樣。就是說我們是不容許它再批給或者分批給，如果它要再批給、分批給，有條件的！是好嚴謹的條件的！我們是不容許它自動地去轉批給的，有限制的。就算它真的是要分批給，都是要我們覺得它有很充分的理由，剛才我所講的理由。我不是說它一定要是國際品牌或者要同國際接軌，不是這件事，而是說如果它可以告訴我，說明到給政府聽，說如果它引入到一個國際品牌公司，會加強或者增加它對履行那個批給條件方面，它增加了條件，增加了它那個力度，從而令到我們批給的這個牌照是增加它的含金量，有利於我們博彩業的整體發展，這個理由是會比較充分，我們會考慮去批准它。是要充分的理由的。

剛才陳澤武議員講了很多次說要同國際接軌，我看我的文本，我們不是說同國際接軌，我們是說“研究、借鑒國際上較成

功的博彩監察系統”。我們不是盲目地話將澳門這樣的博彩情況不考慮就引入陳議員認為美國比較，或者是國際水平，或者第二個地方的國際水平，我們並沒有這件事，我們是說“研究、借鑒國際上較成功的博彩監察系統，加快用電子化”等等的手段，去加強對娛樂場的管理，另外就是加強我們對博彩承批公司的合約履行，加強對博彩中介人的監管。通過培訓去提升博彩監察人員的質素，以提高博彩監管的水平。繼續完善博彩業相關的法律法規，等本澳的博彩業在較健全 是較健全 的法制下健康發展。同時，研究完善博彩審計和稽查工作 是研究完善對博彩的審計和稽查工作。我們覺得這些事全部都是我們現在在現階段，或者在未來，根據澳門的實際情況是應該做的事。我看不到有哪一段，哪一件事我們要用四十年時間去做的，我看不到，因為每一樣都是根據澳門現在的實際情況，我們針對現在澳門的問題去提出改善、修正的方式和意見。

關於客源或者收益的問題。當然了，現在我們看到我們今年有一千五百萬旅客。澳門現在有一千張，大概接近一千張賭檯，加埋三間公司，接近一千張賭檯。但是現在在比較旺的時候，我們仍然看到一些比較好的場，例如葡京的中場，例如金沙，每一張賭檯仍然是圍著幾層，圍著幾層。澳門現在每一張賭檯的平均收入，有一些統計，是大約 例如是美國拉斯維加斯，它的賭檯的平均收入的二十倍，別的場是十倍、二十倍；可能澳門的每一張賭檯現在的收益是十倍、二十倍。那為甚麼在人家的場每一張賭檯的平均收益低過澳門十倍、二十倍而仍然可以營運呢？這個就是我們博彩一直以來那個營運方式在這裏有些不同。如果，我們現在希望澳門將來的博彩業是一個怎樣的博彩業？我們為甚麼要開放這個博彩業呢？為甚麼要引進一些我們認為在國際上較成功的營運者？他的成功在於哪裏呢？我們講過，我們引進永利，引進威尼斯人，因為他們利用了博彩業，除了博彩業之外，他們是引進了一個休閒的博彩形式，希望帶動到其他的休閒的旅遊產業發展，帶動到會議展覽方面的發展，這個是我們開放博彩業其中一個目標。我們希望可能有一日澳門都會有一個休閒的博彩業出現。我們希望我們的賭檯在一段時間，如果是適合澳門發展的話，如果大家都是覺得這個發展，那些營運公司都是覺得這個發展是有前途的話，可能有朝一日澳門每一張賭檯都好似拉斯維加斯那樣，只得三、兩個人在那裏賭而已，這個休閒方式嘛。我們看，今日一千張檯就圍了三層人，圍一層人的話可能可以容納三千張檯。如果只得三、兩個人賭的話，可能更多的檯，需要更多的檯才會有個休閒的氣氛出來。當然，開檯

可能是要成本的，可能是要怎樣，而這個就要看個市場去發展吧，這個看市場去發展，看看我們澳門有沒有這樣的能力，有沒有這樣的條件，可以朝一個我們大家都希望澳門能夠達到的一個休閒的博彩產業吧。

我想客源的問題在國際上是有例子的，比我們現在的賭檯的每一張收益少十倍少廿倍仍然可以生存。當然可以話，到時我們的稅率比人高，那麼這個市場自然會在這裏的了，可能低到十倍就無法生存，或者低到五倍就無法生存，這個是另外一件事了，但是這個市場亦都會作出調整的，到時。

區錦新議員亦都提過一些病態賭徒或者，或者我們現在是不是在泛濫中，那個所謂投注站在泛濫中。我想，基本上可以作一些情況介紹。這個賽狗、賽馬這些，基本上在過往的一兩年場外投注站的數量並沒有增加的，當然，在一些賭場裏面我們讓它設立一個投注點，在賭場裏面，譬如法老王宮殿裏面設立一個投注點，而場外投注站，澳門彩票公司，即是所謂體育彩票公司的，在零四年只是增加一個濠安投注站，就是在畢士達大馬路濠安中心的這個。在零四年只是增加了一個而已。我們對投注站的設立，政府都是比較審慎。我們都同意一些社會人士的意見，認為投注站的泛濫開設是不利於我們的社會，所以，在投注站的開設方面我們都是會比較嚴格、審慎的。

我想，賭廳的問題，我們基本上都是希望零五年的一月一號開始，所有的賭廳廳主他們都會登記成為中介人，在這方面是有助於政府在這方面作出監管的，這個是對中介人發牌制度的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希望通過這一些發牌制度，一些資格審查，我們是更能夠更好地去掌握澳門博彩中介人的一些情況，有利於我們未來管理。

我想，我的回應是這麼多了。

多謝主席。

主席：陳澤武議員：

你是不是

陳澤武：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

首先，很抱歉，剛才語氣重了，話四十年才改到這些法例。其實我的意思即是話不要低估它的難度和它的複雜性。這件事我想澄清少少。

而第二樣我想司長講一講，解釋清楚，因為我在這一行都好耐了，我想好多議員真的是不知道那個分批、轉批、承批及其餘的，譬如話澳博十八、九個場就夠這一個的，怎樣講啊，這一個的分別。因為頭先生司長講過，就是說理論上，每一間承批的公司，最多讓他有一個轉批的機會或者是分批的機會，我想好多議員都不知道是甚麼意思的。而突然間又講好似澳博等的有十八、九個場，等它輪迴之後，個場，然後就第二時可以整合這樣，我想，我知多少啦，但是我想好多議員都不知道。或者可不可以司長講一講，承批公司得三間，係人都知了，而承批之後分批的是甚麼例子呢？邊間是叫做分批呢？是不是分批就是可以自己獨立的管理而不需要跟承批公司的模式呢？譬如澳博那十八、九個場，它們又不同，它們是直情係由澳博做的。我想，如果可以澄清這一點，在座好多議員，或者再討論下去的話有意義一些。

多謝。

主席：鄭志強議員。

鄭志強：多謝主席。

主席、譚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想問的亦都是博彩業的問題，就是頭先譚司長很強調的政府的下一步工作就是怎樣完善對博彩業的監管和審計工作。之前我都想問這個問題。

賭場公司在競投這個賭牌的時候都向政府提交了一個計劃書，很厚的一本東西，它承諾了做很多事。有些是政府要求它在投標的時候一定要帶有這些承諾，包括一些公益的事，一些社會的投資等等。我不知道政府現在對這些它當時的三間，加上金沙應該是四間的公司，他們在這些承諾要做的事究竟現在做了些甚麼？有沒有做到？有沒有一個監管機制去檢查、監督、落實？我

不知道屬不屬於保密。如果說這些承諾，對政府的承諾，不方便在這裏講的話那就另計，如果不是保密的話能不能夠在議會向我們講一講？已經批個牌出去這麼多年了，他們承諾要做的事現在究竟落實了幾多呢？因為澳門的唯一資源就是這個合法的博彩業，這個資源可以說是屬於整個社會的。如果他當時要拿這個標而向政府做了的承諾而又做不到的話，政府在這方面有沒有一個監管的制度，懲罰的制度？我相信應該有的，可不可以向我們介紹一下，因為我們都覺得很關心這件事，因為博彩業對澳門的影響很大，貢獻亦都好多？而現在予兩個公司牌，應該講，對澳門一些公共設施的開展，公共福利，甚至投資，應該是有所促進，有所幫助的。在這方面對是不是可以向我們 我不敢講要“交代”，即是說是不是可以向議會講一講這四間賭牌公司它現在，已經應承了做的事做得怎樣了。

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

就想再跟進剛才的問題。

剛才其實就講到，司長就講到開設投注站這方面政府是會持一個比較審慎的態度，聽起來都頗好的，但是我現在想深一層，究竟比較審慎是甚麼意思呢？這個比較審慎的意思是不是說即是話基本上不會再讓它再增加開設投注站呢？如果是的話，那是不是可以能夠有一個比較明確一些的信息，譬如話就是令到那些博彩公司就不要再考慮在一些民居增設投注站？這樣，再進一步來講，其實看看博彩公司的收益裏面，投注站其實就是佔一個很小的比例的，在政府的角度有沒有可能就不只是不批出新的投注站，還有沒有可能壓縮在社區裏面的投注站？因為事實上，第一，它不牽涉到很大的利益，而第二，當然了，我們不可能讓他開了之後來硬要它關閉，這個亦都不可能的，作為一個政府，但是，透過政府表達一個意願，因為事實上就是因為他們都有開設的意圖的，那個時候有沒有可能將這些投注站從一些社區，從居民集中的地點搬遷回去一些旅遊區、酒店區這些許地方呢？我覺得這方面不知道政府是不是可能在這方面增加多些的考慮，來減

少這個投注站在社區泛濫的這一個負面的因素呢？

多謝。

主席：司長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多謝幾位議員。

我想，頭先 我想先答了個投注站，區錦新議員的提問。我想，我們所謂的審慎的態度，其實已經看到了，我們在零四年只是增加了一個投注站，而且不是所謂傳統的住宅區，是在新口岸。我想，這個審慎態度已經是具體地表現了出來。而我們亦都不能夠在這裏承諾說以後我們不批投注站，因為如果覺得有些是合適的，比較合適的，或者 好難講怎樣才叫比較合適，但是我們都是覺得適合開設投注站的地點我們是會考慮的。當然了，具體已經講了，具體已經證明了這個投注站不是說遍地開花，無限量地在開設中。就是這個情況。當然，我們亦都會鼓勵一些，如果覺得不是很恰當地方開設的，或者真的在民居裏面或者民居附近，我們都會建議公司重新整合一下的。

合約的承諾，我想，其實，基本上，政府同這三間公司所簽的合約已經全部公開了，大家在網上亦都可以看到了，這一個合約並沒有保密。我們同這三間公司簽訂的合約是全部公開的，所以他們所作出的承諾，大家從這個合約上面是看到的。他們主要的承諾就是：稅收。他們從一開業，一開始有收入的時候他們就要給博彩稅了。到現在為止，還未有一間公司欠稅或者延期交稅，未發生過的。賭桌的溢價金大家都給；建設推廣的撥款，所謂的一點四、兩點四方面的收入的一些，大家都在給，這個承諾大家是接受的；澳門基金會的撥款大家都在給。所有投資計劃，我們看到大家都是非常有誠意地去開展他們的投資計劃。投資計劃的期限，由零六年開始，陸陸續續，當時這三間公司，這幾間公司他們所承諾的投資計劃陸陸續續在零六年就會到了一個期限。至少在現在，我們看到這幾間公司仍然都是非常誠意地在開展他們的投資計劃。期限未到，我們現在很難講到時他們可以履行他們的投資計劃的程度有幾高，有幾多。這個，政府一直在監察中的，監察著他們的。我想，主要的，他們在合約裏面的承諾是這幾方面。政府是有一個監察制度監察著他們，我們博彩

監察局的其中一個職能就是去監察他們履行合約。我們亦都在施政報告裏面再一次強調，我們是會加強去監管這些博彩公司履行他們的合約。這個大家可以放心，我們對合約承諾的履行方面的監管，我們看得很重。

陳澤武議員提出的分批給、轉批給或者承批，當然了，剛才陳議員亦都很清楚，就是承批公司只得三間。我們亦都講了，政府在他們的合約裏面寫到明，就是他們是不能夠將他們的業務作轉批給、分批給，一定的！如果要作出這方面移動，想做這種事的話，一定要得到政府的同意，向政府申請，而政府對這些申請審批的態度，頭先亦都講過，是非常之，我們覺得是要很審慎，是非常之嚴格。在現在階段，我們覺得，如果每一間承批公司他們申請超過一個分批給或者轉批給，我再次重申，我們覺得是不合理的。在現階段我們是不會去審查任何超過一個轉批給或者分批給的申請的。

所謂十八、九個場場呢，就是正如好似澳博多年來都營運著十一個賭場，十一個賭場設施。所有這些賭場設施都是澳博的賭場設施，將來，譬如明年可能去到十八、九個。這些全部都是澳博要負責的賭場設施。我想這個是很清晰的。它們不是說每一個場有一個牌的，或者有一個賭牌，或者拿到一個批給，絕對不是這種事，而是在澳博營運的其中的一個點 十八、九個場只是澳博營運的其中一個點。當然，澳博話，在他們的營運方式之中，他們話要找一些中介人幫他手，這個，如果在一月一號之後，這個中介人是已經登記的，是容許的。他可以在這些場裏面找一些中介人幫他手的，這個，根據我們的法律制度是容許的。

我想我要說明的就是這麼多了。

多謝。

主席：馮志強議員。

馮志強：我不是同司長爭論賭場這種這樣的發展的規模性，我是想講一講這個博彩業對這個社會的影響，所謂社會道德。賭，你問十個人十個人都說不是好事，但是我現在看到政府的概念是要做強做大，不止做強做大，還要將來衍生到起碼有超過五十個場。一個承批公司可以有十八場，五十四個場 三八廿四，五十四個場，你想想，這個效果會變得幾壞呢？特別是

在最近，因為賭博失敗，賭博輸了錢，那些家庭的變故，喂，這種事會不會因為多了場而增加了它的比例呢？我告訴你：一定會！一定會！希望政府不要只顧自己富貴，都要考慮一下消費者這種這樣的遭遇。

多謝。

主席：我想請問譚司長或者有沒有回應。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我不是回應，我想澄清一件事：是不是將來有五十四個場，在現在來講純粹猜測，純粹猜測。我想，我們說的是，在現在，我們覺得，澳博去到十八、九個場，在現在這個階段我們覺得已經是一個 應該夠的了，應該夠的了。我們希望他利用這十八、九個場去整合他原有的賭場。我們不是說希望他永遠維持在十八、九個場。我們希望他們有一個空間去整合他們的場。這個才是我們的 我們頭先亦都講過，在一、兩年之內，我覺得，這個銀河，可能開多一、兩個場已經是足夠的了。我不覺得銀河應該在這一段短時間之內有十八、九個場的。當然，這個開場是要向政府去申請的，這個當然是要向政府申請的，但是這個是不是合適呢？這個，除了 我們政府在這方面是要作出考慮的。

主席：各位議員：

由於時間問題，我們現在休息二十分鐘，回來我讓你講，鄭志強議員。二十分鐘。

（休會）

主席：各位議員：

我們繼續開會。

鄭志強議員請。

鄭志強：多謝主席。

主席、譚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剛才聽馮志強議員講，一再在這裏好似佛口婆心地講公平競爭的問題，刺激了我，好似是有這個存在。因為你能夠給澳博十八、十九個場的話，那兩間美國公司會不會這麼順攤，你譚司長話兩個場他就肯應承呢？我記得在去年及今年的一段時間，特別是那個博彩信貸法未過之前，市場上都有些傳言，就是說那些美國公司在那裏丟橋扭擰，同政府講好多條件，好多這種流言蜚語存在。聽譚司長，剛才馮議員所講，變了我都有些擔心。初初我覺得你譚司長話兩個場的可能他肯應承的，但到時他不肯，甚至佢又用美國的法律又同你講一輪：澳博為甚麼十八個而我卻不行呢？你最低限度給我十五個！這樣，在澳門，會不會多得滯呢，這些場，真的？這個後患，政府有沒有評估過呢，真係？我聽完之後都有些擔心，真係！

多謝。

主席：沒有議員舉手，所以請譚司長。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多謝鄭志強議員的提問。根據政府同這些公司的政府是有一個權去審批他們開場的申請的。當然，你說會不會根據哪裏的法例或者甚麼的認為公平的這樣的意見，要政府怎樣怎樣，看理由吧，看看他有沒有理由吧，政府有沒有理由覺得他是合理地去開這麼多場，或者開這麼多檯。每張檯他要給三十萬的溢價金，而不是說他隨時可以我想，如果一個公司他想開一張檯或者想開一個場，他要作出投資的。當然，亦都有些業界的意見，或者有些議員會說，現在開一個場會有很多得益，或者怎樣。有得益，但是同時亦都可以講俾大家聽是有風險的。澳博所有的廳，已經運作開的廳，不是每一個廳都好似大家想象中咁好賺的，每一個場亦都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收益咁理想的。其實這些是有一個市場限制存在的。所以我們同時亦都不相信，或者我們都不認為澳博是很有意思地很長久地去維持十八、九個場。如果真的是有機會讓他們整合，而整合了之後，個效益更好的，沒有這樣的一個市場推動力他們一定要維持十八、九個場的。我想，到最後，就是看了，一個就是大家怎樣去看這個市場的發展潛力，或者是怎樣去看個市場，看他們給了個溢價之後仍然可不可以開那麼多檯那麼多場，亦都要看政府在這方面將來怎樣去抓。政府在這裏有絕對權力去審批每一個開場的申請的。我們是不擔心任何人用任何外地的法律來同政府在這方面來作出怎樣的

爭議的，因為所有的牽涉到，或者所有有關這個合約方面的法律，到最後都是以澳門法律為依歸的。

多謝。

主席：我想 鄭志強議員。

鄭志強：多謝主席。

譚司長：

我想跟進頭先你所講的。因為我們的擔心不是只是擔心兩個賭牌的公司這個問題這麼簡單的。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那個場的經營的情況同那個博彩承批公司是有一定的關係存在。如果萬一真係話個場越來越多，好似你所講的，不是那麼容易經營的，出現一些競爭，甚至會產生一些惡性競爭的時候，我們擔心的就是，在回歸前，在我們澳門出現過的這些由於賭場利益爭奪而引起的一些廝殺而造成的治安不靖，這個不能不引起注意。如果真係話譚司長所講的不是這麼易經營的，搞得不好是會蝕的，那他不就是去爭，爭客！這樣就大鑊了，到時。而如果政府真的是覺得不是那麼容易經營的話，那是不是應該收緊這些場的發數，使它不要造成惡性競爭，會不會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很有好處呢？

多謝。

主席：歐安利議員

Leonel Alberto Alves: Sr.<sup>a</sup> Presidente

No que respeita a legislação, que projectos ou propostas de lei, designadamente em matéria fiscal, poderão ser apresentadas a esta assembleia relativas ao jogo, no próximo ano? Já se falou na questão do *write off* e existem outras questões pertinentes para a indústria do jogo e que têm uma envolvimento para a Assembleia Legislativa. Para facilitar a programação de trabalho, o que é que é provável que seja apresentado para nossa apreciação. Adicionalmente, aquilo que poderá ser objecto de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A segunda questão tem a ver com a actual estrutura da Direcção de Serviços de Inspeção e Coordenação de Jogos.

Com mais casinos, mais trabalho e a consequência óbvia será um maior grau de inspeção e de coordenação. Preconiza-se a alteração do actual quadro de inspectores, por forma a que a fiscalização seja devidamente feita?

Muito obrigado.

( 歐安利：主席。

在立法方面，有哪些有關博彩課稅的法案將會在來年提交立法會？由於曾指出將會削減一些立法工作，亦由於有些與博彩業有關的重要問題必須有立法會的參與，因此為方便工作安排，想知道有哪些事宜可能會提交立法會審議？又有哪些事宜可能會由行政法規規範？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博彩監察暨協調局的現有架構。

隨著賭場數量及工作量的增加，監察和協調的程度顯然有需要提高，為能適當進行監察，會否建議修改現時的督察編制？

多謝。)

主席：譚司長。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多謝鄭志強議員、歐安利議員的提問。

我想我頭先已經是答過了，就是說，究竟那個場是不是無限制，剛剛已經講過了，我們是十八、九個場的了，不是大家所想的無限制的場。已經講了是十八、九個場了。所以在這裏我就適當地，亦都覺得在現階段是比較適當地將澳博在一個短時間之內的場數限制在十八、九個場。這個，政府已經在這裏採取了這一個方式，在這一個時間限制十八、九個場，而不是無限制的場。亦都是因應了一些以往賭廳的一些經營情況，所以政府是引入了一個中介人的發牌的管理的制度。我們希望通過這個這樣的

管理制度，我們是更清晰地去掌握中介人本身的實際情況，希望通過一個資格審查和一個能力的審查，我們希望合適，更合適的人是作為中介人去從事博彩業，希望有些更合適，比以往，或者我們不清楚的一些中介人背景的情況之下，希望在這兩方面是有所改善，使我們更容易地去掌握這些中介人的實際的情況。政府在這方面是正在做加強這方面的管理工作。也正正是看到有可能會發生一些情況，現在就在做這些這樣的管理工作。這些全部都是——一路都在做緊的，而一路大家都應該看到，知道政府是在做甚麼。

歐安利議員的提問，博彩監察局確實因為賭場的數量在增加中，而博彩監察局最近亦都是開始招聘更多的督察。而這些督察是要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才能夠實際投入工作。但是在增加督察方面，博彩監察局已經正在做一些訓練的工作，亦都是進行一些招聘的工作。在明年，我們是不會提出任何有關博彩稅務方面的法律。頭先很具體地講到 write off 方面的法律，頭先歐議員問我們會不會在明年提出？我們在明年，在零五年我們是不會提出這方面的法律：write off 的法律。其他有一些法律法規，我們現在正在——尤其是一些行政法規，我們是在制訂中的，正在協調制訂中的，例如一些對娛樂場營運方面的監管，我們現在在制訂這方面的法律。一個行政違法的法規，行政違法的處罰的法規我們是在制訂中的。對一個角子機方面的管理、監管方面的制度、法規，我們也在研究制訂中。將來，當然，對這個網上博彩方面的法律法規，我們已經開始研究，但是幾時才會形成一個法律草案拿出來到立法會呢，我們現在還未能夠確實去講。可能網上博彩這方面的法律、法規在現在世界上，對網上博彩這種事都是比較受關注，所以在這方面我們現在亦都開始去研究這方面的法律法規。我想，在博彩範圍裏面的法律法規，基本上就是有這幾方面，但是很肯定地講，這個 write off 方面的法律在明年應該是不能夠提出的。

主席：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多謝。

我想跟進一個問題，就是有個別的博彩經營場所就獲得政府用半年的批准的方式去暫時輸入一些外來的勞工擔當一些低級的 supervisor 的工作。亦都有議員指出，認為是一無是處的，做到。但是無論如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對於這種這樣的批給會

不會繼續呢？會不會是有一個終止呢？尤其是當它的確個效用不大的情況之下會不會通知個僱主，說：喂，要換了，你用番本地人啦？還有，就是說我們博彩業還有一些新的項目陸續，尤其是在零五或者零六年就開始投入運作，我就是想瞭解一下，這種用半年臨時批准一班由外地輸入的人員來到澳門這種這樣的體制，又不是正式輸入勞工，又不是投資居留的專業人士，而這種方式會不會繼續去運行，還是乾脆不會用這種方式，是用更加公平的方法，是輸入勞工的話，就和其他企業一樣的那個準則去處理？而如果你是投資居留就用另外一種辦法，就不是用一種好似向博彩業過度傾斜，甚麼事都全部優惠它，輸入人員都比較容易些這種的方式來處理呢？我希望看一下將來怎樣做。

主席：譚司長。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多謝吳國昌議員的提問。

我們用一個半年臨時工作許可的方式，容許金沙輸入一些 supervisor，正是因為我們覺得是有這樣的潛質，是可以經過一段培訓之後，是會適應到一個外來的投資者他未來的要求，是可以去接替這些這樣的管理工作，所以才用一個臨時的半年的短時間的方式，容許他半年。因為當時我們很清晰地同所有的博彩公司講，我們是不會容許他輸入莊荷的，這個底線是我們堅守的。在現在，我們仍然是不會容許博彩公司輸入莊荷。當時，一個新來到澳門新營運公司，他認為在管理，在他們自己那個娛樂場管理方面，他需要一些他們公司認為是更適合的人選，例如係識英文的。當時他提出一個意見：佢係識英文的，有外國賭場經驗的一些人員。而這個，在當時，在一段時間之內，本地，我們是很難提供大量的這方面這樣的人員給這些公司在它初開業的時候是可以馬上利用這些他認為更適合的人員去讓他們可以開始運作。但是我們亦都很強調，我們覺得，澳門的本地員工經過時間的培訓，一段時間的經驗，他們是有機會可以接替到這一些這樣的管理工作。所以，在那段時間之內，我們是採取了一個比較折衷的辦法，是容許了這些公司以半年的工作許可方式，讓他們先輸入一些他們認為更合適的人選，等他們開始營運了，看半年。剛才鄭康樂議員亦都提過，其實這些人員，已經可能在某些方面，亦都可以看到這些工作人員，其實那個效果，他們請的那些工人的效果其實不是那麼好，可能請本地人是更好。這個我們

是很樂意見到的，這個情況我們很樂意見到的。如果真的是全部公司覺得這方面的情況是真的有這些這樣的情況發生的話，我們是很樂意見到他利用本地員工去年接替這些所謂低層的管理工作。我想，當時的半年的臨時工作許可輸入 supervisor 這方面的措施，是一間當時新的外國營運公司來到澳門的一個運作，但是他們對澳門的環境亦都不熟悉，政府亦都為了讓這些公司在運作初段是比較順利開始他們的運作的時候，是一個臨時措施。我們可以講，未來我們一定是不會去延續這一種這樣的方式。如果他真的是需要聘用管理人才的話，我們一定是要求他以正式外勞輸入申請來輸入的。

多謝主席。

主席：鄭康樂議員。

鄭康樂：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

我在這裏想澄清一樣，不是只是金沙才有這些輸入的 supervisor，我們發現到在華都亦都有一批這樣的人。

多謝。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對不起，剛才我是錯誤了！因為剛才我其實是，我亦都清晰華都是有的。華都它本身亦都因為是聘用了一批澳洲的管理經理，管理層，所以它當時亦都提出了與金沙同樣的條件，因為華都娛樂場的管理其實是用澳洲的管理人員，所以他們亦都提出了同樣的要求，同樣的條件，當時我們亦都在華都開業的初期亦都容許了它這樣做的。這個，我亦都是要向鄭康樂議員道歉的。

多謝。

主席：我想請問各位議員，關於剛剛的話題：博彩業，還有哪位議員想發言的？若果沒有的話，我讓容永恩議員講其他的。

區宗傑議員你是不是講博彩業？

區宗傑：不是，是新的。

容永恩：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

終於轉話題了，轉一轉落社會保障這個題目。

看到零五年的施政方針裏面的社會保障政策裏面都提到，政府亦都會全面檢討和完善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就要逐步擴展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繼續完善散工供款制度，研究將更多自僱人士納入這個社會保障體系。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面，本人，亦都包括關翠杏議員，在議會上，我們都多次提到政府是不是應該將家庭傭工納入社會保障的網絡。因為我們覺得，既然現在亦都有一部份並非工作的人士他們亦都可以自願供款，而實際上家庭傭工亦都確實是處於被僱的狀態，而這些權利亦都應該得到保障的。除此之外，就算是一些僱主身份的勞動人口當中，亦有不少是以一些家庭模式經營搵兩餐的人士。亦都由於她的丈夫是一個僱員的身份，即使妻子在店內工作，亦都是不能夠參與社保的，亦都令他們失去了應有的保障。此外，亦都有不少的女性，實際上亦都是一直從事無酬的家務工作的。而其實，家務勞動亦都是可以算為社會勞動的一種的，亦都應該同其他行業一樣是對社會有這個貢獻的，但是根據現時這個法律，她們的勞動價值在法律上是未得到肯定的，亦都因而是沒有條件參與社會保障，是得不到合理的保障的。我覺得這些情況亦都使到女性在年老時的經濟是處於不利的，因此亦都再一次在這裏希望政府繼續對這個問題是應該給予重視的，亦都應該盡快將有關的人士納入社保，從而亦都保障勞動婦女的權益。

多謝。

主席：梁玉華議員。

梁玉華：主席、司長閣下、各位官員：

那個社會保障那方面，我睇返零四年，司長講了他是籌備設立破產欠薪的基金的，解決那個破產欠薪墊支的問題，就不想再再利用這個社保裏面這筆費用裏面支付。但是看今次的施政報告，是沒有提到這一方面的，不知道是不是其實是在籌備中，仍

然是繼續籌備還是現在是有另外一些想法，所以很想知道一下。如果真的是在籌備中的，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時間呢？如果不是的話，現在是怎樣來到保證這個社會保障基金來真真正正用於第二日保證我們的居民因年老、殘疾、失業和患病這一方面能夠得到這個保障呢？

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閣下：

又來講社保的問題，就是剛剛行政當局決定將博彩稅收的那三個巴仙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五直接撥入去社保基金。我想知道的就是這一個的撥給是意味著甚麼呢？是意味著純粹是單純增加社會保障基金的資源，令到它相對穩定和充裕，還是還有其他的，即是後面有跟進的改變呢？而這個改變可能牽涉到有一個公平性，亦都有可能牽涉到資源的增加的。而其中一個改變就是說，的而且確，社會亦都有些不同的意見，譬如話現時供了六十個月，去到六十五歲就可以拿到養老金，這個，有些人會認為不是那麼恰當，因為供的時間很少。當然了，這一點是有爭議的，亦都涉及到有些老人家去到社保基金被一些社保職員嚇他們，因為他們問，現在我供了六十個月了，我現在又沒工作，可不可以不供啊？這樣。而職員就告訴他，現在就是可以的，但是將來修改法例之後就不知道怎樣了，這樣！當然，這一個這樣的講法就似乎不是那麼恰當的，即使將來修改法例之後，現時已經在這個制度底下享有的權益就不應該被剝奪的。而事實上這一個這樣的制度的而且確是有可能值得改變的，即是將供款是不是需要一路供到六十五歲，除非有甚麼特別的情況而且可以免供之類，即是未必是以六十個月為限。這一個可能是一個將來研究社保的改變的時候的其中一個改變，但是這個亦都不可能不涉及到好多的資源。但是，跟住下來就有另外的一些改變就可能涉及資源的增加的。我就想知道在撥多了款項給社保基金的時候，究竟是不是意味著有些這樣的改變呢，例如就是作為養老金等的這些款項的時候，現時去到六十五歲已供滿六十個月的人士是可以享有一個月一千一百五十元的養老金。但是按照行政長官提出改善社會綜合質素這一個作為一個競選承諾，這樣，很明顯，如果作

為一個國際上的一個標準來講，一個養老金可能是去到薪酬中位數的三分之一，而現時的薪酬中位數是約五千元的時候，如果按照這樣的時候，就意味著如果較為同國際標準接軌的話呢，就可能是千六元這一個這樣的水平，而現在一千一百五十元是遠低於這個水平的。我們有沒有這個調整的空間呢？現在撥了這麼多資源給它的時候，有沒有意味著將來可能在這方面作出改變呢？這個第一。第二，就是現時的養老金就是六十五歲才可以獲得的。現在社會亦都有很強的呼聲，希望六十歲就可以獲得，即是將這個年齡下調。這方面不是說他沒有理由的，因為事實上亦都是有一定的理由的。但是這方面政府在政策上怎樣看呢？會不會真的是將六十五歲獲得養老金下調到六十歲呢，這個亦都牽涉到資源的增加的？所以剛才提及到，當政府撥多些資源給社保基金的時候，有沒有意味著有這些這樣的改變呢？我的問題是這一方面。

而另一方面，我就同容永恩議員亦有相同的意見，就是在家庭女傭，家庭傭工，家庭主婦這些，其實這些會不會在短時間裏面將他們納入社會保障基金裏面去作為供款呢？

我的問題是這麼多。

多謝。

主席：副主席請講。

劉焯華：講起個社會保障基金呢，我看到話題幾多，不過我想講一件事，就是自從設立了一個社會保障基金去墊支僱主欠薪這個問題之後，我不知道我曾經在回歸前多次都問過，到底這個墊支能夠收得回來，放回我們的基金裏面，到底個成數是幾多呢？不過我不是如果有興趣回答這個問題都但是照我的感覺，當時我問，確實是沒有辦法收到幾多，或者不是說完全沒有，我相信成數很低能夠交回入去個基金裏面。現在出現的問題，就是大家都知道，以現在的制度來講，當法院有了判決之後，它還有一個就是執行的程序的問題，它的執行程序就是這個僱主是否有財產，而這個財產，當他或者是破產或是是怎樣都好，他這個財產都是要清理的，而清理之後，他到底銀行幾多，即是按那個債權怎樣分配，然後下來的，那個程序是很冗長的，很冗長的。所以，實際上，由於這樣，形成了實際上被欠薪的工人很長時間都收不到那個欠薪，因為你們那裏支付不出

來。而我想，可不可以，即是話，既然已經是墊支，我墊了出去的，為了解決工人能夠快點收到的時候，可不可以在法例上來修改，即是話，當法院有了判決書之後就是墊，就墊了出來先。至於法院的執行的程序，那將來能夠執行得到，能夠有幾多可以拿回入基金就拿幾多入基金，這樣就可以免了有排等，要等到那個執行的程序完結了之後那個工人才能夠收回欠薪。既然實際上情況都是這樣的了，即是話這麼久了，收到的機會都是很渺茫了，是否可以通過修改這個社會保障基金的墊支制度去解決這個問題，使到工人能夠更快地收回那個欠薪？剛才聽梁玉華講，我想，現在這個社會保障基金問題確實是要有一個比較系統的一些研究怎樣去修訂。社會訴求很多，如果我們不去整體地考慮這個社會保障基金，關於這個欠薪墊支的問題，關於享受退休金的年齡降低的這個問題，這個自願供款的問題。將來會有好多問題產生，比方講，如果真的是那個老人津貼實施了之後，即是話一些不用供款的人，他當然不是叫社會保障基金去支付都有津貼的。現在實際上的情況是怎樣的呢？供了五年的人，他是可以享受，但是現在這個社會保障基金從九零年開始，很多很快供了十五年的，再過五年就供了二十年的了，但是當他六十五歲享受是同一樣的。這樣，供了五年與供了二十年的，同樣都是得到這麼多，那它又有一個反差存在的。而且如果這些問題所以我剛才在休息的時候亦有同局長講，到底我們三年之後五年之後，到底我們，即是話到領這個退休津貼，到底人數有幾多呢？但是，從現在看來，由於那個自願供款還未掌握到幾多人，特別是建築業那個自願供款，所以又計唔到條數。還有，隨著自願供款如果不斷增加的時候，人數有幾多？總體上面我們沒有一個數的話，對將來沒有一個全盤考慮的話，那個基金是會出問題的。還有五分鐘。所以我覺得這個社會保障基金，在整體上面，全盤來講，怎樣調整好它，這個是很有必要的，好有必要的，否則的話頭疼醫頭，腳疼醫腳。昨日唐校長講，法律見一條，哪條不對我就去修一條；歐安利議員說，校長肯定是飲潮州茶飲醉了。但是，點都好，但是我覺得法律也可以這樣，但是作為整個社會保障體系，它是應該有一個比較長遠些的整體性些的考慮好一點，否則的話，它那種不平衡的情況將來會引發出更多的矛盾。

多謝。

主席：方永強議員。

Jorge Manuel Fão: Obrigado, Sr.<sup>a</sup> Presidente.

Relativamente à política de segurança social, gostaria de saber que linhas de força estão pensadas para a sua reforma. Estão previstas medidas de alargamento do sistema e o aumento dos montantes do subsídio, na senda do que já foi anunciado pelo Sr. Chefe do Executivo?

Por outro lado, quero saber se é verdade que os trabalhadores não-residentes, mas em situação legal, não beneficiam da protecção da segurança social. Se é assim, existem contribuições resultantes desses contratos de trabalho? Estão previstas alterações ao regime vigente?

Obrigado.

(方永強：多謝主席。

就社會保障政策方面，我想知道有否考慮社會保障政策的主要改革方針？是否正如行政長官所宣布的已就擴大社會保障系統及增加津貼金額等方面制定了措施？

另一方面，我想知道，合法的外地勞工是否真的不會受惠於社會保障的保護？若是這樣，那些勞務合同是否也要納稅？有否計劃修改現行的制度？

多謝。)

主席：我想請問各位議員，就這個題目還有哪位議員想發表意見的？徐偉坤議員。

徐偉坤：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本澳現時的社会保障制度同好多其他國家、地區的保障制度一樣，基本上是不足以保障居民退休後的生活支出。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研究顯示，收回來的那份只能夠是夠支付居民十個巴仙左右的退休後的生活支出。請問司長，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這方面有沒有做過一個研究、統計，在提高綜合生活質素的前提下，以及在財政收入預計日後有較大盈餘的條件之中，政府有沒

有考慮過修改這個社會保障制度，使到這個制度能夠為退休人士提供更大的生活保障？

多謝。

主席：關翠杏議員。

關翠杏：多謝主席。

就社會保障的問題，我自己都想講一講，發表一下個人的看法。

社會保障基金制度從九零年開始創立之後，對於社會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規的整體檢討，實際上就只得九三年那個法律一路行到現在。事實上，剛才我們好多同事都講了，一個就是說，現時由於社會保障基金，儘管剛才我們有同事講，水平比較低，但是由於它的供款亦都很低，所以大家都對這個社會保障基金，都會覺得是一個不錯的制度，即是這樣講。大家都希望在未來當然了，這個調整當然是希望福利金，有關的養老金是有條件調整，但是實際上，當然，我們一直都很擔心基金那個資源的問題。而事實上，勞資雙方供款是一個好細的數，過去就靠政府的一個巴仙的財政收入來作為基金的資源。現在，一個就是說，剛剛好用了博彩稅裏面的一個專項的給付去解決這個問題。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好的方向，但是現在就有一個問題：不知道是不是以後都是，還是只得零五年是。我相信這個需要知道，第一個。第二個就是說社會保障制度其實如果從配合特首的施政理念裏面講的我們未來要朝著生活素質的這方面，我相信人的晚年保障這一個是一個最終的根本。而社會保障基金的制度，無論個基礎即使是怎樣都好，在目前來講都算是一個叫做可以從照顧到人這個退休這個問題，年老的時候的問題。但是它的確存在從九零年到今日，原則上，除了一路調整過少少那個有關的津貼的數額及一路一路擴大那個供款的範圍之外，它好多的內容都是未調整過的，例如供款的那個五年的標準，剛才講的那個，其實這個是的而且確存在著好多不公平的。即是有好多人就會覺得，這個基金大家就會想入，入了之後，五年之後我最好就唔使供，它就會導致出現這樣的一種情況。所以，保障基金制度，我自己個人覺得，是應該有一個適時的檢討，就是因為它太久了十年了，都沒有對這個制度全面檢討。亦都由於這個基金現在越來越已經涉及超過二十二萬的人曾經登記成為這個

基金的受益人，現在再加上不斷地擴大這個基金供款的網絡的時候，這個基金的確可以講，它絕對是可以講牽涉到我們澳門好多好多人，可能遲少少就會超過半數以上的澳門人都會看著這個基金的。所以對基金這個完善運作，我相信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在這裏我希望政府能夠去考慮，就是說，因為我在今年這裏真的是看不到政府會怎樣去修法，即是對這個保障基金作一個全面的檢討，無論從供款制度，領取這個基金應該有的那個，究竟是幾多歲先應該可以有資格拿養老金和所有的條件，我覺得應該重新來探討的，及怎樣令到更加多的人有機會納入這個基金，亦都盡量去為基金的資源的增值，增加多些資源，才有條件去將這個基金完善。我相信，我希望政府都能夠在這裏認真去參考這個基金的整體的修改和探討的問題。當然，這個過程之中希望能夠多些諮詢。

多謝。

主席：唐志堅議員。

唐志堅：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

我都好像同意好多的議員提出的問題，即是社保基金從法律到整個未來的方向都是值得探討的，可以說，這個探討對社會是有益的。其中有幾件事是有一些的值得研究的問題。第一個，譬如當時設立社保基金的時候，把社會救濟的錢都是社保那裏出。當時，立法原意是說以後檢討吧，但是一直都沒有檢討過。而社會救濟，當然，我認為現在的職能分配應該是社工局的。那是不是社工局對社會的救濟，橫豎都是這個政府荷包的，何必要用到僱主與僱員雙方供款的錢呢？這個是一個值得去探討的問題，由此就造成社會救濟的這些與社工局這兩個部門之間有一個問題：審批是它，錢就由這邊給。第二個問題就是議員提出的關於墊支，薪金代支的問題。我想，這兩個問題都是比較關係到這個社保基金的基金運作的問題。當然好多人就擔心將來有沒有錢給呢，人越來越長命，入了這個保護網的人越來越多？當然，現在還要由於這樣有保障，好多都要求能夠入到這個這樣的保護網，因此帶來一個問題，就是政府現在亦都決定了把博彩的那個特別稅百分之四是撥入去。這個是一個好措施，我個人的看法，可以使到社保基金不怕將來越來越

乾，你收入畢竟有限。但是另一個是會帶來一個問題就要研究了，你個社保基金，社會又這麼強烈，好多的人都是要求納入這個保護網，將來要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總是要有一個政策性的取向。剛才有些議員都講了，又要顧慮權益啦，家庭主婦又希望納入啦，家庭傭工又希望納入啦，這些問題是整體關係到社會的政策。另一個問題，就是本身，當時的十年前的那個條例亦都可能當時其中大家都有意見，關於供滿五年，年滿六十歲，他就有得享受的。這個問題，當時開始時是對的，開始時行這個制度是對的，因為那時已經面對有些年老的工作者了，他未到六十五，他六十，你們如果沒有這個制度，就把他排斥在外了。而那批人，我們的目的就是想要照顧他的。而事隔十年，有沒有人現在六十歲才開始做事呢？有幾多人現在是六十歲才開始做事的，你才說比他高五年可以享受嘛，現在沒有了，我相信就算有也就是非常之個別的。沒有說六十歲才做事的，現在四十五歲都失業了，四十歲都失業了。不是的，失業現在又另有一個制度了，就是容許他如果是一直工作的，現在失業了，他就可以轉變為自僱，可以去交錢，可以繼續，不斷的，是不是？冇呢支歌唱架。所以類似這些一系列的事，我覺得是需要去評估的，是需要在未來這個時間去就整個法律的制度，社保基金的整個方向，方向性作一個評估的。至於社會認為，乾乾下，將來就會水乾，我又不擔心這種事，因為任何的基金會不是說我有二十二萬，現在領取的，將來越來越大，是不是那筆錢要放在那裏呢？不是的，它是滾動式的一種資金運作。亦都可以講政府設立這個，從當時的意圖，亦都不會說做著做著就會沒有錢給人的。曾經有人講過一句話：最尾冇錢政府都要措的了。不知道這句話當時是誰講的了，在回歸前。這件事不用擔心，市民亦都不用擔心。現在政府有另外一個新的注入的措施了，可能更好了。但是適當時候要去修訂，可考慮整個的制度。當然了，亦都相信將來會更多人要求要納入這個這樣的保護網。既然我們訂定了一種社會保護網的目標或者政策，那當然了，我們將來就要整體地去考慮它。哪些人可以納入，盡量就是使到社會有個保障制度存在，真正做到一個保障制度。所以我很希望這一點能夠重視，在未來這一年可不可以有些研究或者法律的修訂。

多謝。

主席：梁玉華議員。

梁玉華：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提到這個社會保障，先頭好多同事都講到適時地進行檢討或者是再制訂這個政策，而其實看看過往，政府對於這個老齡化的問題怎樣去解決和面對是好少去著墨的，而人口老齡化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要面對的。根據研究報告預測，未來的人口負擔指數是不斷地下降，這意味著能夠提供照顧、支援的人口資源是越來越少的，所以更加顯得以後長者的社會保障的重要性。而社會保障不是說到時人口老齡化我們即刻就有筆錢出來，這是要靠這些人口在年輕的時候就做一個準備。所以，在現在這個時候我都好同意其他的同事講，是適時地檢討這個社會保障，為如何為長者構建完善的退休保障體系作出一些深入的研究和提出一些政策，來滿足他們在住屋、醫療、學習、娛樂這些需要的同時，不至於使到過多地增加社會的負擔。所以是需要特區政府及早地籌措，以保障這個長者的服務可以持續地提供的。所以，一路到現在，其實都很多人，包括社會保障的工作者都多番提出，即是這個時候是我們重新想一想我們社會保障的政策，應該是由現在開始去準備和籌措。所以在這裏都表達我自己的意見，即是怎樣因應個老齡化而更加有系統地完善我們這個退休保障的社會保障政策。

多謝。

主席：梁慶庭議員。

梁慶庭：多謝主席。

各位政府官員、各位同事：

其實對於社會保障這個制度，社會福利，由兩個司長，如果回歸之前，都似乎是這樣的情況，由兩個不同的的司長範疇去管轄。亦都有社會上面比較多的研究，提出了這兩個問題，一個是社會保險，一個是社會福利，是混淆的。而如果由籌設的時間，很清楚，是保障作為受僱者他們在退休之後是能夠得到一個因為當時澳門沒有更加多其他的退休保障。這個是一個起步，儘管起步的時間投入比較少，它的保障相對來講是比較少，可以理解的，但是隨著這幾年，看著那個情況在變化，不單止受僱者，自僱者開始進入，那個範圍越來越大。正如我們有些議員同事所講的，原來確定了他的權利，跟住你告訴他沒有啊！有些議員話，那政府吧！當然，政府一定要承擔的。這個是

政府確定了它是一個社會保障制度，不能夠說基金沒錢。但是確實實，在好多年前，我在議員裏面，而有些同事亦都提及到，其實，這個這樣的狀況在開始的時候是不覺得的，越來越去到後尾就越來越覺得。現在就以目前這條數來計，如果說六十五歲現在我們就退休，平均年齡去到八十講平均。未來那個環境更加好，計過條數，大概，每一個按照現在的比例，是大概十萬零三千五百元。如果由二十歲開始供款，供到六十五歲呢，是供了二萬二千三百元。數要計的。未來那個發展來講，那個承擔更加要計。我留意得到，政府在施政方針裏面注意到檢討這一個制度。確實，這個制度你越遲去睇，我想，個問題就越大。因為很可能同原來的政策界限，在這幾年，或者整個十由九零年開始至到現在十多年裏面，有了一些情況的變化。而整個澳門社會，如果講話係提升整個社會的生活素質，大家更加處於一種安全的環境裏面，工作，生活和安享晚年。而我們作為政府就要有一個較為完整的規劃去計劃未來。目前來講，已經我相信有比較多的足夠的數據，應該看得到未來的發展的趨勢了。我亦都好希望，亦都相信，政府是會通過財政上面的計數，這個精算方面去預計到未來的發展和盡快地在這個領域裏面去提出一些可行性的一些的規劃和一個發展的研究。因為你受僱者本身會希望能夠在當你退休的時間得到保障，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剛才我們有些同事講，女傭，家傭，其實很清楚是一個受僱者。以過去的一些叫做散工，它很難去界定咁解 陞A但是，目前來講，我想，對受僱者，他們在退休之後的保障，我想整個社會是很清楚的。我們啟動現在的社會保障的制度，其實我自己覺得，起始，最重要的這個就是這一點。但是隨著現在的狀況來講，政府有這個計劃，在正在到來的這一年裏面，但是個時間已經不是很足夠，因為個時間越拖得久的話，問題呢，要解決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就越來越大，政府本身應該承擔的責任就越來越大。但是無論點，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事，請政府在這個方面加緊去進行。

多謝。

主席：我想請問，有哪位議員就這個題目想發表意見的？如果沒有的話，我就請譚司長。我想，大概的問題不需要逐一個議員來答覆。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多謝幾位議員的意見。

我想，大家很關注一個基金的資源的問題，那或者我先答資源的問題。

其實我們亦都非常之高興，當時我們的博彩法在立法會討論的時候，議會亦都是同意了我們將這個博彩收益的百份之三，利用了其中一部份作為社會保障用途，這個是根據那個大家同意的法律，大家同意、通過的法律，是已經訂定了最多不超過百份之三的博彩毛收益的其中的一個用途就是用作社會保障方面。我們亦都根據這一個這樣的法律原則，同這些博彩公司亦都訂定了他們現在的博彩毛收入的百份之一點四或者二點四是要撥去作這幾方面的用途。我們只是今年是將這一方面的社會保障用途的用款這方面的安排系統化和制度化了它，所以我們訂定，是規定了百份之四十五，這方面的收益的百份之四十五，撥去社會保障。其實這個整個社會保障，包括了百份之四十五撥去社會保障這個，不是一個新制度，不是一個新的收入來源，是一直以來有法可依，根據法律，根據合約，而去到今年就將它系統化和制度化了它，作為一個制度那樣自動撥過去。它不是一個新的收入。這個會不會只是零五年還是只是幾時呢？不是的，這個直情係有一個法律根據的，這個是有法律根據的。所以，這個大家可以比較。我想應該對這個沒有甚麼疑點，不應該對這個有甚麼懷疑的。

我們那個破產欠薪基金那個制度方面的籌備工作，基本上已經去到最後審議制度文本那個階段了。我們是希望在很近期就可以提交給社會協調常設委員會開始討論。當然，在討論的過程中、之前或者之後，我想，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勞資雙方，包括好多人士，都可以通過好多不同的機會、機制是可以提供和發表意見的。當然，我們並沒有忘記了破產欠薪基金的籌備工作，這個是繼續進行的。

我們亦都很高興各位議員都認同了我們今年提出的財政範疇的施政方針，因為我們很明確地在施政方針裏面寫明，我們在零五年是會根據本澳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狀況，全面檢討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這個原則就是建立符合本澳特點及與本澳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以使到本澳的居民，因為年老、殘疾、失業及患病等不能工作而得到有效的保障。這個檢討，我們已經放了進去明年的工作計劃裏面，我們一定會展開這個檢

討。政策方向亦都是比較清晰的，我們是會朝著這個政策方向去做。剛才各位議員所提的所有意見，在我們檢討工作之中一定會加入作為考慮的重點。

多謝各位議員。

主席：我想請問各位議員，就這個題目還有哪位議員想發表意見的？若果沒有的話，還有哪位議員想譚司長管轄的範圍。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多謝主席。

我希望將話題轉到對消費權益的保障，特別是對產品安全法律制訂，對於提升市民的綜合生活質素是其中一個必需的環節。它籌備的情況是怎樣的呢？今年是不是預期可以提交到出來呢？抑或不是，等到出年先呢？已經準備好未呢？最緊要是產品安全裏面牽涉到的，就是如果是條文草擬的話，我相信是很簡單的，因為世界上各地都有，問題就是那個產品安全的檢驗的機制和場所是不是具備，因為一個細的經濟規模，很多時受這個限制，就做不到真正的產品安全的檢驗和測定，以及發出有關的准照。那會不會亦都在這方面同其他地方去合作、去研究呢？或者同研究機構去合作，去做這些產品安全的測定呢？以及在我們消費者委員會的服務機構方面，現在還是限於澳門半島區，而離島的人口已經越來越多了，那離島方面是不是有需要亦都設立消費者委員會的一些服務的機構呢？我不知道消費者委員會的資源不足夠支付，但是最低限度，這個設想是不是需要計劃在明年應該做呢？

主席：譚司長。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主席：

多謝吳國昌議員。

產品安全條例，產品安全方面的條例的制訂工作，我們現在是進行中。正正好似吳議員所講，其中的條文不是難的，裏面都是檢驗機構、監管架構，是在那裏我們需要協調。監管架構就是因為產品安全是包含了好多方面的產品，有機電產品，有食品產品，是好多方面的產品，所以，在監管機構方面，我們已經在政

府內部是正在協調中，另外就是那些檢驗機構。我們消委會亦都同鄰近地區很多的檢驗機構已經展開了研究工作，看看是不是可以利用鄰近地區檢驗方面的力量去支援我們這方面，產品安全，未來在產品安全保障這方面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到。

離島的消費者的保障方面的工作，這個，我們是應該重視的，因為現在始終都是越來越多澳門居民搬去離島居住。就算在近期我們未能夠在離島開設這個消委會的辦事處的話，至少我們的流動服務車 我們消委會亦都有流動服務車 都可以暫時性地先為離島方面的居民提供服務，這個，我們是可以在這裏承諾，我們的流動車是可以先展開這方面的服務。

多謝主席。

主席：我想請問區宗傑議員，你是不是跟進這個問題？ 如果不是的話，馮志強議員亦都不是。那關於這個題目還有沒有哪位議員想發表意見的？若果沒有的話，區宗傑議員你可以發言。

區宗傑：譚司長、各位官員：

由於澳門近年的經濟蓬勃地發展，外資不斷地流入澳門，加上出口強勁，所以澳門特區政府的外匯儲備是達到接近四百億澳門元，這個是值得澳門人驕傲的。近日美元兌世界主要貨幣不斷地貶值，而人民幣正遭受升值的壓力。市場人士預期人民幣會在未來幾個月會作出向上浮動的調節，及會將匯率波動的幅度擴大。在正常的情况底下，如果人民幣的匯率有所變動，相信港元兌美元的匯率亦都會有所變動，或者會藉這個機會同美元脫 u。在這個情勢之下，請問譚司長，可否將澳門元的儲備組合情況向我們作簡單的介紹？請問特區政府有否作出預防的措施，以保障在貨幣波動的情況下，特區的外匯儲備不會遭受損失呢？另外一方面，請問譚司長，若果港元與美元脫 u，那澳門特區政府會否考慮將澳門元同港元掛 u 的比率調整到一元兌一元這個比例？本人認為，作出這個安全證，對澳門是有利的：第一可以充分反映澳門近年的經濟實力；第二亦都可以扭轉澳門幾十年來以港元作為主要交易貨幣這一個這樣的陋習，以利澳門元在本地的流通量可以大幅地增加；第二，假如澳門元兌港元的比例是一兌一，相信可以令澳門元在香港及內地流通的量加大，有助提升澳門幣的地位。請問譚司長可否見告澳門特區政府的貨幣政策？

多謝。

主席：我想請問鄭志強議員你是不是又問

鄭志強：金融方面的問題同樣是不是可以一齊提呢？

主席：區宗傑議員提的問題比較是特別些的，我想 不是特別，即是若果不是同類的話，我想一陣間譚司長歸納可能有問題。我讓譚司長 區錦新議員你是不是提這個問題？ 財政？現在全部是財政的，不過因為區宗傑議員提出來的問題，我想是比較專業一些，我讓譚司長答覆了先，如果不是的話，可能不是這麼決清楚。請。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主席，多謝區宗傑議員的提問。

區宗傑對我們的外匯儲備的總額的數字是比較清楚的。

關於區議員對外幣的一些走勢方面的意見，我不予置評，不予置評，因為可能大部份都是一些個人的意見個人的一些猜測，所以我是想在這裏作出任何的評論。

關於外匯儲備的一些組合情況，我們可以遲些向區議員作一個介紹，我們今日是未準備這方面的資料。我們可以遲些介紹。

區議員剛才提出的那幾個意見，當然是可以作為我們的參考，但是我不予置評。

多謝。

主席：鄭志強議員。

鄭志強：多謝主席。

主席、譚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我想提一個金融方面的問題，一個是金融立法方面的問題，一個是金融穩定的問題。

健全的一個金融體系，除了要有優良的投資環境之外，亦都需要完善的法規配合，才能夠增強當地的投資者的信心和吸引外來的投資客戶。舉個例，好似信託法，在英美，或者亞洲好多主要的國家和地區，甚至內地和香港都已經先後為信託投資制訂了相關的法例。澳門現在是沒有信託的法規的，在全球金融市場趨向一體化的競爭裏面，這個將不利於澳門在地區競爭，亦都沒有辦法滿足市場的發展所需要的。

或者我在這裏稍稍講多兩句信託法的事。在對客戶方面來講，有沒有信託法，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不同。沒有信託的法規，銀行只能夠根據客戶的個別的指令，將業務轉介到香港的投資公司或者基金公司進行買賣。這種代理的關係只是一種服務的轉介，服務的層面是非常之狹窄的，發展的空間是非常小的，亦都不能夠向客戶提供高效的理財的服務，同時，客戶與銀行之間亦都缺乏一個充分的法律保障。只有銀行成為了客戶的信託人，才能夠真正代理客戶實施他需要的一些指令進行一些買賣，信託的關係的雙方才能夠得到法律的保護。因此，信託法的設立，對本澳金融市場和銀行業務的發展是有積極作用的。而在吸引外資投資者方面，信託法的制訂亦將為澳門帶來長遠的經濟利益。同時，對監管當前的一些已經盛行的信託業務，包括理財的業務，對這些業務可以有一個更好的監管及使得它更健康地發展，這個是相當重要的。政府在這方面是不是可以加快一下這個步伐，盡快完成有關法規的制訂？

我想提的問題就是關於樓按的問題。最近這幾個月，特別這下半年，樓市的迅速的升溫已經引來了社會甚至鄰近地區一個熱門的話題，在不斷地議論。為甚麼大家這麼關注樓市的升溫呢？因為升得太急了！而且亦都是因為樓市的波動而帶來的風險和帶來的痛苦，恐怕很多人都歷歷在目。所以，保持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穩定，金融的穩定，看來我們的風險意識在這方面要加強。舉個例，現在以樓宇按揭為例，為了競爭，絕大部份的銀行是做九成按揭的，九成！甚至有些是做變相的十足按揭。這個風險好高的，樓價稍有波動就會造成負資產，而負資產的苦我們已經吃了幾年了。不是幾年，十年都有了。雖然政府是不應該干涉，亦都不應該介入市場的運作去干預市場，但是我的考慮，就是說，是不是可以給些指引給金融界或者給銀行讓他們參考。過去因為樓市比較低迷，樓價比較低落的時候，如果政府出一些指引，可能是會影響到樓市向上發展，現在這樣升得這麼急的時候，似乎會是一個時機。好似鄰近地區香港，它一直都堅持

是七成按揭的指引，在最困難的時候到現在已經好轉了它都未有改變過這件事，就是考慮到銀行的金融穩定和迴避風險。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作一些指引，是絕對不會對市場有所謂的干預或者是涉入，而只能夠說是更好地讓樓市健康發展，讓銀行在經營裏面減少一些惡性的競爭，而且更好地發展。所以我在這方面想聽一下政府有些甚麼的考慮。

多謝。

主席：區錦新議員你是不是這個問題，財政儲備？

區錦新：是。

主席：現在我們進入的這個同下午的那個是有些不同的，可能每個人提出來的都橫豎你都是。若果舉了手的話我一定讓你們講完才走的，所以，我想，方便譚司長的答覆，除非你們講的題目是一樣的，那就一齊講完。容永恩議員你是不是講鄭志強議員講的？

容永恩：我想有些關係的。金融產品管理問題應該同鄭志強議員那一個有相似的。

主席：我不知道你要講甚麼，你自己決定吧。

容永恩：金融產品管理，那應該是，我相信是有相同的。

多謝主席：

譚司長、各位官員：

近年銀行利息比較低的，亦都不少的市民由於利息低而將自己的一些儲蓄投入一些具風險的金融投資產品。而近年亦都看到，外地很多基金的產品公司亦都紛紛進入本澳的市場。現在市面上的金融產品非常之多的。當然，你話優越，亦都有好多，而當中亦都有不少是涉及投資年期非常之長及很繁複的條約的，其實很多時候一般市民都是不容易去理解的，亦都很容易產生誤解的。好多時候亦都聽到一些市民談起這個問題都會有時擔心這個這麼專業的從業人員的一些專業知識方面不足夠，亦都可能會擔心這個資金投放的安全問題等等。我亦都想在這裏問一問當局

的就是，對於金融機構現時推出的那些基金產品是不是已經有一個足夠的監管的功能存在呢？另外，現時，不少的金融機構它都有一個個人的理財服務向客戶提供的，而這類顧問服務很多時候都是需要客戶提供非常之詳細的個人財務資料及一些家庭的狀況的。現時我們澳門亦都未有有關個人私隱這方面的法律。所以都想問一問政府，對於客戶資料保護方面，這方面的 我講這方面的服務，有沒有對有關的金融機構作出適當或者是足夠的指引的？

多謝。

主席：譚司長：

可不可以回應了這個先？ 啊啊啊，不好意思，阿

**Leonel Alberto Alves:** Esta minha pequena intervenção tem a ver com a área de produção legislativa e com aspectos que o Sr. Deputado Cheong Chi Keong há instantes abordou.

Constato, não sei se é verdade ou se é mentira, que, depois de 99, a produção de leis tem sido bastante escassa em comparação com legislações de índole económico-financeira no passado. Não sei quais as causas deste atraso, mas, pessoalmente, sei que existem estudos, projectos e anteprojectos que nunca mais se transformam em diplomas legislativos. Gostava de saber, aqui ou noutra sede, quais são as razões estes atrasos.

Estes atrasos têm um impacto no desenvolvimento da economia de Macau.

Antigamente, era hábito haver uma certa autonomia da tutela dos assuntos económicos e financeiros face a outras estruturas do Governo. Hoje, parece-me que, no que respeita à produção legislativa, existe uma subordinação da tutela de Vossa Excelência às tutelas dos seus colegas. Quando, nas Linhas de Acção Governativa, se fala no mecanismo central de controlo da produção legislativa, eu ganho uma preocupação acrescida. Não irá este mecanismo centralizador do Governo, auto-imposto pelo próprio Governo, atrasar a produção de leis em áreas tão específicas como a economia e as finanças?

Foi ainda referida a legislação sobre os *trusts* e, aqui há uns anos, falou-se imenso sobre o *Forex*. Também foi abordado um código de execuções fiscais e muitas outras coisas. Todavia, nunca mais essas iniciativas são concretizadas

Parece-me, portanto, que existe uma subordinação da sua secretaria relativamente a outras secretarias, o que pode ser uma mais-valia em termos políticos e de organização, mas pode também condicionar a entrada em vigor de diplomas importantes para a economia e para o sistema financeiro de Macau. Nesse momento, creio ser chegada a altura de dizer não e fazer alguma coisa mais positiva.

Muito obrigado.

(歐安利：我的簡短發言是與立法範圍以及鄭志強議員剛才討論的事宜有關。

據悉 是否屬實則不得而知 九九年後關於經濟金融的立法相對於以往是少之又少，我不知道延遲的原因，但我知道有些研究、法案和草案最終都無法變成法規。我希望能在此或透過其他途徑知道有關延遲的原因。

因為這樣的延遲必然對澳門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

以往，由於政府的結構不同，一向在經濟金融事宜的監督權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性。但今天，在法規草擬方面，我感到司長的監督權似乎受制於閣下的同事的監督權。施政報告談及立法監管的中央機制，我的憂慮增加了。這個由政府自我實施的集中機制是否會拖延如在經濟金融等特別範疇的立法工作？

亦提及就信托方面的立法，數年前就外匯公司管制的立法曾進行過廣泛的討論，亦討論過稅務執行法典和許多其他事宜的立法，但這些工作從未得到落實。

因此，我感到貴司好像是從屬於其他司，雖然在政治和組織上，這種情況可能有其優點，但也可能滯礙了澳門經濟和金融體系重要法規的生效。現在我相信是到了說“不”的時候了，而且應該做些更積極的工作。

多謝。)

主席：譚司長。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幾位議員的意見。

我想關於鄭志強議員的意見和歐安利議員的意見，例如鄭志強議員的信託法方面應該加快完成，例如那個樓按的比例是不是可以做指引等等這方面的意見，以及歐安利議員覺得我們專業法案方面的制訂是不是可以更加有主導性一些，這些所有意見，我們都是會關注，亦都是會重視大家的意見，我們是會在這方面作出考慮。

而關於容永恩議員所提到的基金的監管方面及客戶的資料保護方面，這裏我想請丁連星主席對這方面解答一下。

主席：請。

金融管理局主席丁連星：主席：

多謝各位議員的提問。

就容永恩議員提出來的這些問題，其實那些金融產品可以分兩方面的，一方面就是那些所謂的一般的投資基金。這些基金，一般，我們的做法，就是要他們要在澳門推出、宣傳、推廣及在銷售之前，是要在金管局登記的。在我們的登記過程中，我們其實最緊要的，就是要看到我們認可的，在外面的監管機構它們的批准。因為其實如果看一下金管局的資源，一般那些基金是比較複雜的，所以我們都有可能話將那些基金由頭到尾看得很詳細的，所以我們由那個法律開始推行的時候，我們當時的做法就是一定要看我們自己認可的那個監管機構，譬如香港的那個證監所它們批准的那個基金，如果有對方的這些這樣的批准的條文方面的這些，而它們條文之中亦都是對澳門的投資者有適當的保障的那些，一般我們是會批准它們登記的，亦都可以通過銀行方面去出售這些基金的。另外一樣就是同保險有關的那些。如果保險公司推出的那些產品，一般都是要我們保險部門審批的。當然了，如果審批過程之中，我們亦都是會要求有關的機構提供一些資料的，變了我們就是會因應一些資料來作出審批的。而保險公司那些是要我們審批了之後他們才可以推出市面及

向客戶推介的。如果講到那個個人資料方面，在保密方面，我們暫時未有這個做法。但是我們會因應現在個人理財服務這個發展，有關這方面的考慮我們是會繼續留意的。

主席：區錦新議員。

區錦新：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

剛才講到關於特區政府的財政儲備，唐議員就講到，其實我們特區現時的財政滾存就不是好多的，只是連續這幾年都有盈餘，但是滾存就不是幾多，其實，如果沒有收入，半年就使晒。所以，事實上，即使年年我們看到有盈餘，我們都應該謹慎理財，當然係，應該怎樣可能盡量去節制。但是，事實上，就如在上次討論二零零三年那個財政結算的時候所討論到的一樣，的而且確，現在就似乎就年年有盈餘，但是是不是在政府部門裏面那個開支就沒有浪費呢？我不知道有沒有浪費，但是事實上看到有一些很令人擔憂的現象，例如就是講到東亞運動會的由二十億變成二十四億，由二十四億又要更加增加，這個基建的投資。其實你去看一下，其實我們二零零三年全年的盈餘就是廿六億，但是我們搞個東亞運動會用了廿幾億去呢，那其實一年的盈餘，各個部門辛辛苦苦積埋埋的，可以一個運動會的基建就搞晒去。當然，東亞運動會不搞不行的了，我們都承認這一點，作為一個國際承諾，問題就是在辦這個運動會的時候怎樣能夠有效地控制這個開支呢？那些硬設施是不是真的是需要這樣用這麼多資源去做呢？我想，這方面是作為一個例子。當然，其他又會不會又再有其他部門在這個使用上面不夠節約，其實這方面我就都想知道，即是以東亞運動會為例，究竟有些甚麼辦法我們去控制那個基建的成本呢？在行政當局整體來講，怎樣去控制財政的使用呢？這個第一。第二個就是關於財政儲備的問題。事實上，一直以來澳門都沒有財政儲備，仍然都是一個滾存。而在回歸前，我們在很窮的情況下，澳葡政府亦都不肯搞這個財政儲備，而回歸之後，特區政府年年有盈餘的時候，要妥善理財，其實一個財政儲備亦都是很必需的。但是在最近一段時間裏面，關於財政儲備，行政長官在競選期間在同一些選委會見面的時候，根據關翠杏議員的引述，就是當時講話，行政長官認為現在不是適宜設立財政儲備，原因就是留一些錢去改善居民的生活質素，一個較大的改善。稍後譚伯源司長亦都在回應一個議員質

詢的時候，亦都答過這個問題，亦都話係不適宜在這個時候作一個財政儲備的制度。其實我想知道 這兩個都是我間接聽回來的 究竟，我都希望政府官員親自去解釋一下，為甚麼我們這個時候不適合設立財政儲備制度呢？是不是擔心設立了財政儲備制度之後，將來有甚麼的需要的時候，要有較大的支出來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的時候，我們立法會是會阻頭阻勢呢？我希望政府能夠給我一個解釋。

多謝。

主席：譚司長有沒有回應？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我想，區議員在財政儲備制度這方面，我們話在現在不適宜去設立一個財政儲備制度，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一個財政 現在你叫它做滾存好叫它做盈餘的管理也好，我們是已經有一個，現在已經根據現在我們的方式，根據我們現在的財政管理方式，已經是有一個滾存制度了，而這個滾存制度在這一、兩年，我們看不到是馬上要將這個制度怎樣去轉變，因為這個制度如果你不是叫它做儲備，但是其實我們每年的盈餘，每年的，歷年的財政滾存，我們都不是好似回歸前將它自動地放入了預算的收入裏面，我們是將這筆的滾存擺開，如果我們需要運用的時候，才會放入去預算裏面交到來立法會，請立法會作出審議，同意我們去利用這個滾存。在現在這個方式，這一、兩年來講，這個短期的方式，我們覺得是仍然可行的，所以在現在階段，我們看不到有個甚麼急需馬上要做，將這個滾存制度改名叫做儲備制度 改名而已，改名作為儲備制度。如果我們設立一個儲備制度會不會也就是這個滾存制度的變相翻版，只是改了個名呢，可以多看一、兩段時間，因為大家都很清楚，其實我們的滾存不是真的那麼豐富的。而如果你現在馬上做一個甚麼的制度，然後根本到一、兩年之後我們其實就用晒的，或者用了好多的。我想，我們多看一段時間，所以現在不是那麼適當。

有效控制開支，當然，在財政管理方面財政局是有一套機制去控制每一個政府部門使錢的。我們提出了在一部份的財政自治機構裏面的財政管理方面是有要完善的空間，我們亦都提出了方向了，亦都承諾了在制訂零七年預算的時候，我們會提出一個新的財政自治機構的會計制度，希望通過一個新的管理制度，我們能夠更好地去監察包括財政自治機構方面的開支控制。我們已經作出了這方面的承諾了。我們會繼續去完善我們的財政管理制

度。

主席：區錦新議員請。

區錦新：多謝主席，多謝司長的答案。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說，現在司長的意思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滾存的模式，就不需要一個財政儲備的制度，那究竟是不是我們未來的一段日子都是不需要呢？而且如果只是改個名的話，若果財政儲備制度就只是改個名的話，那個滾存制度亦都只是改個名的話，而在司長的角度，如果覺得既然現在那個積存不是很多的情況下就沒有必要改個叫做儲備制度的話，那麼究竟要積存到幾多的時候才會改做一種儲備制度呢？即是在政府方面有沒有這方面的考慮呢？

多謝。

主席：我想，關於區錦新議員現在你講的這個問題，譚司長其實已經答了，那我們在這裏糾纏，說你又為甚麼不做，你又 我想，行政長官那日在這裏答問題的時間都已經講了。區錦新議員你可以發表你的意見，你覺得一定應該做財政儲備，但是現在政府答得 我不知道，譚司長你稍後再答的可能都是這句話。

張偉基議員。

張偉基：主席：

不好意思，我也講一講話。多謝主席。

司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司長在前段時間介紹現行特區政府法律底下這個財政的滾存，而我們的同事就有另外的一些看法，最主要就是儲備。而在我的個人看法，澳門不是一個世界的金融中心，亦都不是遠東的金融中心，在對財政儲備的看法上是有別於別的地區或別的家。作為一個政府，我想，在現行的法律體系裏面，在現在和過往都看不到政府在財政滾存上有權力胡亂使用或者是濫用政府歷年來的滾存的款項的。如果本地區不是一個世界或者遠東的金融

中心而去成立一個儲備，我想這個是一個政府要以審慎態度去調查和研究的，因為作為一個儲備的制度的時候，當你一個政府用到這個儲備的時候，世界的評級，特別是對本地區那個經濟的評級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而是不是有儲備就代表一定好呢？或者是不是好似譚司長話 不是的，我想譚司長的意思不是說改個名，其實意思是個制度本身那個制衡那個正面現在我們特區政府是不是具備了，將來如果是有機會去變的時候，這個機制需要怎樣去改變，或者是怎樣適用澳門這個特別的環境。亦都聽到政府亦都講過，特首亦都講過，是要有行政主導的方式去使用。我想，暫時在澳門的環境是可以傾向性去考慮將來有沒有條件改造一個儲備，但是在現實的環境裏面，我想我們都是要深思熟慮是不是有這樣的急切性去改變現行的制度。

主席：我想請問譚司長還有甚麼回應？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我想基本上亦都沒有甚麼特別多的回應，但是亦都要再講一次，就是行政長官亦都講過，我們不是抗拒建立一個儲備制度或者怎樣的。頭先我們亦都講過了，我們在一段時間，我們頭先亦都很具體地講過是一、兩年時間亦都沒有這樣的急切性，或者怎樣去對現在的滾存制度大肆變革。具體時間已經講過了，是一個短時間我們沒有這樣的急需。

多謝。

主席：我想請問各位議員，就譚司長管轄的範疇 吳國昌議員。

吳國昌：OK，我的時間好少，不辯論財政儲備問題了，最低限度都問一問，就是執行預算的那個綱要法，叫了很多年了，那究竟是今年或者明年零五年能不能夠提交給立法會審議？而裏面可不可以牽涉到由議會參與審議經常性的一些大額的財政開支？

多謝。

主席：司長。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多謝吳國昌議員的提問。

這個問題我們亦都已經答過的了，亦都講過的了。我們說，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基本工作，根本工作。我們首先是要完善了我們自己本身的整個管理制度，逐步地完善了整個財政管理制度先。首先一步，我們就是完善了財政自治機構方面的財政管理制度先。所有這些基本的工作做好之後，我們才會有條件去對我們現在的這個所謂的預算綱要法作出一些修訂或者作出一些制訂的工作。我想，在所有的這些根本、基本的管理事長工作都未做好之前，暫時是未有條件去做這件事。

這個是我的答覆。

多謝。

主席：我想請問各位議員，就譚司長管轄的領域還有哪位議員想發表意見的？ 若果沒有的話，我在這裏很多謝譚司長及各位官員的來臨。

我現在宣佈散會。

翻譯：行政暨公職局

文牘：紀錄及編輯辦公室